

## 列传二百二十

金国琛 黄淳熙 吴坤修 康国器 李鹤章 弟昭庆 吴毓兰

金国琛，字逸亭，江苏江阴人。咸丰中，以诸生谒罗泽南於江西，使参军事。每出战，部伍严整，仓猝犯之，屹然不乱。转战弋阳、广信、武昌、黄州，累功擢知县。七年，李续宾代泽南，使总理营务。率师会袭湖口，克之。进复彭泽小姑洲、泰坪关，击退援贼，晋秩同知直隶州。八年，从克九江，窥安徽，下太湖、潜山、桐城。续宾战歿三河，国琛与其弟续宜招集散亡，劳徠抚慰，重申纪律，军势复振。

九年秋，石达开犯湖南，围宝庆。国琛从续宜赴援，毁田家渡贼垒，又败贼贺家坳，斩悍贼胡德孝，贼走广西，擢知府。其冬，胡林翼、曾国藩规皖，精兵猛将萃於潜山、太湖。陈玉成纠众数十万，结捻匪龚瞎子围鲍超於小池驿，救兵迭失利。先是林翼以国琛行军善规地势，令率十四营冒雪趋天堂备援。至事急，乃出高横岭，屯仰天庵，俯视贼营，皆在目中。贼骤见旗帜，大惊。十年正月，贼乘雾登山来犯，国琛挥军突起躡之，合山下军奋击，斩馘逾万，乘胜克潜山、太湖。林翼疏陈：“非鲍军之坚忍，不能久持；非国琛之出奇制胜，不能转危为安。”论功，擢道员。

十一年，粤匪复犯湖北，国琛驰援武昌，连复孝感、云梦，进攻德安。贼酋马融和死斗，卒以长围克之，加布政使銜。寻授湖北安襄郢荆道，仍兼治军。樊城地冲要，商贾所集，督军士筑土城，不烦民力，赖为保障。时捻匪西扰关中，命国琛率

师赴援，以郟西戒严，留未行。

同治元年，马融和以众六万围南阳，国琛越境往援，力战解城围，拔出难民数万。巡抚严树森忌之，劾其不遵调度，以同知降补。二年，曾国藩调统义从营。击贼徽州，屡捷於豹岭、佛岭、黄備口、小溪。皖南肃清，复原官，补甘肃巩秦阶道。以母老假归。光绪元年，起复广东督粮道，擢按察使。五年，卒于官。

国琛以儒生治军十馀年，坚苦蹕厉，号为名将。居官亦有政声。

黄淳熙，字子春，江西鄱阳人。道光二十七年进士，湖南即用知县，历署绥宁、会同。刚直为时所忌，引疾閒居。咸丰三年，巡抚骆秉章廉知其贤，使强起之。七年，署湘乡，有异政。寻丁父忧。鄱阳方陷贼，移家於湘乡。曾国藩方起督浙江军，辟参军事，不就。九年，石达开犯湖南，秉章檄淳熙募勇千六百人防省城，时出剿贼。达开由宝庆窜踞岭东，分党犯江华，淳熙破之於挂勾岭，遂夜袭岭东贼营，蹙至江、蓝，殄殪甚众。进剿贼党赖裕新，乘雾败之，破杉木根、黄马寨而还。十年，达开党众四出，淳熙转战於永、道、绥、靖诸州，复宜章、桂阳。前后三十馀战，皆捷，累擢知府，以道员记名。所部曰果毅营，增至三千人。

骆秉章奉命赴四川督师，湘军名将劲兵多从曾国藩、胡林翼，刘蓉荐淳熙兵精善战，秉章遂以淳熙与刘岳昭从行。至荆州，岳昭复留，独淳熙以所部当军锋。分道溯峡上，次万县，闻顺庆被围，率师赴援。五月，至，贼走定远，追之，距定远二十里，望贼屯城西南，连十馀里，城东北江水环绕，贼方造浮桥渡水。淳熙分三路进，遇贼即前搏之，掷火焚其屯，贼大乱争走，二十馀垒悉溃，擒斩数千。歼首贼何国樑，解散胁从

万余人。贼党彭绍福率众千馀屯东岸，收集溃贼，窜二郎场，淳熙锐进，欲一战平之。二郎场在山中，羊肠曲迳，通遂宁两路，均为涪江阻。别贼朱甲众数千由青冈坝至，四路设伏。淳熙遣侦不见贼，五鼓师行，贼燕子窠，击走之，逼二郎场。贼分两路绕山麓上，淳熙知有伏，令诸营左右搜捕，自率中军策应。兵分，伏贼起，遍布山冈。官军走田塍，泥深辄陷。淳熙率亲卒拒战，被围，策马突阵，陷淖中，弃马，手刃十馀贼，中矛仆，拥至场，支解燔之。贼慑其军勇猛，不复追，馀部整队还，贼亦遁走。淳熙虽战歿，湘军之威因之顿振。诏赠布政使，赐恤，加赠内阁学士，谥忠壮。

吴坤修，字竹庄，江西新建人。捐纳从九，分发湖南。道光二十九年，赈湘阴水灾，勤於事。从剿李沅发，以府经历、县丞补用。咸丰二年，粤匪犯长沙，以守城功擢知县。曾国藩创立水师，坤修司军械。四年，水师攻九江，入鄱阳湖，为贼所阻不得出，令坤修单骑往南康，导往吴城、南昌。五年，率舟师防瑞丰。以父忧归。既而武昌复陷，坤修从罗泽南援湖北，复咸宁、蒲圻、崇阳、通城，累擢同知，赐花翎。进规武昌。

六年，江西军事不利，胡林翼令坤修领新募军曰彪字营，会湘军援江西。复新昌、上高。由新昌取道罗坊攻奉新，梯城而登，贼死守不能拔，乃先下安义、靖安，后萃军奉新。时江西饷绌，坤修倾家赀，并劝族里富人出银米饷军；又筹银四万两解省垣，收集平江溃勇。七年春，克奉新，累擢道员。寻授广东南韶连道，仍留军，克瑞州。是年冬，东乡师溃，被劾褫职。九年，驻师抚州。江西巡抚耆龄檄督办抚、建、宁三属团练，始立团防营，驻贵溪。移德兴，出援徽州。十年，克建德。秋，徽防军溃，坤修方假归，其弟修鼐摄军事，守岭外郭村。调回江西，曾国藩令守湖口，而巡抚毓科檄援建昌。贼由金谿

甯东乡，坤修自抚州迎击於邓家埠，大破之。贼复出贵溪甯安仁，遏之不得渡河，乃甯德兴、万年，将扰景德镇。坤修由饶州驰援景德，以固祁门大军后路。会贼由建德上犯，国藩令援湖口。坤修且战且进，先贼至，城恃以完，加盐运使銜。

同治元年，李秀成自苏州援江宁，分犯芜湖，会军击卻之，又会克金保圩、高淳、溧水及溧阳、东坝各要隘，遣散降众数万。三年，加布政使銜。江宁克复，以按察使记名。四年，署徽宁池太广道，授安徽按察使。五年，署布政使。六年，巡抚英翰驻颍州，出境剿捻，坤修转输饷运，未尝迟乏。七年，署巡抚，实授布政使。东捻平，请假回籍补终父母丧。九年，回任。十一年，卒。巡抚英翰疏陈其战功政绩，赐恤，赠内阁学士。

康国器，初名以泰，字交修，广东南海人。少为吏员。道光末，从军，以劳授江西赣县桂源司巡检。咸丰初，粤匪犯江西，土寇蜂起，国器募死士三百，赣南道周玉衡檄击贼乌兜、良口，克万安。造船三十艘，习水战。六年，从克饶州，累擢知县，署南城。石达开陷瑞、抚、临、吉四郡，国器从克樟树镇，连战瑞州、临江、铅山、安仁，擢同知。十一年，广东巡抚耆龄檄剿阳山贼。贼踞蓝山，地阻绝，负隅十馀年。国器缘崖历磗出贼后，破石栅九，夺砲台，毁其老巢。遣子熊飞单骑说降剧贼练四虎，其魁梁柱走猪头寨，穴山攻获之。进军赫岩，擒贼渠周裕等。蓝山平，擢知府。同治元年，援浙，从蒋益澧围汤溪，明年春，克之，擢道员。三年，克馀杭，功最多，授福建延建邵道，始专统一军。

粤匪汪海洋犯闽，陷武平、永平，李世贤踞漳州、龙岩与之合，旁郡县多没於贼。左宗棠议三路进兵，国器自请当龙岩。进军雁石，令熊飞壁铁石洋，三战薄城下，破其众数万，并败

古田援贼。四年正月，遂克龙岩。贼走永定，分踞苦竹、奎洋，势犹炽。国器进击苦竹，乘夜大雾，火贼营，破二十馀垒。海洋以悍党来援，败之於东阮，又败之大溪，乃窜广东大浦境。未几，海洋复犯永定，国器驰毁罗滩桥；贼分七路来扑，海洋自阵狮龙岭，所部皆死党，旗帜遍岩谷。国器曰：“贼精锐尽萃於此，若摧之，馀众必奔。”乃坚壁深沟，伺怠出击。先破其伏，分道猛进，斩馘数千，尽获其军实，海洋跳而免。时漳州亦下，李世贤西遁，遇国器於塔下，纵兵击之，降其众二万人。海洋走广东，踞镇平。国器进壁镇平东南高思塘，分军扼程官埠，贼数来犯，却之。国器知海洋将袭高思而虚攻程官埠，乃戒程官军勿为动，设伏两山间。海洋果率悍党来扑，诱入，伏突起，枪毙其梟汪大力、黄十四，海洋伤腕，阵毙及堕岩礮死者无数。胡瞎子攻程官，亦败走。寻克镇平。十二月，会诸军击贼嘉应，海洋伏诛，馀孽悉平。

五年，擢按察使。七年，迁广西布政使。十年，护理巡抚。十一年，内召，以疾归。光绪十年，卒。左宗棠疏陈战绩，请恤，格於吏议，特诏允之。

国器治军能以少击众，常伤足而跛，军中号康拐子，悍贼皆畏之。子熊飞，积功至浙江候补道，勇而有谋，常为军锋。国器数获奇捷，实资其力云。

李鹤章，字季荃，安徽合肥人，大学士鸿章弟。诸生。从父兄治本籍团练，屡出战有功，以州同用。咸丰十一年，从克菱湖贼垒，复安庆，擢知县，赐花翎。同治元年，从鸿章援江苏，常率亲兵佐督战。北新泾、四江口诸役，功皆最。又攻枝福山、许浦海口贼垒，招降常熟踞贼钱森仁。鸿章引嫌，奏捷不叙其劳，特旨询问，命一体议叙，以知州用，加四品衔。二年，会克太仓，规苏州。分诸军为两路，其进昆山一路，以程

学启为总统；由常熟进江阴者，鹤章督之。迭战於常熟之王庄，江阴之南濠、北濠、顾山，毁贼垒，破援贼，会克江阴，擢知府。进攻无锡，踞贼黄子隆死守，李秀成屡来援；及苏州既克，溃贼亦麇聚，鹤章督水陆诸军力战克之，以道员记名简放。诏嘉鹤章：“能与兄同心戮力，为国宣勤。此次未行破格之奖，为鸿章功不自私，俾得报劳将士，鼓舞众心。指日常州、金陵次第奏捷，克成全功，更当与郭松林、刘铭传等同膺懋赏。”鹤章进趋常州，与刘铭传会攻，破援贼，解奔牛之围。三年四月，克常州，赐黄马褂，授甘肃甘凉道。是年冬，曾国藩调其军赴湖北。

四年，以甘肃回乱棘，命赴本任，鹤章以伤发未行。寻疾甚，国藩为奏请开缺，留襄营务。未久，乞病归，遂不出。以捐助山西赈金，加二品衔。光绪六年，卒於家。曾国荃疏陈：“李鸿章平江苏，鹤章与程学启各分统一路。请将战绩宣付史馆，於立功地建专祠。”允之。子经羲，官至云贵总督。

弟昭庆，初从曾国藩军，淮军既立，国藩留五营，令昭庆领之，驻防无为、庐江。同治元年，从鸿章至上海，解常熟围，克嘉兴、常州，皆在事有功。四年，国藩督师剿捻匪，昭庆总理营务，统武毅、忠朴等军。及鸿章代国藩，令赴前敌击贼，驰逐鄂、皖、东、豫之间，累擢至记名盐运使。捻匪平，留防江、淮。十二年，卒，赠太常寺卿。

吴毓兰，安徽合肥人。咸丰十年，粤、捻合扰皖北，毓兰以从九品偕兄毓芬集团练助剿凤、颍间，从解寿州围，擢县丞。同治元年，李鸿章率师援上海，毓兰从军东下，克柘林、奉贤、南汇、川沙、青浦、金山，皆与有功，擢知县。二年，克嘉定，解北新泾、四江口之围，加同知衔，领华字副营。击贼吴江八斥、牛尾墩、同里等处，进克平望、黎里，调守嘉善。三年，

率所部从总兵程学启攻嘉兴，战於合欢桥。毓兰率枪船冒险渡河，先破贼卡，绕出贼营后，立拔之。进抵城下，贼以巨砲拒河口，学启被伤，毓兰率先锋攻益厉，掘河口架桥济师，昼夜环攻，轰陷城垣百馀丈。贼死抗不下，贼酋黄文金自湖州来援，力击走之，遂克嘉兴。毓兰缘梯先登，擢直隶州知州，赐花翎。

调守溧阳，降贼屯城中，势岌岌，突有金坛贼至，毓兰与兄毓芬议乘贼初至破之，设伏以诱。贼败走乌鸦岭，毓兰与毓芬两路夹击，擒斩无算。穷追至建平境，阵斩贼目林得英、黄有才，擒黄金龙。溧阳既定，调守长兴。时大军已破湖州，毓兰侦贼将窜泗安镇，与毓芬夜率健卒八百冒雨疾走，潜渡观音桥，贼不意兵至，弃粮械而走。追至泗安，降者数千，叙功擢知府。四年，调守扬州，移庐州。五年，回屯扬州。追论平浙西功，以道员选用。

六年，擒匪赖文光败窜至扬州，为毓兰所获，以道员记名简放。七年，寻加布政使銜。十年，李鸿章调充海防营务处，筹天津机器局。光绪六年，授天津河间兵备道。滨海多盗，毓兰按名捕置诸法。修南运河、子牙河堤，及千里堤湾，静海、军粮城河道，兴水利。八年，卒，优恤，附祀曾国藩天津专祠，扬州建专祠。

论曰：金国琛为罗、李旧部。黄淳熙后起，独立一帜，虽非楚籍，并为湘军名将。淳熙战胜殒身，国琛遭忌铄羽，皆未尽其才。吴坤修、康国器起於令尉，功施烂然。李鹤章才绩出众，堪膺大用，后竟不出。吴毓兰以擒获巨寇显名。功名之际，遭际固难测哉！

## 列传二百二十一

沈棣辉 邓仁堃 余炳焘 栗耀 朱孙貽 史致谔  
刘郇膏 朱善张 子之榛 黄辅辰 子彭年

沈棣辉，字奏箴，浙江归安人。少游淮上，为河督麟庆司章奏。道光中，纳赆为广东通判，补广州永宁通判。擢黄冈同知，以功晋知府，补韶州。咸丰二年，调署廉州。时岭峽群盗并起，李士奎、颜品瑶、黄春晚等分踞钦州之那彭，灵山之林墟，众数十万。棣辉至，出贼不意，率兵二千掩入那彭，歼之。急分千人趋林墟，贼空壁出关，棣辉已由间道入其巢，遂连克旁近诸贼垒。博白贼刘八伺隙袭廉州，驰还，遇贼五里亭，令列阵以待。贼疑有伏，稍引去，呼噪乘之，贼大溃。休兵十日而进，又歼贼灵山早禾涌，追至广西横州，斩刘八。廉州平。

总督徐广缙驻梧州，剿艇匪，檄棣辉出郁林，援浔州。贼舟数百围城，攻甚急。遣卒梯而入，约期会战，伏兵两岸，纵火焚贼舟，与城兵夹击，大破之。督诸军穷追，梧州水师邀击，沉贼舟无脱者。论功，加按察使銜。时广西贼窜湖南，徐广缙督师移剿，棣辉随参军事。广缙罢，叶名琛督两广，调棣辉回广东治军需。先已授广西左江道，至是调肇罗道。四年，署广东盐运使。

陈开者，广州匪首，倡乱踞佛山。群贼何子海、豆皮春、李文茂等应之，踞石门金官窑为犄角。连陷数十州县，环省皆贼垒。贼渠陈光龙屯河南岸，何博奋海艇千馀踞省河，道路梗塞，外援皆绝。名琛悉以军事付棣辉。选精锐四千人，以二千

驻流桥、西山庙，为两翼；以千人伏城中，出小西门分布要害，多张旗帜为疑兵。贼四面薄城，城内发砲中贼，阵乱，纵兵击之，斩级千，贼自是不敢近城。至十一月，围未解。棣辉谋於众曰：“今外无援兵，内无积储。闻贼中因争食内携，急击不可失！”乃自将千人出攻小港桥贼垒。日晡未下，忽见贼营火起，大呼曰：“贼破矣！”士卒皆奋，克之。乘胜进攻佛山，值大雾，贼不虞其至，连战皆捷，遂复佛山。

闻东莞水贼由石门犯省城，还军救之。至黄竹歧，贼船数千，官军仅数百艘，又居下风，势甚危。棣辉祷於南海神，俄而反风，令裨将何高汉驾艫舫冲入贼阵，碎其乘舟，大破之，杀贼万馀，俘数千，溺死者无算。危城获全，又分兵歼贼酋黄福於潭州。五年，复顺德、清远、英德。贼围韶州城已年馀，至是闻援兵至，遁。南北路悉平，擢按察使。六年，擢贵州布政使，未之任，卒。赐恤，赠内阁学士。

棣辉以文吏治军，明赏罚，均甘苦，尤能知人。剿刘八时，招抚冯子材，后立大功为名将。何高汉乃贼何博奋之弟，推诚驭之，赖以成省河之功。廉州、浔州、广州三战，皆履险犯难，卒得大捷，尤为时称云。

邓仁堃，字厚甫，湖南武冈人。道光五年拔贡，以知县用，发四川，历署梁山、江油、洪雅。补綦江，调富顺。荐卓异，以忧归。服阕，入赏为知府，补江西南安，调署广信。所至皆有政声。署督粮道。咸丰二年，粤匪趋湖南，仁堃请修省城，筹守御。三年春，贼由武汉蔽江下，九江不守。巡抚出防，民争迁徙，仁堃谕令安堵。上守江议，请增兵扼湖口，又条上城守事宜。实授督粮道。五月，贼犯江西，会江忠源师抵九江，仁堃请巡抚疏调，且遣使迎其师。忠源至，入任城守，与仁堃语合。巡抚张芾倾心倚任，曰：“战问江君，守问邓君！”地

雷屡发坏城，皆以力战获完。仁堃欲出奇计焚贼舟，以鄱阳知县沈衍庆忠果有谋，令率所部千人备草船藏火药，约期袭贼，议阻未果。仁堃改粮船数十艘为砲艇，募卒扼守进贤门以保饷道。自夏徂秋乃引去。仁堃曰：“贼未受大创去，祸未已也！”

“亟请大修城以备，乃督工建砲城、砲台，城上官房、营棚、军器库、硝磺库、了台、望楼皆备，浚环城壕深广各三丈，筑临壕砲台，砦石为堤闸，用银十四万有奇，守御之具可恃。

五年，贼自湖北犯义宁，仁堃令道勇五百人往援。会赣州知府率勇二千至，仁堃请令驻义宁；巡抚陈其迈令防饶州，仁堃曰：“义宁扼三省要冲，官民频年固守。团防为江省最，若弃不救，后将不能责官以守城，责民以团练。”力请改援，不许，仅以二百五十人往助守。中道遇贼，溃，义宁寻陷。未几，罗泽南师至，仁堃固请往攻义宁，为措饷十万济之，泽南寻克其城。

十月，贼陷瑞州、临江，围吉安，下游贼复萃九江、湖口，南昌大震。仁堃添募捍卫、保卫军，城备益严。曾国藩令副将周凤山率三千五百人规临江、瑞州，战胜樟树镇。时按察使周玉衡孤军守吉安，仁堃请檄凤山乘胜援吉安。众议倚凤山蔽省城，仁堃争曰：“贼知城高池深难卒攻，必为翦枝及本之计，先扰郡县，使会城孤立，然后大举而攻之。若悬赏二万金，周军必贾勇以解吉安围，瑞、临皆可复。吉安失，则抚、建必相继不保，驯至全省糜烂，会垣且坐困矣。”终不听。六年正月，吉安陷，周玉衡死之，凤山军溃於樟树镇，抚州、建昌亦陷，南昌属县并为贼躡。仁堃兼署按察使、布政使。

子辅纶，偕同知林源恩同率平江勇三千余人，益以宝勇、志同军进规抚州，复进贤。国藩亦檄李元度率勇四千自湖口移师会之，复东乡，两军合破贼河东湾。攻抚州久不下，援贼骤

至，营陷，林源恩死之。学政廉兆纶劾辅纶臬司子，不应与兵事，并劾仁堃办城工不实，事下国藩及巡抚文俊按治，坐修城时未先请勘估，降五级调用。国藩疏言：“仁堃所承修为南数省第一名城。七郡并陷，省垣终保，不为无功。”仁堃既归，输穀三千石助军。十年，协守武冈，以功议叙。同治五年，卒。

余炳焘，字吟香，浙江会稽人。道光元年举人，充景山官学教习。期满，以知县用，分发陕西。补清涧，调整屋，又调渭南。回人马得全等谋不轨，亲入其巢捕之，置诸法，擢河南怀庆知府。咸丰三年，粤匪北犯窥开封，遂渡河围怀庆。时郡城兵仅三百，炳焘选团勇三千人登陴固守，募敢死士縋城下砍贼营，又潜毒城外汲道使自毙。贼以地雷隳城者三，皆击退。一日，雷雨中砲火蜩集，危甚，天忽反风，贼燔死者众，势顿沮。贼於近城树木栅，以断内外，为久困计。山东巡抚李德先赴援，既而援军四集，诏大学士讷尔经额督师。围久，城中粮渐不支，炳焘素得民心，激以忠义，括粮节食，人心不涣。屡诏促战，都统胜保、将军托明阿等迭败贼，贼始入山西窜，凡被围五十八日乃解。特诏褒奖，赐花翎，以道员用，擢陕西凤邠道。寻改授河南南汝光道。未几，就迁按察使。

大河南北以防匪倡联庄会，遇警相救；及贼去，聚而不散，莠民恃众抗官。四年，禹州、郑州、密县叠肇变，围城、焚署、纵囚、掠绅民。巡抚英桂出防信阳，咸请两司奏闻待命。炳焘曰：“贼虽众，皆乌合，志在剽掠，无纪律。速临以兵，必惊溃，解散其党，不久魁渠可缚也。若请朝命，迟将蔓延！”遂亲率兵七百、勇五百驰往，剿抚兼施，事即定。寻署布政使。

捻首张洛行扰归德，命炳焘往剿，攻雒河集，解亳州围，又潜入永城，击走之。既而归德又有警，炳焘驰救，而他军遽退，贼遂东逸。炳焘染病，特旨予假治理，不开缺。七年，卒。

怀庆请祀名宦祠。

栗燿，字仲然，山西浑源人，东河总督毓美子。道光十五年举人，以父血口廕，特赐进士。咸丰三年，授湖北汉阳知府，至则汉阳再陷，行省未复，督抚皆寄治军中，委燿综理营务。四年，从大军复武汉，未几，贼大至，城复陷，六年，始复。叙功，晋秩道员。燿以廉幹为巡抚胡林翼所器，令筦釐税粮台。八年，署荆宜施道。寻加按察使衔，授武昌道，仍留署任，兼督钞关。军饷皆仰资盐榷，燿综核严密，税入羨馀，悉籍入公。修战舰，增军屯，水陆战守皆有备。

十一年，贼逼施南，燿请重兵，复集民团，守山险。贼合川匪分掠宣、咸诸县，施南协副将御之，遇伏，一军尽没。会刘岳昭军至，与郡兵夹击，贼大创，窜归。松滋人马钲者，挟左道惑人，众至数千，密通贼，官军擒斩之。燿料贼不知钲死，必复至，集水陆军密为备。贼果趣夔州，遇官军辄败，及知马钲已诛，遂大溃。水陆合击，俘斩万馀，自是川匪无敢犯楚境。会大雨，荆江暴涨，鬻攻万城堤。燿督兵民备畚揭，储土石，立泥淖间躬视板筑，信宿堤上，事定乃还。

在荆州四年，政教大行。署按察使，兼摄布政使，甫逾月，授湖北按察使。燿以其父毓美曾任是职，乃颜其堂曰诵芬。同治元年，擢布政使，未任，卒。

朱孙贻，字石翹，江西清江人。入赀为刑部主事。改知县，发湖南，历署宁乡、长沙，皆有声。道光三十年，署湘乡。漕务积弊，屡酿巨狱，孙贻莅任，乡民方麇集环譟。孙贻令曰：“新漕限迫，骤改章，弗及。来年当为若剔腴削弊，敢煽动浮言者罪之。会匪切近灾也，亟缚献！”众唯唯散。叠捕盗魁陈胜祥、刘福田等置之法。稔知邑士之贤者，举罗泽南孝廉方正；县试拔刘蓉冠其曹；延王珍襄幕；於康景晖、李续宾、续宜皆

奖励之。广西匪炽，孙贻集众曰：“贼势未易殄，北窜，湖南当其冲，欲卫闾里，非团练乡兵不可。”王珍等曰：“谨奉令！”总督程裔采防衡州，孙贻以策干之，不省。会匪骤起，偕刘蓉、康景晖往捕。孙贻中弹，裹创战於湖洞，擒贼目王祥二、熊聪一，王珍复捕贼百馀，槛致总督行营，前后七百馀人。

咸丰二年，洪秀全连陷道州、江华、永明、桂阳、郴州。孙贻集团丁分三营，以罗泽南领中营，易良幹副之；王珍领左营，扬虎臣、王开化、张运兰隶焉；康景晖领右营。罗信南综粮糈，谢邦翰治兵械。推古人阵法，制为起伏分合，湘军纪律自此始。长沙围未解，王珍、康景晖、赵焕联分驻要隘；罗泽南、易良幹防县城，伏莽蠢动，即时扑灭，县境肃然。三年，巡抚张亮基闻湘乡团丁名，调防省城，孙贻令王珍、罗泽南、罗信南、刘蓉率之往。四年，孙贻率团破安化蓝田贼，擢郴州直隶州。

江忠源奉帮办军务之命，与曾国藩议援江西，令孙贻率湘军赴之。罗泽南领中营，易良幹领前营，谢邦翰领右营，康景晖领左营，扬虎臣领后营，罗信南领亲兵营，共三千人，至南昌，战永定门外，大破贼。谢邦翰、易良幹、罗信东穷追被戕，孙贻哭之恸，以李续宾代领右营，罗信南兼领前营。吉安土匪邹恩隆应贼，孙贻扼樟树镇，分军令泽南、续宾及刘长佑剿平之。南昌围解，凯旋，加知府衔，擢宝庆知府。谏才俊，严保甲，惩积匪，一如治湘乡时。捐寺观贖产制旗械军火，募战士千人，发义仓、常平储穀充饷，亲历各乡训练，捕新宁山门团匪诛之。五年，粤匪陷东安，率千人偕副将联需驰扼五峰铺，贼不敢犯。衡阳土匪起，出境平之。

六年，骆秉章疏荐人才，记名以湖南道员简放。寻以治防功被优叙。八年，劳崇光调赴广西，假满未出，降一级调用，

仍治湘、宝团防。十年，会刘长佑克广西柳州，开复处分，赐花翎，加按察使衔。骆秉章赴四川督师，奏调孙贻总理营务。同治元年，擢授浙江盐运使。秉章奏治川省团练，孙贻与秉章左右议不合，引疾请罢。命力疾赴陕西佐理多隆阿营务，以病辞，终不复出。光绪五年，卒。

史致谔，字士良，顺天宛平人，原籍江苏溧阳。道光十八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道光末，出为江西广信知府。咸丰元年，署南昌。三年，粤匪犯江南，九江戒严，南昌讹言四起，城门昼闭，致谔请开城以安人心。寻回广信任。贼陷饶州，致谔募勇号信新军，因险设防，与浙军为犄角。四年，调南昌。江西诸郡行淮盐，惟广信行浙盐。军兴，淮盐不至，致谔议借销浙引，以馀息充饷，名曰“饷盐”，从之，即以致谔襄其事。年馀，销引逾常额，江、楚及浙皆利之。贼陷武宁，致谔率信新军赴剿，迭挫贼於紫鹿岭、巾口、火炉坪、箬田，复武宁。是年冬，南昌戒严，援师大集，主客军不相下。致谔协和将吏，客军二卒持刀扰质库，立斩以徇。五年，兼署盐法道。寻以母忧去官，留襄军事。九年，服阕，命赴浙江交巡抚王有龄差遣。

同治元年，署宁绍台道。宁波自前岁陷於贼，资洋兵之力复城，方谋画曹娥江而守。寻以法总兵马筹思所部与广勇互斗，广勇溃，贼乘间窳慈谿、奉化。致谔至，慈谿已陷，激厉民团登陴固守。与英总兵欵乐克、税务司法人日意格推诚相结；以美兵官华尔忠勇可用，介以相见，令攻慈谿，以驻馀姚之洋兵及同知谢采璋团勇应之。慈谿贼分扰鄞县境，及半浦，而嵊县、新昌贼复大举犯陈公岭。华尔克慈谿，中砲歿於军。陈公岭不守，奉化复陷，郡城又警。致谔乞饷於上海，令都司杨应龙募忠勇军，绅士李谔招大岚山义勇，又以广勇溃散，虑为贼用，招之回，令洋将布兴有、布良带，守备张其光分统之。部署甫

定，贼由间道犯郡城，天雨阴霾，勒兵以待，伺贼懈出击之，分兵兜剿，连捷於横溪、石桥。进薄奉化，杨应龙率死士以梯登城，下之。时致谔已实授宁绍台道。奉化窜贼复勾结上虞贼分道犯慈谿、馀姚。致谔以贼众兵寡，分援则力弱，议直捣上虞，贼必还救，因出师渐远，郡城饷事不能兼顾，乃请巡抚疏免前署道张景渠罪，责其专任兵事。连复上虞、嵊县、新昌，增军万人，进规绍兴。二年，复之。进克萧山，与大军会於钱塘江，浙东以平。巡抚左宗棠奏减杭、嘉、湖三府漕赋，致谔上书言：“蠲赋惠政，减正额尤当革浮收，各县情形各异。当择大者奏咨，馀并著为省例，以尽通变之宜。”三年，以筹饷功，加按察使衔，赐花翎。先以衰老乞归，未允，至是原品休致，卒於家。

刘郇膏，字松岩，河南太康人。道光二十七年进士，江苏即用知县。咸丰元年，署娄县，有政声。三年，粤匪陷江宁，扬州、镇江相继失守。会匪刘丽川倡乱踞上海，附近川沙、南汇、嘉定、宝山、青浦诸县并陷。巡抚吉尔杭阿檄郇膏随营剿贼，郇膏率漕勇三百复嘉定，权知县事，选丁壮严守望，稽保甲，籍游民，民心大定。叙功，加同知衔，赐花翎。补青浦。

八年，调上海。租界华洋杂处，数构衅，郇膏争执是非，不为挠屈。有招工诱逼出洋者，亲登舟搜获，并追回已去者，民感之，洋人亦帖服。苏、杭既陷，上海孤悬贼中，郇膏练民兵，四乡设二十局，以资保卫。贼首李秀成陷松江，进犯上海。登陴坚守十馀日，贼不得逞而去。时大吏萃居上海，或议他徙。郇膏曰：“沪城据海口，为饷源所自出，异日规复全省，必自此始。奈何舍而去之？”十一年冬，贼复陷浦东诸县，大吏檄郇膏往援，郇膏曰：“贼势张甚，宜守不宜战。”弗听，率练勇、乡团出战，果败，乃专议守。治行上闻，加道衔，以知

府用。擢海防同知，超署按察使。寻实授，命署布政使，异数也！

李鸿章督师至，命总理营务，馈运无缺，兼协济江宁大营，两军月饷二十万，悉取给於上海。濬吴淞江以通运道，招集流亡，通商惠工，善后诸事，次第举行。寻命护理巡抚，丁母忧。同治五年，卒。赠右都御史，上海建专祠，祀苏州名宦。

朱善张，字子弓，浙江平湖人。诸生。授桃南通判，升里河同知。咸丰九年，擢淮徐扬海道。粤匪、捻匪时扰江北，奸民乘时蜂起。善张常在行间，剿幅匪於海州、沐阳，歼其渠，赐花翎，加盐运使衔。捻首张隆据浮山，令水师伏临淮焚其舟，又卻之小溪。粤匪陷天长，扑蒋坝，善张驰援，殄其酋，赐号库木勒济特依巴图鲁。善张方驻扬州，陈玉成来犯，攻城，发巨砲击之，贼结坚垒为久困计。援师集，败之七里店，追越仪徵以西，扬州获安。寻贼复麇至，连营至司徒庙。善张昼夜守陴，时出杀贼，贼卒不得逞，引去。十年，捻匪陷清江浦，率师克之，筑圩寨为善后计。

同治元年，调徐州道，兼筦粮台，用坚壁清野法防捻匪。从僧格林沁攻孙疃老巢，破之枣沟。二年，苗沛霖叛，陷寿州，围蒙城。善张知蒙城饷绝，输粟助之。苗沛霖伏诛，湖团之乱起。湖团者，始议招流民开微山湖，自沛县至鱼台，户数万，争利亡命，迁迹其中。三年，新团 匪杀掠沛县刘民寨圩，善张会兵剿之，未竟，疽发背卒。赠右都御史，赐恤。

子之榛，以廕授官，补苏州府总捕同知。历以海运叙劳，晋秩道员。官江苏凡四十年，筦釐务最久。精於综覈，以剔除中饱为职志，地方利病，无不洞悉。署督粮道。历署按察使十二次、布政使二次，大吏倚之。忌者众，屡被弹劾，按治皆得白。光绪二十五年，清釐田赋，岁增漕粮十五万石、丁银二十

万两。二十六年，海防戒严，省城狱囚谋变，之榛方署臬篆，出情实者骈诛之，事乃定。宣统元年，授淮扬道，未任，卒。

黄辅辰，字琴坞，贵州贵筑人，原籍湖南醴陵。道光十五年进士，授吏部主事，累迁郎中。遇事侃侃持正论，屡忤上官，不少屈，时称“硬黄”。咸丰初，以知府分山西。会贵州乱作，遽归倡团练，修碉堡，积穀省城二万馀石，抚清水江诸苗，平巴香乱，以功晋道员。寻赴山西，署冀宁道。饷绌，议加釐捐，辅辰谓晋人皆贾於外，山多地瘠，非他行省比，不宜病民。争之不得，则请蠲苛细，取大宗，及不切民生日用者。户部设宝泉分局於平定州，就铸铁钱。滞不行，则令分销诸郡县，岁收息银三万解部。辅辰谓：“京师用铁钱以济铜币之乏，山西勿便也。今行各县，议令交纳钱粮，以三万之微利，妨数百万之正供，利一而害百。即专行平定一州，日积日滞，其患滋大。”议上，遂罢之。九年，调赴直隶军营，察海口形势，请以重兵扼北塘，当事迂其言，不用。寻乞假去。至四川，依总督骆秉章。

陕西自回乱，地多荒芜，巡抚刘蓉议兴营田。辅辰书陈方略，采官私书为营田辑要三卷，大旨在用民而不用兵，与民兴利，不与民牟利，蓉疏荐之。五年，授陕西凤邠盐法道，任以西安、同州、凤翔、延安、乾州、邠州、鄜州七属营田事。辅辰建议谓：“关中土旷人少，非招徕客民，事未由济。然耕牛、籽种、农具、棚舍，官不能给，民不乐趋也。莫若即以地畀之，薄收其租，亩二斗为差，六年后给券，使世其业。虑田无限制，赋无定则，吏得以意高下为民患，当先正经界，略如古井田法，量地百亩为区，编列次第，书赋额於券，视土肥瘠别等则上下授之。凡领垦者以先后为次，十区为甲，十甲为里，置长焉。里长总十甲租课，岁输之官，凡移徙更替事皆责之。别授田六

亩，俾食其入，为庶人在官者之禄，而官总其成。”令下，民皆便之。复定考课举劾法，策奉行不力者。期年，凡垦田十八万馀亩。时军事急，赖所入租麦以饷之。又拨产给书院、义学、养济院、育婴堂、种痘局及灞岸堤工、渠工，诸废皆举。寻卒，祀名宦。

子彭年，字子寿。举道光二十五年会试，逾两年，改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咸丰初，随父在籍治团练，后入骆秉章四川戎幕，数有赞画功，不受保荐。同治初，刘蓉延主关中书院。久之，李鸿章聘修畿辅通志，兼主莲池书院。当光绪中，法、俄边事迭起，侍从近臣多慷慨建言，彭年虽不在朝，负时望，中外大臣密荐之。八年，擢授湖北襄郟荆道，迁按察使。屏餽遗，禁胥吏需索，年馀，结京控案四十馀起，平反大狱十数。调陕西，署布政使。

十一年，迁江苏布政使。连岁水旱，米踊贵，属县请加漕折，巡抚欲许之，彭年谓：“定例漕粮一石，随徵水脚钱一千，所费仅数百，独不可以有馀补不足耶？今增漕折，民间多出二十万缗，与国家无关，尽归中饱。”持不可。十五年，护理巡抚，请以赈馀三十万缗濬吴淞江、白茆河、蕴藻浜，工未及举，十六年，调湖北布政使，总督张之洞尤倚重之。然守正不阿，遇库款出入，断断以争，虽忤其意，勿顾也。未几，卒。

彭年廉明刚毅，博学多通。所至，以陶成士类为国储才为己任。主讲莲池及在吴时设学古堂，成就尤众。著有陶楼诗文集、三省边防考略、金沙江考略、历代关隘津梁考存、铜运考略。子国瑾，光绪二年进士，官编修。嗜学能文，甚有时誉。父丧，以毁卒。

论曰：军兴以来，监司贤者，保障一方，其功与疆吏等。军政财政，各行省多有专任之人。沈棣辉平广匪，余炳焘守怀

庆，其最著也。邓仁堃殫心筹防，不尽见用。朱孙贻提倡团练，振兴人材，实为湘军肇基。刘郁膏主守上海以待援军。皆以一县令有裨大局。史致谔用外兵定宁波，朱善张保障淮、扬，功皆可纪。栗耀筦湖北税釐，黄辅辰兴陕西营田，并为兵食根本。黄彭年名父之子，久负时望，晚达未尽其用，时论惜之。

## 列传二百二十二

华尔 勒伯勒东 法尔第福 戈登 日意格 德克碑 赫德 帛黎

华尔，美国纽约人。尝为其国将弁，以罪废来上海，国人欲执之。会粤匪陷苏州，上海筹防，谋练精兵。苏松太道吴煦识其才，言於美领事，获免，以是德之，原效力，俾领印度兵。既撤，自陈原隶中国。咸丰十年，粤匪陷松江，煦令募西兵数十为前驱；华人数百，半西服、半常装，从其后。华尔诫曰：“有进无止，止者斩！”贼迎战，枪砲雨下，令伏，无一伤者。俄突起轰击之，百二十枪齐发，凡三发，毙贼数百。贼败入城，蹶之同入，巷战，斩黄衣贼数人。贼遁走，遂复松江，华尔亦被创。

先是煦与华尔约，城克，罄贼所有以予。至是入贼馆，空无所得，以五千金酬之。令守松江，又募练洋枪队五百，服装器械步伐皆效西人。同治元年，贼又犯松江富林、塘桥，众数万，直逼城下。华尔以五百人御之，被围，乃分其众为数圆阵，阵五重，人四乡，最内者平立，以次递俯，枪皆外指。华尔居中吹角，一响众应，三发，死贼数百。逐北辰山，再被创，力疾与战，贼始退。遂会诸军捣敌营，杀守门者，争先入毁之。是役也，以寡敌众，称奇捷。时浦东贼据高桥，逼上海，华尔约英、法兵守海滨，而自率所部进击，贼大败，加四品翎顶。

会李鸿章帅师至沪，乃隶戍下，令立常胜军，益募兵三千俾教练，参将李恆嵩副之，饷倍发。贼据王家寺，与英提督何伯等合攻。华尔贾勇先入，大斩虜首，进逼南翔，贼亦悉众轰

拒，何伯负伤。华尔冒烟直进，立毁其营，生获八百余人，遂复嘉定。规取青浦，华尔略东门，城溃；英、法兵自西入，华尔为承。贼奔，争赴水死。攻奉贤，法提督卜罗德遇害，诏赏貂皮采绒，恤其家。时恆嵩扼赵屯港、四江口，屡失利，嘉、青复危。华尔方议直捣金山卫，闻败，还守青浦。而富林、泗泾又相继失，乃弃青浦，简壮士五百袭天马山，破之。入城掣守军出，并力守松江，登陴轰击两昼夜不绝，贼宵遁，围解。官军图青浦，华尔攻南门，驾轮船入濠，毁城十馀丈，麾众登堞，贼斗且走，追败之白鹤江黄渡，复其城，晋副将衔，降敕褒赏。俄伪慕王谭绍光复来犯，薄西门，与总兵黄翼升各军击之，贼溃，奔北岸，华尔毁其七营。逾月，会西兵再复嘉定。

其秋，贼十万复犯上海，华尔自松江倍道应赴，与诸军击却之。时宁波戒严，巡道史致诤乞援，鸿章遣华尔偕往。值广艇与法兵构衅，引贼寇新城，从姚北紆道犯慈谿。华尔约西兵驾轮船三，一泊灌浦，一泊赭山，一自丈亭驶入太平桥、馀姚四门镇，而自率军数百至半浦。平旦薄城，方以远镜了敌，忽枪丸洞胸，遽踣地，舁回舟。馀众悉力奋攻，贼启北门走。华尔至郡城，犹能叱其下恤军事，越二日始卒。以中国章服敛，从其志也。鸿章请於朝，优恤之，予宁波、松江建祠。初，丧归，煦检其篋，得金陵城图，贼所居处及城垣丈尺方位纤悉毕具，论者颇称其机密云。

勒伯勒东德加理尼阿尔伯依都额尔，法国加尔訶蔑多人。初为本国水师参将。咸丰十一年，来上海。时寇据宁波，西人恶之，益兵戍守，遣勒伯勒东乘轮泊三江口。同治元年，从官军克府城，募壮丁千五百为洋枪队，自陈愿隶。明年，权授浙江总兵，受巡抚、宁波道节度。时上虞贼犯泗门、马渚，勒伯勒东军馀姚以待。寻与同知衔谢采嶂直捣贼屯，贼赴水死者千

馮，乘銳毀其卡，薄城先登，击杀守陴悍賊，馮宵遁，城克。赴蛭浦，略紹興，以賊遺土砲往，巡道張景渠止之，不聽，未几，砲果裂，負傷而死，賜優恤。以法參將法爾第福為江蘇副將，領其軍，退守百官。

法爾第福，又名買忒勒，頗讀華書。後攻紹興，焚西郭門。次日復戰，潰十餘丈，麾眾登城，賊殊死斗，別有黑種人數十助之，遂遇害。優恤之。

戈登，英國人。同治二年，李鴻章檄領常勝軍二千攻常州、福山營。別遣呂宋兵乘小舟薄賊壘，支木橋，伏死士城牆下。日中，港東西賊營皆破，緣牆入，痛斃之，遂奪福山石城。圍解，權授江蘇總兵。進攻太倉，毀南門賊卡，戈登轟潰二石壘，官軍繼進，克之。規取昆山，與總兵程學啟度地勢，以環昆多水，惟西南通進義，策先斷其歸路。遂與駕輪舶以偏師繞而西，賊不虞其至也，即時敗奔，奪其四壘。譚紹光構悍賊來爭，與諸軍大破之，薄昆城，偕李恆嵩夾擊，賊酋偽朝將先期逸去。逾月，學啟攻東城，戈登自果浦河奄至，扼守西路，分道疾攻。賊奪西門走，阻水，斃焉。遂留駐昆城，策應各路。移師攻花涇港，知賊必不誠，率眾擊北門，毀城外賊壘。次日，賊降，收吳江、震澤而還。

以事謁鴻章於上海。先是白齊文閉松城索餉，既撤，潛通賊，領二百人入蘇州。戈登諗知之，亟返昆山為備。旋攻蘇城，率軍三千，與學啟俱力爭要害，稍剪城外賊壘。偽忠王李秀成聞警赴援，屢敗；而紹光所部每戰猶致死，自偽納王郅雲官以下，皆萌貳志，詣營乞降。乃與學啟乘單舸會雲官等於洋澄湖，令斬秀成、紹光以獻，學啟與誓，戈登証之。未几，秀成遁，雲官殺紹光，開齊門迎降，賞頭等功牌、銀幣，并犒其軍。助攻宜興、溧陽，并击退楊舍賊。進規常州，轟破南門，合諸軍

掘壕筑墙以败之。叙功，赏黄马褂、花翎，赐提督品级章服。

初，戈登与学启为昆弟交，每战必偕。及诛降酋，颇不直其所为，捧云官首而哭，誓不与见。嗣闻学启卒，悲不自胜，乞其战时大旗二，携归国为遗念。戈登归后，埃及乱，督师讨之，遇害。朝廷遣使往吊焉。戈登尝言：“中国人民耐劳易使，果能教练，可转弱为强。”又曰：“中国海军利於守，船砲之制，大不如小。”当时称其将略云。

日意格，法国人。尝为其国参将，驻防上海。同治元年，改调税务司。徙宁波，复郡城，与有功。官军攻慈谿，遣法兵驰往策应。会馀姚四门镇陷，遂与前护提督陈世章勒兵往讨，逾月，直捣上虞。贼缘道筑卡树栅，悉夺毁之，薄城，并力轰击，贼殊死战，贾勇直前，被创，众军继进，斩级千，贼始渡曹娥江去。进攻奉化，与诸军克之。攻安吉思溪、双福桥，驾小轮船赴荻港，毁袁家汇贼垒，浙江平。左宗棠令与德克碑讨测西邦制造，仿造小轮船试行。五年，宗棠创福州船政局，充正监督，度地募工，殫心所事；复筹设绘事院、小铁厂。七年，加提督衔，赏花翎。十三年，以船政教导劳赏银币。光绪年，卒。

德克碑，法参将。初，助攻奉化有功。旋奉其公使檄，将受代归，谒左宗棠，宗棠抚谕之。德克碑感服，愿易服色受节度。令驻守萧山。蒋益澧攻杭城，檄助战，游击何文秀攻鸡笼山，德克碑从宝塔岭登岸，攻倚城贼垒。会天大雾，贼于嘉兴援贼自万松岭偪都司张志公营，势张甚。德克碑率众助击，败之。益澧督水陆军并进，连破九垒，令总兵高连升据其五，德克碑据其二，屯馒头山。轰溃城数丈，毁凤山门，官军为承，城遂复。贼溃，奔湖州。攻安吉思溪，德克碑率所部助之，轰击双福桥，不克，驾小舟泊河汊，火八角亭，支木桥以济。贼

阻兵中流不得进，德克碑贾勇偪岸，所部遇伏卻走，改趋荻港，越壕入，克三垒。事宁，撤兵还上海。五年，充船政局副监督。七年，马尾设船厂，督役兴工，赏花翎。九年，宗棠平回乱，檄调甘肃，隶麾下。十三年，录经始船政劳，膺奖赏。后卒。

赫德，字鹭宾，英国倍尔发司人。咸丰四年，来中国，充宁波领事署繙译官，调广州。又充香港督署书记官。九年，改任粤海关副税务司。十一年，总税务司李泰国奉令购战舰，以赫德权代之，赴长江新开各口岸置新关。同治二年，李泰国去职，赫德实授，徙驻上海。三年，置台湾南北新关。还驻京，加按察使衔。八年，晋布政使衔，赴缘海各地度置镫楼塔表。光绪二年，佐定砲台条约。十年，赴金陵与法使议越南案。会巡船置镫楼台湾洋，为法虏，乃遣驻英税务司金登幹赴巴黎申理，乘机与议停战草约，还。未几，其国授为清、韩驻使，不就。逾年，赏花翎、双龙二等第一宝星。

十二年，赴香港、澳门，条议洋药税釐并徵，并置关九龙、拱北。十三年，葡使来华，与订澳门草约。十五年，藏兵寇哲孟雄，英兵乘势阑入，赫德遣其弟税务司赫政驰往，与驻藏大臣会筹划界诸事。十九年，赏三代一品封典。二十五年，与德使筹置胶海新关。明年，各国联军入京，赞襄和议，晋太子少保。二十八年，召入觐，赐“福”字。三十一年，与德使更议胶关章程，改行无税区地法。寻与日使筹置大连湾新关，征榷一如胶海。三十三年，东三省度地置关。逾年，谢病归，诏许之，加尚书衔。

赫德官中国垂五十年，颇与士大夫往还。尝教其子习制艺文，拟应试，未许。总署尝拟请授总海防司，道员薛福成以其阴鸷专利，常内西人而外中国，上书鸿章力争之，议始寢。辛亥后，病卒，赐优恤。

帛黎，法国人。同治八年，来中国，充福州船政学校教员。十二年，赏五品衔，予双龙奖牌。明年，调充江海关税务帮办，历镇江、北海、瓯海、临海、粤海诸关。光绪十九年，晋三品衔，调北京，迁税务司。二十二年，朝议行邮政，以赫德兼领其事，帛黎实参治之。凡都会、省城、通商口岸，渐次置局，命曰“大清邮政”。寻徙拱北。二十六年，还京。明年，迁邮政总办，晋二品衔。置代办局於芜湖。二十九年，河南、山东、山西、贵州复置副总局，自是内地城乡村镇，街邮遍设。时尚未入万国邮政公会，即已与日本及英属印度、香港联运试行。三十年，赏双龙三等第一宝星。与法、德及英属那达商定联邮章程。先后成邮政六百馀局，代办四千二百馀所。宣统三年，改隶邮传部，设总局，尚书盛宣怀疏荐之，遂被命为总办，邮局置官自此始。越二年，乞病归。未几，卒。

论曰：华尔、戈登先后领常胜军，立功江、浙，世称“洋将”，时传其战略。日意格初亦参防战，继以船政著劳。赫德久总税务，兼司邮政，颇与闻交涉，号曰“客卿”，皆能不负所事。兹数人者，受官职，易冠服，或原隶国籍。食其禄者忠其事，实有足多，故并著於篇。

## 列传二百二十三

沈桂芬 李鸿藻 翁同龢 孙毓汶

沈桂芬，字经笙，顺天宛平人，本籍江苏吴江。道光二十七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咸丰二年，大考一等，擢庶子。累迁内阁学士。先后典浙江、广东乡试，督陕甘学政，充会试副总裁。八年，丁父忧。服阕，补原官。晋礼部左侍郎。同治二年，出署山西巡抚，明年，实授。连上移屯、练兵诸疏，并称旨。桂芬以山西民食不敷，自洋药弛禁，栽种罌粟，粮价踊增。於是刊发条约，饬属严禁。疏陈现办情形，上韪之，颁行各省，著为令。旋丁母忧。六年，起礼部右侍郎，充经筵讲官，命为军机大臣。历户部、吏部，擢都察院左都御史，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。迁兵部尚书，加太子少保。光绪元年，以本官协办大学士。京畿旱，编修何金寿援汉代天灾策免三公为言，请责斥枢臣，谕交部议。桂芬坐革职，特旨改为革职留任。旋复原官，充翰林院掌院学士，晋太子太保。

桂芬遇事持重，自文祥逝后，以谥究外情称。日本之灭琉球也，廷论多主战，桂芬独言劳师海上，易损国威，力持不可。及与俄人议还伊犁，崇厚擅订约，朝议纷然；桂芬委曲斡旋，易使往议，改约始定，而言者犹激论不已。桂芬久卧病，六年，卒，年六十有四，赠太子太傅，谥文定。

桂芬躬行谨饬，为军机大臣十馀年，自奉若寒素，所处极湫隘，而未尝以清节自矜，人以为难云。

李鸿藻，字兰孙，直隶高阳人。咸丰二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

授编修。典山西乡试，督河南学政。十年，上择儒臣为皇子师，大学士彭蕴章以鸿藻应。召来京，明年，特诏授大阿哥读。穆宗登极，皇太后懿旨命直弘德殿。同治元年，擢侍讲。累迁内阁学士。署户部左侍郎。四年，命直军机。五年，授礼部右侍郎。遭母忧，皇太后懿旨，援雍正、乾隆年大臣孙嘉淦等故事，命鸿藻开缺守孝，百日后仍授读，兼参机务。并谕：“移孝作忠，勿以守礼固辞。”鸿藻恳终制，不允。倭仁等亦代为陈请，仍命恭亲王传谕慰勉。鸿藻连疏称疾，遂得赐告，卒终制始出。

七年，捻扰畿疆，鸿藻方里居，以各路统兵大员事权不一，疏请特派亲王为大将军，坐镇京师，以固北路；左宗棠、李鸿章为参赞大臣，分扎保定、河间东西两路，各率所部兵勇相机剿办；陈国瑞为帮办军务，专统一军为游击之师；直隶总督官文专顾省城，筹备诸军饷需，以资接济；丁宝楨驻扎直、东交界，防贼东窜；李鹤年驻扎直、豫交界，防贼南窜；直、晋交界，由左宗棠等分拨劲旅扼要驻扎；并请敕下各该大臣和衷商办，迅奏肤功。奏入，上遂命各路统兵大臣均归恭亲王节制。旋起礼部左侍郎，仍直弘德殿及军机如故。

十年，擢都察院左都御史，加太子少保。时有修葺圆明园之旨，朝臣同起力争。鸿藻亦言：“粤、捻初平，回氛方炽，宜培养元气，以固根本。不应虚糜帑精，为此不急之务。”乃止。十三年，上有疾，命代批答章奏；旋崩，自劾辅导无状，罢弘德殿行走。

光绪二年，命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。寻丁本生母忧，服阕，起故官，以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，调吏部。时崇厚与俄擅定伊犁约，鸿藻坚持不可，争於廷。卒治崇厚罪，议改约。及法越启衅，言路愈奋发，劾罢枢臣。鸿藻谪迁内阁学士。后复累迁礼部尚书。

十三年，河决郑州，上命鸿藻驰往督办。先是河道总督李鹤年、河南巡抚倪文蔚议於西坝兴工，鸿藻至，仍之。又续兴东坝工。叠遇奇险，皆力为固守。会伏秋汛至，西坝失事，请暂停工。上以鸿藻督率无方，革职留任；并夺李鹤年河道总督，命鸿藻暂行署理。寻回京，复以礼部具奏典礼漏缮签改日期，再议革职，上特宽免。大婚礼成，复原官。

二十年，日韩事棘，命鸿藻商办军务，再授军机大臣。与翁同龢皆主战，并争和约，卒不能阻。旋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，调吏部。历蒙颁赏书画及诸上方珍物。充乡试、会试、殿试等阅卷大臣。二十三年，以病乞假，疾笃，赏给药饵，命御医往视。卒，年七十有八。遗疏入，上震悼，予谥文正，赠太子太傅。子焜瀛、煜瀛，均赏给郎中。

鸿藻性至孝，为学守程朱，务实践，持躬俭约。傅穆宗十馀年，尽心启沃。一日，穆宗学书，故为戏笔。鸿藻立前捧上手曰：“皇上心不静，请少息。”穆宗改容谢之。其在枢府，独守正持大体。御史王鹏运谏止修颐和园，几获重谴，鸿藻力解之，得免。德宗间日一往颐和园侍起居，时留驻蹕。言官有言其不便者，太后大怒，欲黜之，鸿藻谓如此必失天下臣民之望，乃止。所荐引多端士。朝列有清望者，率倚以为重，然亦不免被劫持云。

翁同龢，字叔平，江苏常熟人，大学士心存子。咸丰六年一甲一名进士，授修撰。八年，典试陕甘，旋授陕西学政，乞病回京。同治元年，擢赞善。典山西试。父忧归，服阕，转中允。命在弘德殿行走，五日一进讲，於帘前说治平宝鉴，两宫皇太后嘉之。累迁内阁学士。母忧服阕，起故官。同龢居讲席，每以忧勤惕厉，启沃圣心。当八年武英殿之灾也，恭录康熙、嘉庆两次遇灾修省圣训进御，疏言：“变不虚生，遇灾而惧。

宜停不急之工，惜无名之费。开直臣忠谏之路，杜小人幸进之门。”上览奏动容。又圆明园方兴工，商人李光昭矇报木价，为李鸿章所劾论罪。廷臣多执此入谏，恭亲王等尤力争，上不恚。同龢面陈江南舆论，中外人心惶惑，请圣意先定，待时兴修。乃议定停园工，并有停工程、罢浮费、求直言之谕。

光绪元年，署刑部右侍郎。明年四月，上典学毓庆宫，命授读，再辞，不允。旋迁户部，充经筵讲官，晋都察院左都御史。迁刑部尚书，调工部。六年，廷臣争俄约久不决，懿旨派醇亲王、醇亲王及同龢与潘祖蔭每日在南书房看摺件电报，拟片进呈取进止，至俄约改定始止。八年，命充军机大臣。十年，法越事起，同龢主一面进兵，一面与议，庶有所备。又言刘永福不足恃，非增重兵出关不可。旋与军机王大臣同罢，仍直毓庆宫。前后充会试总裁、顺天乡试考官，两蒙赐“寿”，加太子太保，赐双眼花翎、紫缰。尝请假修墓，传旨海上风险，命驰驿回京，恩眷甚笃。

二十年，再授军机大臣。懿旨命撤讲，上请如故。同龢善伺上意，得遇事进言。上亲政久，英爽非复常度，剖决精当。每事必问同龢，眷倚尤重。时日韩起衅，同龢与李鸿藻主战，孙毓汶、徐用仪主和。会海陆军皆败，懿旨命赴天津传谕李鸿章诘责之，同龢并言太后意决不即和。归荐唐仁廉忠赤可用，请设巡防处筹办团防。於是命恭亲王督办军务，同龢、鸿藻等会商办理。上尝问诸臣：“时事至此，和战皆无可恃！”言及宗社，声泪并发。及和议起，同龢与鸿藻力争改约稿，并陈：“宁增赔款，必不可割地。”上曰：“台湾去，则人心皆去。朕何以为天下主？”毓汶以前敌屡败对，上责以赏罚不严，故至于此。诸臣皆引咎。上以和约事徘徊不能决，天颜憔悴。同龢以俄、英、德三国谋阻割地，请展期换约，以待转圜。与毓

汶等执争，终不可挽，和约遂定。明年，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。二十三年，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。

二十四年，上初召用主事康有为，议行新政。四月，朱谕：“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，以致众论不服，屡经有人参奏。且每於召对时谘询事件，任意可否，喜怒见於词色，渐露揽权狂悖情状，断难胜枢机之任。本应查明究办，予以重惩；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，不忍遽加严谴。翁同龢著即开缺回籍，以示保全。”八月，政变作，太后复训政。十月，又奉朱谕：“翁同龢授读以来，辅导无方，往往巧藉事端，刺探朕意。至甲午年中东之役，信口侈陈，任意怂恿。办理诸务，种种乖谬，以致不可收拾。今春力陈变法，滥保非人，罪无可逭。事后追维，深堪痛恨！前令其开缺回籍，实不足以蔽辜，翁同龢著革职，永不叙用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。”三十年，卒於家，年七十有五。宣统元年，诏复原官。后追谥文恭。

同龢久侍讲帷，参机务，遇事专断。与左右时有争执，群责怙权。晚遭谗沮，几获不测，遂斥逐以终。著有瓶庐诗稿八卷、文稿二十卷。其书法自成一家，尤为世所宗云。

孙毓汶，字莱山，山东济宁州人，尚书瑞珍子。咸丰六年，以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。八年，丁父忧。十年，以在籍办团抗捐被劾，革职遣戍。恭亲王以毓汶世受国恩，首抗捐饷，深恶之。同治元年，以输饷复原官。五年，大考一等一名，擢侍讲学士。先后典四川乡试，督福建学政。光绪元年，丁母忧。服阕，起故官。寻迁詹事，视学安徽。擢内阁学士，授工部左侍郎。十年，命赴江南等省按事。时法越事起，毓汶以习於醇亲王，渐与闻机要。適奉朱谕尽罢军机王大臣，毓汶还，遂命入直军机，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。时当国益厌言路纷嚣，出张佩纶等会办南北洋、闽海军务，馀亦因事先后去之，风气为之一

变。十五年，擢刑部尚书，寻调兵部，加太子少保。历典会试、顺天乡试，赏黄马褂、双眼花翎、紫缰。二十年，中日媾和，李鸿章遣人赍约至。廷臣章奏凡百上，皆斥和非计。翁同龢、李鸿藻主缓，俄、法、德三国亦请毋遽换约。毓汶素与鸿章相结纳，力言战不可恃，亟请署，上为流涕书之，和约遂成。明年，称疾乞休。二十五年，卒，予谥文恪。

毓汶权奇饶智略，直军机逾十年。初，醇亲王以尊亲参机密，不常入直，疏牒日送邸阅，谓之“过府”。谕旨陈奏，皆毓汶为传达。同列或不得预闻，故其权特重云。

论曰：光绪初元，复逢训政，励精图治，宰辅多贤，颇有振兴之象。首辅文祥既逝，沈桂芬等承其遗风，以忠恳结主知，遇事能持之以正，虽无老成，尚有典型。及甲申法越、甲午日韩，外患内忧，国家多故。慈圣倦勤，经营园囿，稍事游幸，而政纪亦渐弛矣。鸿藻久参枢密，眷遇独隆。桂芬以持重见赏，同龢以专断致嫌。毓汶奔走其间，勤劳亦著，大体弥缝，赖以无事。然以政见异同，门户之争，牵及朝局，至数十年而未已。贤者之责，亦不能免焉。

## 列传二百二十四

荣禄 王文韶 张之洞 瞿鸿禨

荣禄，字仲华，瓜尔佳氏，满洲正白旗人。祖喀什噶尔帮办大臣塔斯哈，父总兵长寿，均见忠义传。

荣禄以廕生赏主事，隶工部，晋员外郎。出为直隶候补道。同治初，设神机营，赏五品京堂，充翼长，兼专操大臣。再迁左翼总兵。用大学士文祥荐，改工部侍郎，调户部，兼总管内务府大臣。穆宗崩，德宗嗣统。荣禄言於恭亲王，乃请颁诏，俟嗣皇帝有子，承继穆宗。其后始定以绍统者为嗣。光绪元年，兼步军统领。迁左都御史，擢工部尚书。慈禧皇太后尝欲自选宫监，荣禄奏非祖制，忤旨。会学士宝廷奏言满大臣兼差多，乃解尚书及内务府差。又以被劾纳贿，降二级，旋开复，出为西安将军。二十年，祝嘏留京，再授步军统领。日本构衅，恭亲王、庆亲王督办军务，荣禄参其事。和议成，疏荐温处道袁世凯练新军，是曰“新建陆军”。授兵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。疏请益练新军，而调甘肃提督董福祥军入卫京师。

二十四年，晋大学士，命为直隶总督。是时上擢用主事康有为及知府谭嗣同等参预新政，议变法，斥旧臣。召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入觐，超授侍郎，统练兵。荣禄不自安。御史杨崇伊奏请太后再垂帘，於是太后复临朝训政，召荣禄为军机大臣，以世凯代之。命查拿康有为，斩谭嗣同等六人於市。以上有疾，诏徵医。复命荣禄管兵部，仍节制北洋海陆各军。荣禄乃奏设武卫军，以聂士成驻芦台为前军，董福祥驻蓟州为后军，宋庆

驻山海关为左军，世凯驻小站为右军，而自募万人为中军，驻南苑。时太后议废帝，立端王载漪子溥俊为穆宗嗣，患外人为梗，用荣禄言，改称“大阿哥”。

二十六年，拳匪乱作，载漪等称其术，太后信之，欲倚以排外人。福祥率甘军攻使馆，月馀不下。荣禄不能阻，载漪等益横，京师大乱，骈戮忠谏大臣。荣禄踉跄入言，太后厉色斥之。联军入京，两宫西幸，驻蹕太原。荣禄请赴行在，不许，命为留京办事大臣。已而诏诣西安，既至，宠礼有加，赏黄马褂，赐双眼花翎、紫缰。随扈还京，加太子太保，转文华殿大学士。二十九年，卒，赠太傅，谥文忠，晋一等男爵。

荣禄久直内廷，得太后信仗。眷顾之隆，一时无比。事无钜细，常待一言决焉。

王文韶，字夔石，浙江仁和人。咸丰二年进士，铨户部主事。累迁郎中，出为湖北安襄郟荆道。左宗棠、李鸿章皆荐其才。擢按察使，迁湖南布政使。同治十年，署巡抚。黔苗乱炽，桂东沦寇域。文韶条上援黔、防境机宜，以兵事属按察使席宝田，督其部将苏元春、龚继昌等进剿，斩首逆张秀眉乌鸦坡，黔境平。文韶绘苗疆要塞图，上之朝。十一年，除真。宁远莠民倡乱，耒阳朱鸿英复妄称明裔构众，先后檄道员陈宝箴讨平之。光绪元年，遣总兵谢晋钧平新化、衡、永土寇。抚湘六年，内治称静谧焉。入权兵部侍郎，直军机。会岁旱，各省籥灾，中旨罪己。文韶亦自陈无状，诏革职留任。旋除礼部侍郎，兼总理衙门行走。八年，御史洪良品、邓承修劾云南军需案，文韶坐失察，夺二级。乞养归，终母丧，还前除。

十五年，授云贵总督。武定会匪陷富民、禄劝，人心恟惧。文韶斩获叛将，三日而定。无何，镇边夷乱起，檄迤南道刘春霖分道进攻，拓地三百里。徙建 城於猛朗，募勇屯垦。改临

安猛丁归流，移府经历驻其地。其馀寇乱及土族叛服不常，皆随时殄灭。

初，英、法并缅甸、越南，西南缘边防务益棘。文韶绥靖各路土司，令自为守。会日韩启衅，诏入都询方略。既至，奉帮办北洋之命。鸿章赴日议和，文韶权直隶总督、北洋大臣。和议成，实授。时关内外主客军四百馀营，酌留湘、淮、豫三十营，馀悉散遣，士卒帖然。建议筹修旅大砲台，谓：“旅顺旧台密於防前，疏於防后，敌自大连湾入，遂失所苾；大连旧台，专顾防海，未及防陆，敌自金州登岸，遂不能支。今重整海防，必弥其罅隙。”又请加意水师、武备各学堂，以储将才，嫻武幹，俟财力稍足，徐图扩充。又陈河运漕粮积弊，请苏漕统归海运，他若勘吉林三姓金矿、磁州煤矿，踵鸿章后次第成之，而京汉铁路亦兴筑於是时矣。又奏设北洋大学堂、铁路学堂、育才馆、俄文馆，造就甚众。

二十四年，入赞军机，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。二十六年，拳匪仇教，文韶力言外衅不可启，不见纳。宫车既出，三日，始追及怀来。自联军犯京，事急，两宫召军机，惟文韶一人入见，谕必侍行。至是立召对，泣慰之，遂随扈，自晋入秦，晋体仁阁大学士。明年，改外务部会办大臣，旋赏黄马褂。署全权大臣，命先还京，佐办中俄条约。交还东三省及关外铁路，事宁，赏双眼花翎。充政务处大臣，督办路矿总局。转文渊阁，晋武英殿。三十一年，免直军机。明年，称疾乞休。

文韶历官中外，详练吏职，究识大体，然更事久，明於趋避，亦往往被口语。三十四年，乡举重逢，赐太子太保。其冬，卒，年七十九，晋赠太保，谥文勤。

张之洞，字香涛，直隶南皮人。少有大略，务博览为词章，记诵绝人。年十六，举乡试第一。同治二年，成进士，廷对策

不循常式，用一甲三名授编修。六年，充浙江乡试副考官，旋督湖北学政。十二年，典试四川，就授学政。所取士多俊才，游其门者，皆私自喜得为学涂径。光绪初，擢司业，再迁洗马。之洞以文儒致清要，遇事敢为大言。俄人议归伊犁，与使俄大臣崇厚订新约十八条。之洞论奏其失，请斩崇厚，毁俄约。疏上，乃褫崇厚职治罪，以侍郎曾纪泽为使俄大臣，议改约。六年，授侍讲，再迁庶子。复论纪泽定约执成见，但论界务，不争商务，并附陈设防、练兵之策。疏凡七八上。往者词臣率雍容养望，自之洞喜言事，同时宝廷、陈宝琛、张佩纶辈崛起，纠弹时政，号为清流。七年，由侍讲学士擢阁学。俄授山西巡抚。当大寇后，首劾布政使葆亨、冀宁道王定安等黜货，举廉明吏五人，条上治晋要务，未及行，移督两广。

八年，法越事起，建议当速遣师赴援，示以战意，乃可居间调解。因荐唐炯、徐延旭、张曜材任将帅。十年春，入觐。四月，两广总督张树声解任专治军，遂以之洞代。当是时，云贵总督岑毓英、广西巡抚潘鼎新皆出督师，尚书彭玉麟治兵广东。越将刘永福者，故中国人，素骁勇，与法抗。法攻越未能下，复分兵攻台湾，其后遂据基隆。朝议和战久不决，之洞至，言战事气自倍，以玉麟夙著威望，虚己听从之。奏请主事唐景崧募健卒出关，与永福相犄角。朝旨因就加永福提督、景崧五品卿衔，炯、延旭亦皆已至巡抚，当前敌，被劾得罪去，并坐举者。之洞独以筹饷械劳，免议。广西军既败於越，朝旨免鼎新，以提督苏元春统其军，而之洞复奏遣提督冯子材、总兵王孝祺等，皆宿将，於是滇、越两军合扼镇南关，殊死战，遂克谅山。会法提督孤拔攻闽、浙，砲毁其坐船，孤拔殪，而我军不知，法原停战，廷议许焉。授李鸿章全权大臣，定约，以北圻为界。叙克谅山功，赏花翎。

之洞耻言和，则阴自图强，设广东水陆师学堂，创枪砲厂，开矿务局。疏请大治水师，岁提专款购兵舰。复立广雅书院。武备文事并举。十二年，兼署巡抚。於两粤边防控制之宜，辄多更置。著沿海险要图说上之。在粤六年，调补两湖。

会海军衙门奏请修京通铁路，台谏争陈铁路之害，请停办。翁同龢等请试修边地，便用兵；徐会沆请改修德州济宁路，利漕运。之洞议曰：“修路之利，以通土货、厚民生为最大，徵兵、转饷次之。今宜自京外卢沟桥起，经河南以达湖北汉口镇。此幹路枢纽，中国大利所萃也。河北路成，则三晋之辙接於井陘，关陇之驂交於洛口；自河以南，则东引淮、吴，南通湘、蜀，万里声息，刻期可通。其便利有数端：内处腹地，无虑引敌，利一；原野广漠，坟庐易避，利二；厂盛站多，役夫贾客可舍旧图新，利三；以一路控八九省之衢，人货辐辏，足裕饷源，利四；近畿有事，淮、楚精兵崇朝可集，利五；太原旺煤铁，运行便则开采必多，利六；海上用兵，漕运无梗，利七。有此七利，分段分年成之。北路责之直隶总督，南路责之湖广总督，副以河南巡抚。”得旨报可，遂有移楚之命。大冶产铁，江西萍乡产煤，之洞乃奏开鍊铁厂汉阳大别山下，资路用，兼设枪砲钢药专厂。又以荆襄宜桑棉麻枲而饶皮革，设织布、纺纱、缫丝、制麻革诸局，佐之以堤工，通之以币政。由是湖北财赋称饶，土木工作亦日兴矣。

二十一年，中东事棘，代刘坤一督两江，至则巡阅江防，购新出后膛砲，改筑西式砲台，设专将专兵领之。募德人教练，名曰“江南自强军”。采东西规制，广立武备、农工商、铁路、方言、军医诸学堂。寻还任湖北。时国威新挫，朝士日议变法，废时文，改试策论。之洞言：“废时文，非废五经、四书也，故文体必正，命题之意必严。否则国家重教之旨不显，必致不

读经文，背道忘本，非细故也。今宜首场试史论及本朝政法，二场试时务，三场以经义终焉。各随场去留而层递取之，庶少流弊。”又言：“武科宜罢骑射、刀石，专试火器。欲挽重文轻武之习，必使兵皆识字，励行伍以科举。”二十四年，政变作，之洞先著劝学篇以见意，得免议。

二十六年，京师拳乱，时坤一督两江，鸿章督两广，袁世凯抚山东，要请之洞，同与外国领事定保护东南之约。及联军内犯，两宫西幸，而东南幸无事。明年，和议成，两宫回銮。论功，加太子少保。以兵事粗定，乃与坤一合上变法三疏。其论中国积弱不振之故，宜变通者十二事，宜采西法者十一事。於是停捐纳，去书吏，考差役，恤刑狱，筹八旗生计，裁屯卫，汰绿营，定矿律、商律、路律、交涉律，行银圆，取印花税，扩邮政。其尤要者，则设学堂，停科举，奖游学。皆次第行焉。

二十八年，充督办商务大臣，再署两江总督。有道员私献商人金二十万为寿，请开矿海州，立劾罢之。考盐法利弊，设兵轮缉私，岁有赢课。明年，入觐，充经济特科阅卷大臣，釐定大学堂章程，毕，仍命还任。陛辞奏对，请化除满、汉畛域，以彰圣德，遏乱萌，上为动容。旋裁巡抚，以之洞兼之。三十二年，晋协办大学士。未几，内召，擢体仁阁大学士，授军机大臣，兼筦学部。三十四年，督办粤汉铁路。

德宗暨慈禧皇太后相继崩，醇亲王载沣监国摄政。之洞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。逾年，亲贵浸用事，通私谒。议立海军，之洞言海军费绌可缓立，争之不得。移疾，遂卒，年七十三，朝野震悼。赠太保，谥文襄。

之洞短身巨髯，风仪峻整。莅官所至，必有兴作。务宏大，不问费多寡。爱才好客，名流文士争趋之。任疆寄数十年，及卒，家不增一亩云。

瞿鸿禨，字子玖，湖南善化人。同治十年进士，授编修。光绪元年，大考一等，擢侍讲学士。久乃迁詹事，晋内阁学士。先后典福建、广西乡试，督河南、浙江、四川学政。所行皆本功令，律下尤严。

朝鲜战事起，我师出平壤。鸿禨上四路进兵之策，请兼募沿海渔人蜑户编为舟师，使敌备多力分，庶可制胜。及和议成，鸿禨方自蜀还，复奏言秦中地形险要，请豫建陪都。日本增兵辽东，鸿禨以敌情叵测，请敕刘坤一、王文韶简练劲旅，不可专任淮军。适坤一奏劾山西将贺星明侵饷，革职，鸿禨言：“刑赏治天下之大柄，军纪废弛已久，宜严惩以儆其余。”又：“叶志超、龚照屿等败军辱国，罪当死。和约既定，势不能与勾，宜籍其财产，或令巨款捐赎，然后贷其一死。”皆不报。旋迁礼部侍郎，出督江苏学政。请罢武科。

两宫西狩，鸿禨差竣诣行在，道授左都御使，晋工部尚书，仍以西安陪都为言。既至，命直军机，兼充政务处大臣。请以策论试士，开经济特科，汰书吏，悉允行。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，班六部上，以鸿禨为尚书。时方与各国议和，鸿禨治事明敏，谙究外交，承旨拟谕，语中窍要，颇当上意焉。扈蹕回銮，赏黄马褂，加太子太保。

自新政议起，兴学、通商、劝工诸政，有司多借端巧取。鸿禨请降旨禁革苛派，任民间自办。又请旨以户部正杂诸款供地方正用，宫中岁费，遵先朝定例，量入为出，不便自户部增拨。裁汰内务府冗员，用节糜费。充中日议约全权大臣。是时中外咸以立宪为请，朝廷下诏豫备宪政始基，勸天下以忠君尊孔、尚公尚武尚实，用鸿禨言也。三十二年，协办大学士。特旨派议改官制大臣，鸿禨以枢廷事冗辞。旋命与大学士孙家鼐复核，颇有裁正焉。

鸿禩持躬清刻，以儒臣骤登政地，锐於任事。素善岑春煊，春煊入朝，留长邮传部。密疏劾庆亲王奕劻，奕劻恶春煊，遂及鸿禩。会鸿禩因直言忤太后旨，侍讲学士恽毓鼎劾以揽权恣纵，遂罢斥归里。辛亥，湘变起，流寓上海，旋卒。后追谥文慎。

论曰：德宗亲政，愤於外侮，思变法自强。乃以辅导无人，戊戌党祸，庚子匪乱，遂相继而作。太后再出垂帘，初坚复旧，继勉图新。宣统改元，议行宪政。政体既变，国本遂摇，而大势不可问矣。荣禄屡参大变，文韶久达世务。鸿禩后起，参议立宪，终以失宠太后，不免放斥。唯之洞一时称贤，而监国摄政，亲贵用事，欲挽救而未能，遂以忧死。人之云亡，邦国殄瘁，尚何言哉？

## 列传二百二十五

阎敬铭 张之万 鹿传霖 林绍年

阎敬铭，字丹初，陕西朝邑人。道光二十五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散馆改户部主事。咸丰九年，湖北巡抚胡林翼奏调赴鄂，总司粮台营务。累迁郎中，擢四品京堂。林翼请病，复疏荐敬铭才，授湖北按察使。同治元年，严树森继为巡抚，亦推敬铭湖北贤能第一，署布政使。以丁本生父忧归，命治丧毕赴军，未行，诏署山东盐运使，擢署巡抚，疏乞终制，不许。时山东教匪入新泰，捻、幅各匪犯邹、曲阜，降众窜阳穀、聊城。敬铭既受任，檄总兵保德等进剿，而自督军规淄川，克之。已革参将宋景诗引降众屯东昌，复叛，饬按察使丁宝楨讨之。景诗窜莘，敬铭檄军防运河，令之曰：“使一匪潜渡者，杀无赦！”而自移军博平。已而保德、宝楨连败贼唐邑马桥，克王家海，别军克甘官屯，贼遁开州。事平，再请终制，仍不许。三年，服除，实授。

奏言抽调绿营兵练骑队，朝旨允行，令即遣散募勇。敬铭言：“东省变故频仍，乱甫定，降众未必革心。绿营废弛已久，骤裁勇易启戎心。臣不敢为节啬帑项浮词遗后患。”又言：“兵之能强，端恃将领，将领之材，亦资汲引，如胡林翼、曾国藩、左宗棠倡率乡里，楚将之名遂著。前者僧格林沁奏称不宜专用南勇，启轻视朝廷之渐。老成谋国，瞻言百里。自古名将，北人为多。臣北人也，耻不知兵。以在军久，见诸军之成败利钝，必求其所以然之故。深知不求将而言兵，有兵与无兵等。

今北方虽所在募勇，皆乌合耳。为将者贪婪欺饰，不知尊君亲上为何事，使握兵符，民变兵譁，后患滋大。故欲强兵必先储将。北人之智勇兼备者，推多隆阿。请饬多隆阿募北方将士，教之战阵，择其忠勇者，补授提、镇、参、游，俾绿营均成劲旅，何必更募勇丁？”时捻患炽，台臣议行团练。敬铭言：“敛乡里之财以为饷，集耕种之民以为兵，於事有害无益，不如力行坚壁清野之法。”事遂寢。

四年，僧格林沁战歿曹州，贼势张，益趋张秋南，将犯省城。敬铭督师东昌，还军御之，增设砲划防河，贼折而东。移军兗州，贼窜丰、沛。乃檄总兵杨飞熊间道趋滕，防贼还窜。贼果入湖滨，以飞熊扼运河，不得逞，窜徐州。明年，贼入钜野，游击王心安失利。敬铭方卧疾，强起视师东平。兗沂曹济道文彬督团勇击贼，贼引去。敬铭赴济宁，会曾国藩商定分扼黄、运之议。贼复大股趋钜野、金乡，分扰运西。遣知府王成谦等要击，而自督军巡河，露宿四昼夜，贼连败，始西遁。有张积中者，结寨肥城黄崖，集众自保，以不受抚，夷之。六年，移疾归，居久之，以工部侍郎召，不起。

光绪三年，山西大饥，奉命察视赈务。奏劾侵帑知州段鼎耀，置之法。请裁减山、陕诸省差徭，并追弹尚书恩承、童华前奉使四川过境扰累状，均下吏议。八年，起户部尚书，甫视事，以广东布政使姚觐元、荆宜施道董俊汉贿结前任司员馥法，咸劾罢之。兼署兵部。疏陈兴办新疆屯田。明年，充军机大臣、总理衙门行走，晋协办大学士。十一年，授东阁大学士，仍筦户部，赐黄马褂。自陈衰老，辞军机大臣。时上意将修圆明园，而敬铭论治以节用为本，会廷议钱法，失太后旨，因革职留任。十三年，复职，遂乞休，章四上，乃得请。十八年，卒，赠太子少保，谥文介。

敬铭质朴，以洁廉自矫厉，虽贵，望之若老儒。善理财，在鄂治军需，足食足兵，佐平大难。及长户部，精校财赋，立科条，令出期必行。初直枢廷，太后颇信仗之，终以戆直早退云。

张之万，字子青，直隶南皮人。道光二十七年，以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。咸丰二年，出督河南学政。粤贼破归德，近偏开封，之万条上防剿事宜，多允行。俄，召还，授锺郡王读。由侍读累迁内阁学士。同治元年，擢礼部侍郎，兼署工部。尝被诏偕太常寺卿许彭寿等汇辑前代帝王及垂帘事迹可法戒者上之，锡名治平宝鉴。会河南州县以苛派擅杀为御史刘毓楠奏劾，命之万往按，得实，巡抚郑元善以下降黜有差，即以之万署巡抚事。疏陈军兴财匱，请仿湖北变通漕折，言：“汴漕一石旧折银四两，今请令州县留办公费七钱，实解司库三两三钱，以二两购米实仓，馀一两充汴饷，其三钱为通省公费。”允行。

捻酋陈大喜犯南阳，之万亲赴汝州督师。大喜窜阜阳，勾结皖捻，一由岳城趋杨庄偏雷堰，一入张冈，总兵张曜驰击破之。团练大臣毛昶熙诸军相继至，连战皆捷，斩逆酋张凤舞，汝南肃清。之万驻军许州，既分遣诸将设防，自引军还省；而毫捻乘虚袭许，陷两寨，坐降二级留任。西捻张总愚窜邓州，蓝大顺走西坪，谋与合。张曜既败总愚重阳店，乘胜袭西坪，大顺亦败走。之万复进汝州。三年，移屯南阳，贼犯开封，还军击走之。四年，迁河道总督。僧格林沁战歿曹州，督兵大臣皆获咎。之万亦革职留任，以助防省城功，给二品顶戴。五年，移督漕运。捻入徐州，之万以里下河为财赋所出，严防清、淮及六塘河诸要地。六年，淮军获赖文光於扬州，东捻平。捷闻，赐之万花翎、头品顶戴。七年，会剿西捻，总愚溺死，东南大定。之万疏陈江北善后事宜。九年，调江苏巡抚。迁浙闽总督，

以母老乞养归。

光绪八年，起兵部尚书，调刑部。十年，入军机，兼署吏部，充上书房总师傅、协办大学士。十五年，授体仁阁大学士，转东阁。赐双眼花翎、紫缰。二十年，免直军机。

之万入直凡十年，领枢密者为礼亲王世铎，治尚安静，故得无事。及日韩事棘，之万乃先罢退。又二年，以病致仕。卒，年八十七，赠太傅，谥文达。

鹿传霖，字滋轩，直隶定兴人。父丕宗，官都匀知府，死寇难，谥壮节，传霖其第五子也。当丕宗守都匀时，叛苗麇聚城下，传霖方率健卒迎饷，闻警，驰还助城守，相持十阅月，援绝城陷。传霖投总督告父死状，大兵攻复都匀，奉父母遗骸归葬，时年甫二十，由是知名。以举人从钦差大臣胜保征捻，授同知。同治元年，成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散馆改广西知县。以督剿柳、雒土匪功，赐孔雀翎，擢桂林知府。光绪四年，调廉州。时李扬才将叛扰越南，急捕之，立散其党。旋升惠潮嘉道。擢福建按察使，调四川，迁布政使。九年，授河南巡抚，清釐州县纳粮积弊，岁增三十馀万。十一年，调陕西，引疾归。十五年，再出抚陕。值黄河西啮，将与洛通。传霖增筑石坝三十馀座，得无患。中日构衅，遣兵入卫，命兼摄西安将军。二十一年，擢四川总督。蜀故多盗，特立一军捕治之。夔、万大饥，发上游积穀，又采湖北粮米平糶。

是时英、俄交窥西藏，藏番恃俄援，梗英画界。英嗾廓尔喀与藏构兵，而瞻对土民苦藏官苛虐，思内附。传霖以瞻对为蜀门户，瞻不化服，无以威藏番；藏番不听命，则界无时定。而英之忌俄者益急图藏，藏亡瞻必随亡，行且及於蜀。会朱窝、章谷土司争袭事起，传霖檄知府罗以礼、知县穆秉文往谕，以提督周万顺统防边各军进驻打箭炉。瞻酋子仲则忠札霸以兵侵

章谷，抗我军。传霖乘机进发，迭克诸要害。各土司誓服，率兵听调。渡雅龙江抵瞻巢，斩馘过当，尽收三瞻地，乃请归流改汉，条陈善后之策，疏十数上。会成都将军恭寿、驻藏办事大臣文海交章言其不便，达赖复疏诉於朝，廷议中变，传霖解职去。

二十四年，召授广东巡抚，旋移江苏，摄两江总督。二十六年，拳匪乱作，传霖募三营入卫，奔及乘輿於大同。至太原，授两广总督。旋命入直军机，从幸长安。擢左都御史，迁礼部尚书，兼署工部。明年，回蹕，兼督办政务大臣。凡疏陈加赋括财、损民以益上者，传霖率摈勿用；而务汰冗费，去中饱，并奏罢不急之工：均报可。有诏自后宫内供需皆取给内务府，户部专掌军国大计，实传霖发之也。三十年，转吏部。三十二年，新官制成，乃退直，专治部事。寻仍入直，解部务，以尚书协办大学士。命查办归化城堡务大臣贻穀，论遣戍，参劾不职者数十人。

宣统嗣立，与摄政醇亲王同受遗诏，加太子少保，晋太子太保。历拜体仁阁、东阁大学士，兼经筵讲官。二年春，疾作，章四上，皆温谕慰留。七月，卒，年七十五，赠太保，谥文端。

传霖起外吏，知民疾苦。所至廉约率下，尤恶贪吏，虽贵势不稍赏。其在军机，凡事不苟同，喜扶持善类。晚病重听，屡乞休不获，居恆郁郁云。

林绍年，字赞虞，福建闽县人。同治十三年进士，以编修历充乡会试同考官。光绪十四年，改御史。时议修颐和园，先是疆吏筹设海军经费，输存北洋，及园工兴，阴移其费以助工，号为“进献”。绍年极陈：“生民疲敝，当以俭化天下，使督抚爱养百姓。若诛求进献，未足以言忠。请即下诏停输，还所进奉。”得旨严飭。会以忧去，服除，补山西监察御史。疏严

门禁，杜宦寺交通之渐。十九年，陕西考官丁维禔夤缘内监得试差，复疏论之。

俄，授云南昭通府知府。边瘠难治，土目禄尔泰横暴，睚眦杀人，莫敢诉，猝捕戮之，众慑而定。期年劾罢文武吏不职者五人。调摄云南府，甫受事，安宁州盗劫货戕人於涂，州牧以总督崧蕃怒缉捕不力，妄系平民二十馀。绍年覆按，疑其枉，谒总督廷争，卒获正犯，出二十馀人者於死。崧蕃愧谢，密疏荐绍年可大用。擢迤南道，未之任，擢贵州按察使。二十六年，迁云南布政使，就擢巡抚，兼署云贵总督。广西游匪侵滇边，遣将击卻之。招抚八达河村民之陷匪者，以断贼接济，益大出兵合剿。滇境既清，乃以全力赴援广西，而蒙自土匪乘间复发，连陷临安、石屏。绍年会商总督丁振铎，檄按察使刘春霖扼通海，广南军蹶其后，不两月事平。疏言督抚同城任事非便，自请裁缺，从之。移抚贵州，而湖北、广东两巡抚旋亦议裁。印江团首吕志礼、杨鑫不相能，积十馀载，相残杀。绍年至，以兵胁之降，仍拥众不散，遂案诛之。

绍年默察大势，非立宪不足以救亡，请预定政体以系人心，不报。三十一年，移广西。明年，内召，以侍郎充军机大臣，兼署邮传部尚书，授度支部侍郎。时黑龙江新设行省，骤擢道员段芝贵为巡抚。绍年言芝贵望轻，不称边帅任。御史赵启霖劾芝贵，因及庆亲王奕劻子载振纳贿渔色事，命大臣按验所劾，称无左证，褫启霖职，而芝贵亦由是罢。绍年言御史风闻言事，启霖无罪，争之不得，遂称疾。

出为河南巡抚。以州县吏罄赀远宦，人地不习，无益於杜弊。请援汉、唐故事，免避本籍。部议自县丞以下，如所请行。益饬吏治，得朝贵请托书辄焚之。两疏纠弹百馀人。调仓场侍郎。

宣统元年，徙民政部侍郎。时奕劻握政柄，陕西巡抚恩寿与有连，总督升允劾其赃私，不报。俄，解升允职。绍年召对论其事，以为赏罚不当，则是非不明。退复具疏言之，不省。二年，充经筵讲官，署学部侍郎，改弼德院顾问大臣。以病请告。卒，年六十八，谥文直。

论曰：同、光以后，世称军机权重，然特领班王大臣主其事耳。次者仅乃得参机务。光、宣之际，政既失驭，权乃益纷，虽当国无以为治焉。敬铭质朴，之万练达，传霖廉约，绍年劲直，其任封疆、治军旅多有绩，而立朝不复有所建树。敬铭初欲得君专国政，为势所限，终不能行其志，世尤惜之。

## 列传二百二十六

景廉 额勒和布 许庚身 钱应溥 廖寿恆  
荣庆 那桐 戴鸿慈

景廉，字秋坪，颜札氏，隶满洲正黄旗。父彦德，官绥远城将军。景廉，咸丰二年进士，由编修五迁至内阁学士。典福建乡试，擢工部侍郎，赐奠朝鲜。八年，授伊犁参赞大臣。故事，哈萨克贸易讫即行。后以货滞鬻，许二三人守以度岁，渐成聚落，周二里许。景廉谓祸伏肘腋，毁之便，将军惮不敢发。会将军卒，景廉摄任，疏陈利害，请以便宜从事，卒毁之。诏下，如所请。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英秀、阿克苏办事大臣绵性、叶尔羌参赞大臣英蕴先后以贪暴被劾，皆命景廉往鞫，得实，降革有差。

十一年，调叶尔羌参赞大臣，其城为南路八城之首，汉、回杂处。安集延常扰边，俄人复於西南徼往来窥伺，哈萨克各部落多贰於俄。景廉筹饷练兵，持以镇静，八城以安。严禁绿营兵以重利侵夺回民资产，人心大悦。同治二年，坐事落职，男妇数千哭於札尔玛。札尔玛者，回部栖神之所，意欲祷神阻其行也。景廉既去官，遣往宁夏军营效力，将军都兴阿檄参戎幕。適安徽巡抚翁同书卒於军，复檄景廉代领其众，防剿后路。

五年，授头等侍卫，充哈密帮办大臣。募勇千馀，骑不满百，粮乏，冰雪中僵仆相属。景廉勉以忠义，夜支单帐，燃马矢，席地坐，时出抚循，以是兵心固结。肃州贼沿南山西窜，景廉遣总兵张玉春败之黄花营。贼扰安西州，又大败之。景廉

以安西玉门为新疆门户，巴里坤虽天险可守，然力单不足恃，疏请驻安西，布置防务輓运，得旨报可。贼扑敦煌，景廉阳令副将蒋富山邀击南乾沟，而伏劲旅桥湾三水梁。贼果取道三水梁南戈壁，伏起，追击败之。捷闻，得旨嘉奖。贼复扑安西，景廉戒守将坚壁毋浪战，伺其懈击之，而设伏要其归路，贼大创，遁。景廉谓敦煌重镇，当守以重兵，因移镇敦煌，留兵安西、玉门相犄角。建坚壁清野之计，完城浚壕，择要区筑空心墩台，守具毕备。复以商团民练辅翼官兵，隐寓保甲之法，贼掳掠之计遂沮。招徠土著三千六百馀户，劝募杂粮二万馀石，立转运局马莲井，官民咸称便焉。

时乌鲁木齐回酋妥得璘勾结汉、回、缠头万八千馀东犯，潜约哈密回子郡王为内应。王素駮，其母福晋迈哩巴纽贤明有才略，以逆书呈官军，誓效力守。景廉遣使奖慰，复令富山率兵会办事大臣文麟、裨将孔才击贼，连战六昼夜，大败之。论功，升擢有差。旋授乌鲁木齐都统。时古牧地伪元帅马明屡诈言降，复假贸易分布逆党於济木萨、木垒河。景廉侦知，密檄孔才、金永清等一夕歼之。俄人挟蒙古、哈萨克入境求通商，景廉言地方未靖，不任保护，以兵卫之出。自是终景廉任，俄人不言通商事。

穆宗亲政，景廉以为政治在乎始基，上崇正学、开言路、慎牧令、简军实、重农桑、弭异端六事。移军古城，疏请以副都统吉尔洪额、领队大臣沙克都林札布任军事。陕回白彦虎纠西宁回万馀，将奔乌鲁木齐，贼势臬怛，破哈密回城，游骑越天山，扰巴里坤，两城告急。会妥得璘死，安集延酋帕夏合乌鲁木齐、古牧地等汉、回扑沙山子，遥应白彦虎。景廉急檄孔才严备济木萨各要隘，黑龙江营总依勒和布援沙山子，吉尔洪额等援哈密，而景廉坐镇古城，饮酒习射，若无事然。依勒和

布与游击徐学功率骑五百败贼沙枣园，擒斩无算。帕夏遁归吐鲁番，遂解沙山子之围。吉尔洪额等抵巴里坤，连战皆捷，遂度天山，败贼哈密泥基头。城中闻援军至，大呼突出，贼败，巴里坤肃清。是役也，论者谓新疆治乱一大关键也。白彦虎窜唐朝渠，将入玛纳斯，学功侦得贼口号，选精骑四百，伪为玛纳斯人，迎之龚家泷，握手慰劳，贼不之疑，益前进，前临大河。官军从后起，贼大惊，白彦虎引四十馀骑逸去，馀尽歼焉。学功者，乌鲁木齐农家子，沉勇多智略。军兴，集乡勇自卫。或离合於妥得璘、帕夏之间，为以贼攻贼之计。景廉招之来，推诚待之，遂原效死，至是果得其力。奏请破格录用，报可。

景廉以忧勤致疾，再乞解职，温旨慰留。十三年，授钦差大臣，督办新疆军务。於是景廉奏请通筹全局，命伊犁将军金顺取道古牧地，提督张曜由天山南取吐鲁番，领队大臣沙克都林札布、锡纶由沙山子取玛纳斯，三路齐举，使贼不相顾。奇台、古城为哈密、巴里坤屏蔽，命副都统额尔庆额、孝顺、福珠哩驻西湖，防贼逸入北路。乌鲁木齐之南俗呼搭板城者，实通吐鲁番要路，贼以重兵守之，宜潜师攻扰以搯其吭。并请饬陕甘总督左宗棠总司后路粮台。移甘肃民千户实奇台、古城屯田，购蒙古驼数千只，借拨部款六十万两。疏上，悉蒙嘉纳，而忌者尼之，未竟所施。改正白旗汉军都统。俄召回京，迁左都御史。

光绪二年，命入军机，兼总理各国大臣。授工部尚书，调户部。坐事降二级，仍留军机。补内阁学士，再迁兵部尚书。时言路尚激烈，或不平，景廉曰：“政府如射之有的，言者期其中耳，於我辈何憾？且诋政府者率无罪，未必非大臣之福也。”人服其量。新疆勘定，将军金顺上言景廉前劳，请奖励。景廉谓边帅推功枢臣，恐开迎合之渐，请勿许，时论与之。十年，

朱谕景廉循分供职，经济非所长，降二级调用。明年，补内阁学士。八月，卒於官，年六十二。子治麟，国子监司业，见孝友传。

额勒和布，字筱山，觉尔察氏，满洲镶蓝旗人。咸丰二年繙译进士，改庶吉士，用户部主事。累迁理藩院侍郎。同治三年，热河土默特贝勒旗老头滋事，额勒和布奉命查办得实，请将贝勒议处，其佐领、章京等降革有差，事遂定。由蒙古副都统调补满洲。旋授盛京户部侍郎，兼奉天府府尹。直隶总督刘长佑率师防剿热河及奉天马贼，额勒和布筹给军食。贼酋周荣纠党回窜，扰及昌图，所在告警。额勒和布遣将率马队迎击开原，而以步队扼其后，贼遂溃散。六年，请酌抽盐釐充练兵经费，增设海防同知驻营口，均议行。於赈务尤尽力捐募。署盛京将军，调察哈尔都统。新疆用兵，额勒和布经纪粮运，并调八旗官兵助剿，擢乌里雅苏台将军，屡卻悍贼。

光绪三年，因病乞休。六年，起镶白旗汉军都统，调蒙古。历热河都统、理藩院尚书、户部尚书、内务府大臣。十年，命直军机，协办大学士。奏请允开滇、越边界矿务，又奏光绪四年以前直省钱漕积欠者，请予蠲免。司业潘衍桐建言特开艺学科，以额勒和布持不可，寝其议。十一年，授体仁阁大学士，转武英殿。历充阅卷大臣等差。二十年，免直军机。二十二年，致仕。逾四年，卒於家，谥文恭。

额勒和布木讷寡言，时同列渐揽权纳贿，独廉洁自守，时颇称之。

许庚身，字星叔，浙江仁和人。咸丰初，由举人考取内阁中书。尝代同官夜直，一夕，票二百签，署名牒背。文宗阅本，心识之，以询侍郎许乃普，乃普为其诸父行也，遂命充军机章京。故事，大臣子弟不得入直，是命盖异数云。十年，车驾狩

木兰，召赴行在。是时肃顺方怙权势，数侵军机事，高坐直庐，有所撰拟，辄趣章京往属草。庚身以非制，不许，使者十数至，卒弗应。肃顺惭且懟，欲中以危法，未得间。穆宗缵业，特赐金以旌其风节，命随大臣入直。

同治元年，成进士，自请就本官，补侍读。累迁鸿胪寺少卿。母忧归，服竟，迁内阁侍读学士，入直如故。进春秋属辞，被嘉奖。补光禄寺卿。典试贵州，督江西学政，颇以天算、舆地诸学试士。光绪四年，授太常寺卿。擢礼部侍郎，调户部、刑部。十年，法越事起，充军机大臣，兼总理各国事务，晋头品服。时枢府孙毓汶最被眷遇，庚身以应对敏练，太后亦信仗之。十四年，晋兵部尚书。十九年，卒，谥恭慎。

庚身自郎曹至尚侍，直枢垣垂三十年，与兵事相终始，为最久云。

钱应溥，字子密，浙江嘉兴人。拔贡生，朝考一等，用七品小京官，分吏部，直军机。咸丰十年，粤寇连陷浙东西郡县，应溥父海宁州学训导泰吉，质行朴学，老儒也，时已罢官，州人留主讲书院。应溥闻警，亟请归奉亲，转徙经年，须发为白。

曾国藩治兵安庆，招入幕，工为文檄，敏捷如夙构。国藩屡欲特荐，皆力辞。同治三年，奏加五品卿衔。大军征捻，驻周家口。捻宵至，守卒仅千人，众骇惧，应溥镇静若无事然。於是国藩坚卧不起，捻卒不敢犯。晋四品卿衔，国藩深倚重之，其督两江，有大兴革，上奏辞皆嘱应溥具草。

光绪初，养亲事毕，乃入都，重直军机，擢员外郎。恭忠亲王、醇贤亲王相继秉政，皆嘉其谙练。每承旨缮诏，顷刻千言，曲当上意。累迁礼部侍郎。偕尚书昆冈按事河南，自巡抚裕宽以下降黜有差。朝鲜事起，廷议主战，应溥造膝敷陈，多人所不敢言。旋任军机大臣，再迁工部尚书。谢病归。二十八

年，卒，谥恭勤。子骏祥，翰林院侍读。

廖寿恆，字仲山，江苏嘉定人。同治二年进士，授编修。出督湖南学政。光绪二年，再擢侍讲。近畿旱灾，寿恆应诏陈言，以为：“吏治坏则民情郁，以其愁苦之气薄阴阳之和而灾稔生，应天以实不以文。原皇上审敬怠，明是非，覈功罪，信赏罚，勿徒视为具文。”语甚切至。寻以内务府开支失实，请严飭，以为浮滥者戒。再督河南学政，累迁内阁学士，仍留视学。坐疏察生员欠考，下部议处。

九年，法人侵据越南安定，寿恆疏言：“法以传教为事，今乃思辟商务，取径越南。越固我藩属，万无弃而不顾之理。臣愚以谓今日有必战之势，而后有可和之局。李鸿章威望最隆，北洋劲旅，非他人所能统御。宜飭鸿章仍回北洋大臣本任，坐镇天津，以卫畿辅，而飭署督张树声还督两广。树声忠勇宿将，必能相机进讨，以伸保护属国之义。两督臣各还本任，事属寻常，可不启外人之疑；而进战退守，能发能收。彼若悔祸，自可转圜。若必并吞越南，则是兵端自彼而开，不得谓为不修邻好。”

法越和议成，寿恆复上疏言：“风闻法使至天津，称越南既议款，因以分界撤兵事要约李鸿章，鸿章拒不允，拟即来都磋商译署。论者谓当虚与委蛇。不知法据越南，去我之属国；逐黑旗，撤我之藩篱；通红江，夺我滇江之大利。先机已失，不可不图挽回。为今之计，直宜以欺陵小弱之罪，布告列邦，折以公法，令改削所立条约。河内、安定，一律让还，然后缓议法越通商之约。现闻津海防务，已飭备严整，军容改观。臣谓仍当选派知兵大员，率兵轮驶赴越都，以观动静。又飞檄广西防军援助刘永福，增兵制械，迅拔河内，以扼敌冲。河内既下，北圻乃安。盖我不与法构兵，永福不能不为越守土，故迩

来阴助黑旗，屡战皆捷。法人不得已，乃托言保护。永福忿懣填胸，苟奉诏书，无不一以当百。如此，则滇、粤之边患稍纾，越、法之兵端可戢。”寿恆又以：“根本之计，责在宸躬。跬步不离正人，乃可薰陶德性。拟请皇太后、皇上，御前太监务取厚重朴实之人，其有年纪太轻、性情浮动者，屏勿使近。并请懿旨时加训饬，凡一切浅俗委琐之言，勿许达於宸听。庶几深宫居息，无往非崇德之端，或可补毓庆宫课程所不及。至於宫廷土木之工，内府传办之件，事属寻常，最易导引侈念。伏原皇太后崇俭黜奢，时以民生为念，俾皇上知稼穡之艰难，目染耳濡，圣功自懋。如是，则慈闈教育，更胜於典乐命夔。”疏入，上为之动容。

十年，行走总理衙门。迁兵部侍郎，调礼部、户部、吏部侍郎，屡典试事。偕都御史裕德查办四川盐务，劾罢盐茶道蔡逢年，遣戍。二十三年，迁左都御史，入军机。明年，调礼部尚书。太后训政，命出军机。以疾乞休。二十九年，卒。

荣庆，字华卿，鄂卓尔氏，蒙古正黄旗人。光绪九年，会试中式。十二年，成进士，以编修充镶蓝旗管学官。累迁至侍读学士、蒙古学士。迁转迟滞，荣庆当引见，或讽以乞假，谢曰：“穷达命也，欺君可乎？”居三年，擢鸿胪卿，转通政副使。简山东学政，丁母忧。二十七年，擢大理卿，署仓场侍郎。以剥船盗米，改由火车运，并仓廩，增经费，杜领米弊端，裁稽查仓务御史，皆如所请行。和议成，奉命会办善后事宜，兼政务处提调。二十八年，授刑部尚书。大学堂之创立也，命荣庆副张百熙为管学大臣。百熙一意更新，荣庆时以旧学调济之。寻充会试副考官、经济特科阅卷大臣。调礼部尚书，复调户部。拜军机大臣、政务大臣。

荣庆既入政地，尤汲汲於厉人才，厚风俗。尝疏陈：“国

家取才，满、汉并重。请飭下阁部，将所属满员严加考试，设馆课之：一、掌故之学，二、吏治之学，三、时务之学。尤以御制劝善要言、人臣儆心录、性理精义、上谕八旗诸书，为居官立身之大本。均令分门学习，劄记大纲，以覘其才识。”疏入，报闻。

三十一年，协办大学士。是冬，改学部尚书。明年，充修订官制大臣。寻罢军机，专理部务。德宗上宾，充恭办丧礼大臣。宣统元年，以疾乞休，温旨慰留。调礼部尚书。孝钦后奉安，充随入地宫大臣，恭点神牌，晋太子少保。三年，裁礼部，改为弼德院副院长。旋充顾问大臣、德宗实录馆总裁。国变后，避居天津。卒，年五十八，谥文恪。

荣庆持躬谨慎。故事，军机大臣无公费，率取给餽赈。荣庆始入直，深以为病，语同列合辞上请，乃得支养廉银二千，而御前诸臣亦援例增给有差。

那桐，字琴轩，叶赫那拉氏，内务府满洲镶黄旗人。光绪十一年举人，由户部主事历保四品京堂，授鸿胪寺卿，迁内阁学士。二十六年，兼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晋理藩院侍郎。

拳匪肇衅，各国联兵来犯，令赴丰台御之。外兵入京，误以东坝为匪窟，欲屠之，力解乃免。两宫西巡，命充留京办事大臣，随李鸿章议和。约成，专使日本谢罪，又派赴日观博览会。二十九年，擢户部尚书，调外务部，兼步军统领，管工巡局事，创警务，缮路政。平反王维勤冤狱，商民颂之。三十一年，晋大学士，仍充外务部会办大臣。历兼釐订官制、参预政务、变通旗制，署民政部尚书。

宣统元年，命为军机大臣。丁母忧，请终制，不许。出署直隶总督，请拨部款修凤河。寻还直。三年，改官制，授内阁协理大臣，旋辞，充弼德院顾问大臣。国变后，久卧病。卒，

年六十有九。

戴鸿慈，字少怀，广东南海人。光绪二年进士，改庶吉士，以编修督学山东。父忧归，服除，督学云南。后复充云南乡试正考官。二十年，大考一等，擢庶子。日韩启衅，我军屡挫。鸿慈连疏劾李鸿章调遣乖方，迁延贻误，始终倚任丁汝昌，请予严惩；并责令速解汝昌到部治罪，以肃军纪：均不报。和议成，鸿慈奏善后十二策：一，审敌情以固邦交；二，增陪都以资拱卫；三，设军屯以实边储；四，筑铁道以省漕运；五，开煤铁以收利权；六，税烟酒以佐度支；七，行抽练以简军实；八，广铸造以精器械；九，简使才以备折冲；十，重牧令以资治理；十一，召对群僚以励交修；十二，变通考试以求实用。迁侍讲学士。督学福建，再迁内阁学士。学政报满，假归省墓。擢刑部侍郎。

赴西安行在，上陈治本疏；又请建两都，分六镇，以总督兼经略大臣，得辟幕僚，巡抚以下咸受节制。是年冬，随扈还京，转户部侍郎。时各省教案滋多，鸿慈请设宣谕化导使，以学政兼充。编辑外交成案，颁发宣讲。又请就翰林院创立报局，各省遵设官报，议格不行。时设会议政务处，有奉旨交议事件，三品京堂以上与议。鸿慈请推行阁部、九卿、翰林、科道皆得各抒所见，属官则呈堂代递，可以收群策、励人才。下政务处采择。

三十一年，命五大臣出使各国考求政治，鸿慈与焉。将发，党人挟炸药登车狙击，从者或被创，人情惶惧。鸿慈从容诣宫门取进止，两宫慰谕，至泣下，遂行。历十五邦，凡八阅月，归国。与载泽、端方、尚其亨、李盛铎等裒辑列国政要百三十三卷、欧美政治要义十八章，会同进呈。并奏言：“各国治理大略，以为观其政体：美为合众，而专重民权；德本联邦，而

实为君主；奥、匈同盟，仍各用其制度；法、义同族，不免偏於集权；唯英人循秩序而不好激进，其宪法出於自然之发达，行之百年而无弊。反乎此者，有宪法不联合之国，如瑞典、挪威则分离矣；有宪法不完全之国，如土耳其、埃及则衰弱矣；有宪法不平允之国，如俄罗斯则扰乱无已时矣。种因既殊，结果亦异。故有虽革改而適以召乱者，此政体之不同也。覘其国力，陆军之强莫如德，海军之强莫如英，国民之富莫如美，此国力之不同也。窺其政略，则俄、法同盟，英、日同盟，德、奥、义同盟，既互相倚助以求国势之稳固；德、法摩洛哥之会议，英、俄东亚之协商，其對於中国者，德、美海军之扩张，美、法屯军之增额，又各审利害以为商业之竞争。盖列强对峙之中，无有一国孤立可以图存者，势使然也。况人民生殖日繁，智识日开，内力亦愈以澎涨。故各国政策，或因殖民而造西伯利亚之铁路，或因商务而开巴拿马之运河，或因国富而投资本於世界，均有深意存焉。此政略之不同也。验其民气，俄民志伟大而少秩序，其国失之无教；法民好美术而流晏逸，其国失之过奢；德民性倔强而尚武勇，其国失之太骄；美民喜自由而多放任，其国失之复杂；义民尚功利而近贪诈，其国失之困贫；惟英人富於自治自营之精神，有独立不羈之气象，人格之高，风俗之厚，为各国所不及。此民气之不同也。臣等观於各国之大势既如此，又参综比较，穷其得失之源，实不外君臣一心，上下相维，然后可收举国一致之益。否则，名实相悬，有可以断其无效者，约有三端：一曰，无开诚之心者国必危。西班牙苛待殖民，致有斐律宾、古巴之败。英鉴於美民反抗，而於澳洲、坎拿大两域予人民以自治之权，致有今日之强盛，开诚故也。俄灭波兰而用严法以禁其语言，今揭竿而起要求权利者，即波兰人也。又於兴学练兵，皆以专制为目的，今满洲之

役，不战先溃。莫斯科、圣彼得堡之暴动，即出於军人与学生也。防之愈密，而祸即伏於所防之中，患更发於所防之外，不开诚故也。二曰，无虑远之识者国必弱。俄以交通之不便，而用中央集权，故其地方之自治，日以不整。美以疆域之大，而用地方分权，故其中央与地方之机关，同时进步。治大国与治小国固不侔也。德以日尔曼法系趋於地方分权，虽为君主之国，而人民有参与政治之资格。法以罗马法系趋於中央集权，虽为民主之国，而政务操之官吏之手，人民反无自治之能力。两相比较，法弱於德，有由来矣。三曰，无同化之力者国必扰。美以共和政体，重视人民权利，虽人种复杂，而同化力甚强，故能上下相安於无事。土耳其一国之中，分十数种族，语言宗教各不相同，又无统一之机关，致有今日之衰弱。俄则种族尤杂，不下百数，语言亦分四十余种，其政府又多歧视之意见，致有今日之纷乱。奥、匈两国虽同戴一君主，而两族之容貌、习尚、语言、性情迥殊，故时起事端，将来恐不免分离之患。盖法制不一，畛域不化，显然标其名为两种族之国，未有能享和平、臻富强者矣。此考察各国所得之实在情形也。窃惟学问以相摩而益善，国势以相竞而益强。中国地处亚东，又为数千年文化之古国，不免挟尊己卑人之见，未尝取世界列国之变迁而比较之。甲午以前，南北洋海陆军制造各厂同时而兴，声势一振。例之各省，差占优胜矣。然未尝取列国之情状而比较之也。故比较对於内，则满盈自阻之心日长；比较对於外，则争存进取之志益坚。然则谋国者亦善用其比较而已。”

又奏：“臣等旷观世界大势，深察中国近情，非定国是，无以安大计。国是之要，约有六事：一曰举国臣民立於同等法制之下，以破除一切畛域；二曰国是采决於公论；三曰集中外之所长，以谋国家与人民之安全发达；四曰明官府之体制；五

曰定中央与地方之权限；六曰公布国用及诸政务。以上六事，拟请明降谕旨，宣示天下以定国是，约於十五年或二十年颁布宪法，召集国会，实行一切立宪制度。”又奏：“实行立宪，既请明定期限，则此十数年间，苟不先筹预备，转瞬届期，必至茫无所措。今欲廓清积弊，明定责成，必先从官制入手。拟请参酌中外，统筹大局，改定全国官制，为立宪之预备。”均奉俞旨采纳，遂定立宪之议。

先是鸿慈奉使在途，已擢礼部尚书；及还，充釐定官制大臣，转法部尚书。充经筵讲官、参预政务大臣。时法部初设，与大理院画分权责，往复争议，又改并部中职掌。於是京外各级审判次第设矣。又采英、美制创立京师模范监狱。三十四年，疾作，乞解职，温旨慰留。两宫升遐，力疾视事。

宣统元年，赏一等第三宝星，充报聘俄国专使大臣。礼成返国，奏言：“道经东三省，目击日、俄二国之经营殖民地不遗余力。非急筹抵制，无以固边圉；非振兴实业扩其自然之利，无以图富强。请速办垦殖、森林二端。俟财力稍裕，再筹兴学、路矿、兵屯各事，以资捍卫。”牘陈办法。得旨，下所司议行。是年八月，命入军机，晋协办大学士。二年，卒，加太子少保，谥文诚。

论曰：枢臣入对，序次有定，后列者非特询不得越言。晚近领以尊亲，势尤禁隔，旅进旅退而已。景廉多战绩，额勒和布有清操，庚身、应溥通达诸谳练，寿恆有责难之言，鸿慈负知新之誉，荣庆谨慎持躬，那桐和敏解事，皆庶几大臣之选者欤？

## 列传二百二十七

英桂 宗室载龄 恩承 宗室福锜 崇礼 裕德

英桂，字香岩，赫舍哩氏，满洲正蓝旗人。道光元年举人，以中书充军机章京，晋侍读。授山东青州知府，迁登莱青道。擢山西按察使，调山东，署布政使。咸丰三年，擢河南巡抚。粤匪扰湖北，英桂抵南阳筹防，匪踞安徽六安州，驰防汝宁。擒首张洛行窜踞雒河集，命英桂督三省军务，叠败贼於三河尖、颍上，捕获教匪陈太安、王庭贞。迁山西巡抚。同治元年，钦差胜保被逮，多隆阿代领其军，多所裁撤，部将宋景诗复叛。英桂奏言：“胜保旧部虽多乌合降众，久经战阵。多隆阿到营旬日，遣归七起，未免操之过急，穷无所归，乘机走险。应遵前谕，如能随同立功，仍准一体保奏，以安众心。”报闻。迁福州将军。

七年，署闽浙总督，奏言：“前督左宗棠议减兵者，为增饷也；议增饷者，为练兵也。应就地势情形，以定经久之制。浙省依山阻海，马步水陆额兵三万七千五十九名，而驻於杭、嘉、湖、宁、温、绍、台海滨七府者三万馀名，分驻湖、金、衢、严、处五府者七千馀名。海疆偏重，形势了然。加饷为人情所原，减兵又为人情所难。各属形势不同，参以变通，庶臻妥善。今拟分别减兵增饷，以本省应裁之饷，加本省应存之兵。至练兵拟照楚、湘兵制，整器械，精技艺，庶兵气可扬，水师战船，宽筹经费，期复旧模。”又言：“轮船之设，利於巨洋。驾驶之法，迥异长江。”并拟定外海砲艇章程十二条，上均嘉

纳。召为内大臣。

十一年，授兵部尚书，兼总管内务府大臣。调吏部，兼步军统领。光绪元年，协办大学士。三年，授体仁阁大学士。四年，以病乞休。五年，卒，赠太子太保，谥文勤。

宗室载龄，字鹤峰，隶镶蓝旗，诚隐郡王允祉五世孙。道光二十一年进士，改庶吉士，授检讨。迁洗马，累至内阁学士。以题定郡王载銓息肩图称门生违例，镌三级。除光禄寺卿。咸丰三年，擢都察院副都御史，授工部左侍郎。粤匪北窜，踞河间、阜城，命载龄督防固安，匪南窜，撤防。会川督裕瑞被劾，命载龄往勘。因疏陈山西、陕西、四川捐输款项侵蚀、滥销诸弊，请敕各督抚严查参办，并条上章程五则，议行。时黔匪逼近蜀境，诏载龄严饬地方劝谕乡团助声势。寻署陕西巡抚。调刑部侍郎，仍留陕。五年，疏言：“前抚臣王庆云请准遣戍新疆官犯捐输，改发内地。捐数无多，何裨国计？此端一开，行险徼幸之徒，将肆意妄为，绝无忌惮。所得小而所失大，请停止以儆官邪。”上韪之。

寻诏回京，授泰宁镇总兵，兼总管内务府大臣。以病乞休。病痊，署礼部侍郎，授刑部，调吏部。同治元年，擢都察院左都御史，迁兵部尚书。九年，丁父忧，袭辅国公。光绪三年，调吏部，协办大学士。明年，授体仁阁大学士。六年，因病屡疏乞休，允之。九年，卒，赠太子太保，谥文恪。

恩承，字露圃，叶赫那拉氏，满洲正白旗人。以笔帖式历礼部郎中。随僧格林沁剿贼，赏四品京堂。授侍读学士，仍留营充翼长。解山东滕县围，克沙沟营、临城驿，破贼曹州，又败之临朐县南。晋三品京堂，授太常寺卿。同治二年，擒首张洛行伏诛，赏黄马褂，擢内阁学士，授镶红旗蒙古副都统。以僧格林沁遇害，坐革职。旋以剿奉天马贼，复原官。授理藩院

侍郎。七年，擒匪张总愚北窜，恩承总统神机营马步兵往雄、霸扼防。擒平，还京。历调工部、礼部、刑部、吏部。

光绪元年，兼总管内务府大臣，擢都察院左都御史、正蓝旗汉军都统，迁礼部尚书。命与侍郎童华往四川查办总督丁宝楨等被劾案，覆奏宝楨交部议。恩承言：“从古言利之臣，咸以不加赋而财用足，为动人听闻之具。溯自军兴以来，川省釐捐两项，协拨饷需，以千百万计。苟非国家深仁厚泽，何以人乐输将？方今军务肃清，民气未复，乃川省设立官运局，所徵正款，已暗寓加釐；所收杂款，更巧为摊派。下与小民争利，而司、道两库悬欠百万有奇。正款反形支绌，似於国计民生两无裨益。”疏入，敕部覈覆。复命赴云南查办事件，以侍郎阎敬铭劾恩承入川时失察家人需索，部议革职留任。

回京，授步军统领。十年，迁刑部尚书，调吏部，协办大学士。明年，授体仁阁大学士。十三年，命赴广西、湖南、河南按事。十五年，转东阁。十八年，卒，谥文恪。

宗室福锜，字箴庭，隶镶蓝旗，理密亲王允弼六世孙。咸丰九年进士，授吏部主事，晋员外郎。光绪四年，授右庶子，迁侍读学士，擢太仆寺卿。六年，赏副都统，充西宁办事大臣。八年，召授兵部侍郎，历调刑部、户部。十年，擢工部尚书，兼步军统领。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，兼管内务府大臣。调户部，协办大学士。以部驳机器鼓铸，福锜议革职，改留任，旋复官。十五年，加太子太保，詹事府右庶子。崇文疏劾大学士张之万交纳外官，命福锜偕尚书潘祖蔭勘之，奏言：“之万住居湫隘，门无杂宾。枢臣接见外僚，藉以考覈人才。不得以因公谒见，谓为接纳营私。惟僧静洲以方外浮屠往来仕宦之家，易招物议，请驱逐回籍。”报可。十七年，授体仁阁大学士。二十年，皇太后万寿，赏双眼花翎。时京师盗风甚炽，福锜初

禁步军讯盗用严刑，盗益肆。至是奏请变通缉捕章程，允之。二十一年，疏请乞休。卒，谥文慎。

崇礼，字受之，姜氏，内务府汉军正白旗人。咸丰七年，以拜唐阿为清漪园苑丞。文宗巡幸，尝询以事，奏对称旨，嘉奖之。由员外郎历内务府卿，加内务府大臣。光绪元年，授山海关副都统，乞病归。五年，历迁内阁学士，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，补礼部右侍郎。坐事，议革职，改降三级。九年，授光禄寺卿。历理藩院侍郎，转兵部、户部。二十年，加太子少保，赏黄马褂。旋擢理藩院尚书。出为热河都统，再乞病。二十四年，授刑部尚书，兼步军统领。

崇礼勤於职事，太后念先帝识拔，颇推恩遇。及政变起，太后复训政，参预新政。杨锐等获罪，崇礼以案情重大，请钦派大学士、军机大臣会同审讯，始命军机会刑部、都察院严审。已，又传旨即行正法。二十六年，调户部，协办大学士。二十九年，授东阁大学士，转文渊阁。三十一年，以病乞罢。又二年，卒，谥文恪。

裕德，字寿田，喜塔腊氏，满洲正白旗人，湖北巡抚崇纶子。光绪二年进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编修。累迁侍读。八年，充咸安宫总裁，偕詹事府少詹事宝昌等疏请整顿咸安宫官学凡六事，下部议行。五转至内阁学士，督山东学政。十六年，擢工部侍郎，调刑部。二十年，授都察院左都御史，命偕侍郎廖寿恆赴四川按事。二十四年，迁理藩院尚书，调兵部。二十八年，赴哲里木盟查办事件，因条上领荒招垦事宜，如所议行。二十九年，协办大学士，授体仁阁大学士。三十年，充会试总裁。明年，改东阁。卒，谥文慎。

裕德持躬谦谨，礼贤下士，有一得之长，誉之不容口，时皆称之。

论曰：大学士满、汉并重，非有资望，不轻予大拜。内阁不兼军机者，不参机务，相业无闻焉。英桂诸人或起军功，或承世廕，或嫺文学，或优政事，虽未能显有名绩，而旧德老成，雍容台鼎，亦不愧宰相之器者欤！

## 列传二百二十八

潘祖廕 李文田 孙诒经 夏同善 张家骥  
张英麟 张仁黼 张亨嘉

潘祖廕，字伯寅，江苏吴县人，大学士世恩孙。咸丰二年一甲三名进士，授编修。迁侍读，入直南书房，充日讲起居注官。累迁侍读学士，除大理寺少卿。左宗棠被劾，召对簿，罪不测，祖廕上疏营救，且密荐其能，狱解，乃起独领一军。十一年，诏求直言，祖廕念车驾还都，首斥奸佞，纲纪一新，为上勤圣学、求人才、整军务、裕仓储四事。并请免赋以苏民困，汰釐以纾民力，严军律以拯民生，广中额以收民心。纚纚数千言，称旨。迁光禄寺卿。与修治平宝鉴，书成，被赏赉。先后纠弹官吏不职状，书凡数上，文若钦差胜保、直隶总督文煜、陕西巡抚英棨、布政使毛震寿、甘肃布政使恩麟、道员田在田诸人；武若提督孔广顺、总兵阎丕叙、副将张维义诸人。繇是直声震朝端。

同治三年，授左副都御史。坐会议何桂清罪未列衔，絀吏议。明年，恭亲王奕訢获谴，下群臣议。祖廕念重臣进退，关系安危，疏请持平用中，酌予转圜，祛世人惑。补工部侍郎。七年，调户部，充经筵讲官。坐失部印，褫职留任。典顺天乡试，再坐中式举人徐景春文理荒谬，镌二级。十三年，特旨赏编修，仍入直。录输饷功，释处分。

光绪改元，授大理寺卿，补礼部右侍郎。数迁工部尚书，加太子少保。五年，主事吴可读以死请为穆宗立嗣，祖廕被命

集议，与徐桐等请申不建储，彝训疏存毓庆宫。明年，偕惇亲王奕劻等办中俄交涉。约既成，筹善后，条列练兵、简器、开矿、备饷四事进。命入直军机，父忧归。服阕，起权兵部尚书，调补工部，兼管顺天府尹事。大婚礼成，晋太子太保。十六年，卒，赠太子太傅，谥文勤。宝坻士绅感其救灾勤劳，簫建专祠，报可。

祖廕嗜学，通经史，好收藏，储金石甚富。先后数掌文衡，典会试二、乡试三，所得多真士。时与翁同龢并称翁潘云。

李文田，字芍农，广东顺德人。咸丰九年一甲三名进士，授编修。入直南书房，充日讲起居注官。同治五年，大考，晋中允。九年，督江西学政。累迁侍读学士。秩满，其母年已七十有七矣，将乞终养，会闻朝廷议修园籞，遂入都覆命。既至，谒军机大臣宝鋆，告以东南事可危，李光昭奸猥无行，责其不能匡救。宝鋆曰：“居南斋亦可言，奚必责枢府？”文田曰：“正为是来耳！”疏上，不报。逾岁，上停止园工封事，略言：“巴夏礼等焚毁圆明园，其人尚存。昔既焚之而不惧，安能禁其后之不复为？常人家偶被盜劫，犹必固其门墙，慎其管钥，未闻有挥金以夸富於盜前者。今彗星见，天象譴告，而犹忍而出此，此必内府诸臣及左右儉人导皇上以朘削穷民之举。使朘削而果无他患，则唐至元、明将至今存，大清何以有天下乎？皇上亦思圆明园之所以兴乎？其时高宗西北拓地数千里，东西诸国警惮天威，府库充盈，物力丰盛，园工取之内帑而民不知，故皆乐园之成。今皆反是，圣明在上，此不待思而决者矣。”疏入，上为动容。俄乞假归。光绪八年，遭母忧。服竟，起故官，入直如故。数迁至礼部侍郎，充经筵讲官，领阁事。二十年，疏请起用恭亲王奕訢及前布政使游智开，依行。明年，卒，恤如制，谥文诚。

文田学识淹通，述作有体，尤谙究西北舆地。屡典试事，类能识拔绩学，士皆称之。

孙诒经，字子授，浙江钱塘人。咸丰十年进士，选庶吉士。闻杭州城陷，乞假归，奉亲辟居定海。参宁绍台道张景渠军，平浙东有功，还授检讨。以倭仁荐，入直南书房。同治四年，擢司业。上言：“弭灾在恤刑，治狱先平法。本律盗案不分首从，圣祖、世宗加以区别。自顷盗风充斥，概用重典，行十馀年，案不减少。则知弭盗之术，不在用法之严。请敕刑部改成例，复祖制。”议行。会上将侍太后幸惇亲王府，既，与夏同善谏罢。未几，复将诣恭亲王府祀神，诒经再上疏，言：“圣学方新，宸修宜懋。经帷屡旷，则神志难专；法驾时勤，则见闻易惑。一日行幸，一日已荒念典之功；今日行礼，异日或启游观之渐。”士论归之。遭父忧去，服除，仍原官，入直如故。十年，迁侍讲。五月朔，日食。诒经以天道感应，本诸人事，於是遇灾修省之请。十三年夏，彗星见，越数日，太白经天，人心惶骇。诒经复有广开言路及罢圆明园工程之请。迁侍读学士。德宗缵业，大考一等，擢詹事。召对，命直抒所见，连上澄吏治、慎海防机宜甚悉。

光绪六年，俄衅启，东西海陆边防亟。诒经言：“能战然后能和，兵力专顾海口，北塘覆辙可鉴。”请调劲旅守东路，并津、永举办民团。再迁刑部侍郎，明年，调户部。会左宗棠请修畿辅水利，乃疏荐张之洞、张佩纶资治理，并以山东河患，河员专治河堤，不讲修导，建议购泰西机船及时修濬。十一年，入直毓庆宫。山东河工领部银百万，诒经廉得书吏史恩涛苛索状，严责缴还，将惩治，章未上，而御史王赓荣等辄劾以轻纵。上令明白回奏，覆奏入，卒陷吏议，并罢直。有劝引退者，诒经曰：“吾被恩遇久，遑敢佚吾身邪？”於是专治部事，佐度

支凡十年。时议设银行，造铁路，虑利权外溢，断断持异议。

诒经持躬清正，思以儒术救时弊。不阿权要，为同列所忌，卒不得行其志。先后数司文柄，深恶末学骛骹积习，摈之惟恐不遑，所得多知名士。生平论学不分汉、宋，谓经学即理学。又曰：“学所以厉行也，博学而薄行，学奚足尚？”一时为学者所宗。十六年，卒，优诏赐恤，谥文恂。

夏同善，字子松，浙江仁和人。咸丰六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累迁右庶子，充日讲起居注官。十年，粤寇陷江南，诸军无所统，请属之曾国藩；又以北塘之役，僧格林沁军退顿通州，桂良再就议款，同善建言敌情叵测，宜专任僧格林沁备战守：敕并依行。父忧归，服阕，起故官。同治六年，迁少詹事。其时传言车驾将幸惇亲王府，召集梨园，同善闻之，与孙诒经合疏谏止。略言：“皇上冲龄，敬天未至南郊，游幸先临府第，未安者一。圣学端资养正，耳目玩好偶有所娱，恐疏而不密，未安者二。近顷军事未宁，游观之事传播四方，曷以慰臣民望？未安者三。英、俄人士杂处京畿，稍示以懈，何能帖伏？未安者四。夫孝以礼为归，礼以时为大，非时不举，古有明箴。乞罢止以彰圣德。”出督江苏学政，遭继母丧去职。起詹事。十年，迁兵部右侍郎。秋，患霖雨，奉其状以上，乞申虔祷，实行敦节俭、广赈济、开言路、清庶狱诸政，语至剴切。十三年，偕尚书广寿诣四川按事，奏请撤永川等兵差局、绵竹等伏马局。

光绪元年，命直毓庆宫授读，固辞不获，益屏家事勿问，退唯默坐观书，思所以为献纳地。先后累言盗案刑例宜复旧制，分首从；畿辅旱，请凿井灌田苏之；晋、豫饥，请移海防关税经费恤之。四年，复命视学江苏，陛辞日，力陈捐纳有碍民生，无裨国用，称旨。明年，被命巡视山东黄河，条上治下游三事：

曰濬海口，曰直河湾，曰通支河，请移机器局经费治之。其秋，阅缘江砲台，又历陈三不可恃，请合数省力助守江口，已筑者毋废，未筑者毋增，上然其言。尝割俸濬江阴城河，植松五万馀於君山，民德之。六年，卒，德宗闻之遽泣，其忠诚荷主知如此。遗疏入，赐恤如例，谥文敬。子庚复，主事；敦复，御史。

张家骧，字子腾，浙江鄞县人。同治元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督山东学政，调山西。遭父忧解职，服除，起故官。迁侍讲，入直南书房。光绪元年，转侍读，充日讲起居注官。五年，命直毓庆宫，迁侍讲学士。明年，刘铭传奉召入都，疏请筹造清江浦铁路，下李鸿章等议。家骧念典学方新，讲求上理，万一言利之臣随声附和，一言僨事，关系匪轻，乃力陈三弊阻止之。疏入，仍令鸿章覈覆，鸿章力主铭传策。然自是御史洪良品陈五害，侍讲张楷陈九不利，并随家骧而上谏书矣，事竟寢。数迁内阁学士，充经筵讲官。九年，授工部右侍郎，调吏部。

家骧纯谨好学，一谢时趋。莅官端慎。授帝读，朝夕纳诲，颇能尽心所职。十年，卒，上悼惜，赐祭葬如制，谥文庄。

张英麟，字振卿，山东历城人。同治四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十三年，命偕检讨王庆祺在弘德殿行走。英麟甫入直，即乞假归省。未几，穆宗崩，庆祺以有罪褫职。众皆称其志节。历典福建、云南乡试，累迁祭酒，充经筵讲官。光绪十七年，以詹事授奉天府丞，兼学政。奉省士民朴素，随轺所至，力加奖劝，学风兴起。晋内阁学士，简顺天学政，擢吏部侍郎。二十六年，通州试竣回京，两宫西狩，官吏迁避，英麟独守学政关防待交替。明年，召赴行在，应诏上疏，请力崇节俭。乘舆回銮，议变法，英麟言祖宗法制，可整饬不可遽更张。二十九

年，充会试副总裁，借闈河南，改试策论、经义。英麟严衡校，多取绩学。会改官制，英麟以侍郎迁副都统，汉员授旗官自此始。旋晋都统。三十四年，授都御史。时议行宪政，许士民上书，英麟必详审为代达。御史江春霖直劾亲贵，斥回原衙门，英麟率全台合疏留之。

宣统改元，摄政监国，复举轮讲之典。英麟撰资治通鉴讲章以进，皆发明精义，比附近情，冀以诚意相感动，章上，但循故事留览而已。三年，武昌变起，内阁改制，饬都察院及凡有言责者皆停奏事，英麟叹息以为奇变。逊位诏下，遂乞罢归。德宗永远奉安，犹奔赴崇陵谒送。重宴琼林，加太子太保。乙丑冬，卒，年八十有八。

张仁黼，字劭予，河南固始人。光绪二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入直上书房。出督湖北学政，以朱子小学、近思录训士。累迁洗马，充日讲起居注官，补侍讲。二十年，日本衅起，枢臣被劾。乃与李文田等请起用恭亲王奕訢，称旨。迁鸿胪寺卿，典试四川。除奉天府府丞，父忧，未之官。

二十六年，拳乱作，奉命在籍治团练。服阕，赴行在。时财匱，议加丁口税。仁黼谓：“今日国势极危，而人心未去者，良由世祖除明季三饷；圣祖诏丁口以五十年为率，嗣后滋生永不加赋；深仁厚泽，民不能忘。今议加丁税，违祖制，拂民情，必不可。”事遂寝。还京，擢顺天府府尹。再迁兵部侍郎，典试江西，历学部、法部。

三十三年，补大理院正卿，奏请敕部院大臣会订法律，略言：“法律主要在乎组织立法机关，而所以成之者有三，曰：定法律宗旨，辨法律性质，编法律成典。中国数千年来，礼陶乐淑，人人皆知尊君亲上。此乃国粹所在，必宜保存，用各国之法以补其不足。尤须造就法律人才，治法治人，相因为用，

然后可收实效。”又言：“立法之要，规模不可不闳，推行必宜有渐。否则未当於人心而贸然以试，诚恐外国属人主义势力日益扩张，而吾国属地主义处理愈形桎梏。有司奉行不善，反使外人得以藉口，为患甚大。”疏入，多议行。俄授吏部侍郎，充经筵讲官。三十四年，丁母忧。未几，卒。

仁黼内行修，不自标异。尝被命治河，卻例馈节省金，同官惧，谓将兴大狱。仁黼忽索取金，众始安，然颇怪其失操。已而河南巡抚上言绅士助学校金，不受奖叙，数与之同。朝士益服其清不绝物云。

张亨嘉，字燮钧，福建侯官人。光绪九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十四年，视学湖南，念儒官为士模范，不激浊扬清，曷以励风教？疏荐文行交修者数人，士习为一变。二十三年，入直南书房。越二年，除司业，频转太常寺少卿。一岁五迁，殊数也。

二十六年夏，亲贵大臣信拳民有神术能攘外，饰词入告，上疑之，命亨嘉察视。亨嘉知其不可恃，条上弭衅机宜甚悉，疏甫入而乱作。西狩还，独先赐用，徙大理寺卿。明年，出督浙江学政，颇采西国政教命题试士，多得通材。尚书张百熙、荣庆既为学务大臣，别置大学总监督，亨嘉遂被命任校事，仍不离内廷职。大学中更寇乱，肄业生不盈百，乃辟学舍，广集高材生。类别学科，礼聘儒宿及东西邦学人专门教授。书籍仪器，粲然具备。兼摄进士馆监督，进士习法政自此始。历光禄寺卿、左副都御史、兵部侍郎。逾岁，疏辞校职，转礼部侍郎，充经筵讲官。

亨嘉为人敦实，嗜古精鉴赏。事母孝，母黄氏，寿百岁，同列奏麻瑞。中兴后命妇享高耄者，与詹事袁葆恆祖母郭氏二人而已。上闻之叹异，加恩赐予。三十四年，遭丧去，终服，

仍入直。宣统二年，卒，赐祭葬，谥文厚。

论曰：同、光典学内直诸臣，每兼授读，体制较隆；而文学侍从，亦多选绩学，时备顾问，称荣幸焉。祖廕好贤勤事，文田学识淹雅，同以通博称。诒经重实学，同善崇圣德，家骥尽心诲纳，英麟早励风节，并无愧师儒。仁黼、亨嘉尤惓惓於明法修学，后先相望，其风采皆隐然可见焉。

## 列传二百二十九

徐树铭 薛允升 宗室延煦 子会章 汪鸣銮 长麟  
周家楣 周德润 胡燏棻 张蔭桓

徐树铭，字寿蘅，湖南长沙人。道光二十七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典四川乡试。咸丰二年，迁中允，简山东学政。累迁内阁学士，授兵部右侍郎。督学福建，按试兴、泉。適莆田、同安吕、黄二氏械斗，势汹汹，树铭喻以大义，手书劝谕文付二氏，躬祭斗死者而哀之，二氏愧悔；复为立型仁、讲让二塾，训其子弟，二氏愈益和。秩满，乞归养。同治五年，起署礼部左侍郎。明年，督学浙江，以荐举人才中列已罢编修俞樾，严旨付吏议，谪迁太常寺少卿。

光绪初，鸿胪寺卿，遭父忧，终丧，起授通政司副使。十年，晋太常寺卿。永定河决，诏树铭往勘，既至，奏罢河工酌用民力及折价交土章程，民德之。法越事急，念海道梗阻，乃疏请漕粮改归河运，敕直隶总督治南运全河。十二年，补左副都御史。时议废当十钱，复制钱，民心惶惑。树铭言於户部尚书阎敬铭，请发仓廩，俾民以当十钱购粟，崇平而钱不废，民乃安。十五年，授工部右侍郎。历充顺天、浙江乡试正副考官，会试总裁。二十年，中东构衅，树铭数上封事，皆不报。旋迁左都御史，充经筵讲官。疏请行蚕政，敕督抚令有司营办，以从违为举劾，上嘉纳，下其疏各省。二十五年，拜工部尚书。旋病卒，予优恤。

树铭幼颖异，问学於何桂珍、曾国藩、倭仁、唐鉴诸人。

生平无私蓄，惟嗜钟鼎书画，藏书数十万卷，虽耄犹勤学不倦云。

薛允升，字云阶，陕西长安人。咸丰六年进士，授刑部主事。累迁郎中，出知江西饶州府。光绪三年，授四川成绵龙茂道，调署建昌。明年，迁山西按察使。值大祲，治赈，综覈出入，民获甦。又明年，晋山东布政使，权漕运总督。淮上患剧盗久未获，允升诤得其巢，遣吏士往捕。岁除夕，盗方饮酒，未戒备，悉就执。六年，召为刑部侍郎，历礼、兵、工三部，而佐兵部为久。念国家养兵勇糜饷精，因条列练兵裁勇机宜，上嘉纳。十九年，授刑部尚书。

初，允升观政刑曹，以刑名关民命，穷年讨测律例，遇滞义笔诸册，久之有所得。或以律书求解，辄为开导，而其为用壹归廉平。凡所定讞，案法随科，人莫能增损一字。长官信仗之，有大狱辄以相嘱。其鞫囚如与家人语，务使隐情毕达，枉则为之平反。始以治王宏罄狱显名。盖民有堕水死者，团防局勇已不胜榜掠，承矣；允升覆讯，事白。厥后江宁民周五杀朱彪，遁；参将胡金传欲邀功，捕僧绍棕、曲学如论死。侍读学士陈宝琛纠弹之，上命允升往按，廉得实，承审官皆惩办如律。

二十二年，太监李荏材、张受山构众击杀捕者，严旨付部议。允升拟援光棍例治之，而总管太监李莲英为乞恩，太后以例有“伤人致死、按律问拟”一语，敕再议。允升言：“李荏材等一案，既非谋故斗杀，不得援此语为符合。且我朝家法严，宦寺倍治罪。此次从严惩治，不能仰体哀矜之意，已愧於心；倘复迁就定讞，并置初奉谕旨於不顾，则负疚益深。夫立法本以惩恶，而法外亦可施仁。皇上果欲肃清辇毂，裁仰阁宦，则仍依原奏办理。若以为过严，或诛首而宥从，自在皇上权衡至当，非臣等所敢定拟也。”疏上，仍敕部议罪。其时莲英遍嘱

要人求未减，允升不为动。复奏请处斩张受山，至李荃材伤人未死，量减为斩监候，从之。二十三年，其从子济关说通贿，御史张仲炘、给事中蒋式芬先后论劾，允升坐不远嫌，镌三级，贬授宗人府府丞。次年，谢病归。

二十六年，拳祸作，两宫幸西安。允升赴行在，复起用刑部侍郎，寻授尚书。以老辞，不允。二十七年，回銮，从驾至河南。病卒，恤如制。著有汉律辑存六卷、汉律决事比四卷、唐明律合编四十卷、服制备考四卷、读例存疑五十四卷。子浚，光绪六年进士，官礼部郎中。

宗室延煦，字树南，隶正蓝旗，直隶总督庆祺子。以任子官礼部主事。咸丰六年，成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十三年，车驾北狩，录城防功，擢四品京堂。明年，授赞善。累迁内阁学士，除盛京兵部侍郎。同治六年，调户部，数勘办展边垦地。十一年，移督仓场。与汉侍郎毕道远疏请漕粮起运本色济兵食，议行。光绪二年，出为热河都统，以围场旷莽，易丛奸宄，请增置营汛资守御。有土寇王致冈者，构众扰平泉、赤峰、建昌诸处，积为民患，官军莫能捕，至是遣守备松恩剿平之。寻移疾去。

九年，授左都御史。念会典事例自嘉庆间续修，中更六十馀年，典章制度，视昔弥剧。及今不修，恐文献无徵，难免舛漏。疏请敕廷臣集议开馆，限年修明宪典，得旨报可。十年，晋理藩院尚书，调礼部。万寿圣节，大学士左宗棠未随班叩祝，延煦上疏论劾。略谓：“左宗棠职居首列，鸿胪引班时，竟步出乾清门，不胜臆讬！国家优礼大臣，宗棠被恩尤重。纵捐顶踵，未报万一，乃躬履尊严之地，绝无诚敬之心。如曰遘疾，曷弗请假？而必故乱班联，害礼负恩，莫或斯等！”疏上，下宗棠吏议，以延煦语过当，诏革职留任。

会山东民埵决口，言者劾巡抚陈士杰误工状，命延煦偕祁世长往按，白其诬而言其失计。又以遵旨巡察海防，具图说以上，谓：“烟台、旅顺对峙，海面至此一束，两岸同心扼守要隘，津、沽得有锁钥。防守之法，应如何测浅深，审沙线，备船砲，设水师；募谙海战之人，必有制胜之策。”上韪其议，特宣示。还京，再移疾，不允。十二年，两宫祇谒东陵，诣孝贞显皇后陵寝，慈禧皇太后不欲行拜跪礼，延煦持不可，面诤数四。方是时，太后怒甚，礼部长官咸失色，延煦从容无少变。太后卒无以难，不得已跪拜如仪。延煦起家贵介，以文词受主知，而立朝大节侃侃无所挠，士论伟之。明年，卒。

子会章，光绪二年进士，历官理藩院侍郎。戊戌政变，汉京朝官罹法网者众。会章独奏论刑狱贵持其平，不当以满、汉分畛域，言人所不敢言，论者谓其伉直有父风。

汪鸣銮，字柳门，浙江钱塘人。少劬学。同治四年，成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迁司业，益覃研经学，谓：“圣道垂诸六经，经学非训诂不明，训诂非文字不著。”治经当从许书入手，尝疏请以许慎从祀文庙。历督陕甘、江西、山东、广东学政，典河南、江西、山东乡试，颀重实学，号得士。光绪三年，父忧归，服阕，起故官。历迁内阁学士，晋工部侍郎，兼筦户部三库。十六年，赴吉林按事，与尚书敬信俱。

二十年，主礼部试。时日韩衅起，朝议纷呶。诏行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充五城团防大臣。调吏部右侍郎，兼贰刑部。逾年，和议成，日人坚索台湾，鸣銮力陈不可，称上意。时上久亲政，数召见朝臣，鸣銮奏对尤切直。忌者达之太后，故抑扬其语，太后信之，上不自安。其冬，遂下诏曰：“朕侍奉皇太后，仰蒙慈训，大而军国机宜，小而起居服御，体恤朕躬，无微不至。乃有不学无术之徒，妄事揣摩，辄於召对时语气抑

扬，罔知轻重。如侍郎汪鸣銮、长麟，上年屡次召见，信口妄言，迹近离间。本欲即行治罪，因军务方棘，隐忍未发。今特晓谕诸臣，知所儆惕。汪鸣銮、长麟并革职，永不叙用。嗣后内外大小臣工有敢巧言尝试者，朕必治以重罪。”既罢归，主讲杭州诂经精舍、敷文书院。三十二年，卒。

长麟，满洲镶蓝旗人。光绪六年繙译进士，授编修。累至户部右侍郎。

周家楣，字小棠，江苏宜兴人。咸丰九年进士，选庶吉士。散馆，改礼部主事，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。其时教祸棘，四川总督骆秉章夙持正，外人以将军崇实易与，遇事辄就决之，数兴大狱，至杀平民二百人，勿之问。家楣上书执政，极言其害，请教案归总督裁决，卒如所言。各国相继换约，交涉益剧，枋事者多依违。家楣苦心经画，凡议觐礼、遣使臣、护侨民，皆委曲历久而后定。洎日本闢台湾，海防亟，乃为策先谋足以制日者。於是大学士文祥举立海军、造船舰、筑砲台、制枪械、采煤铁、招侨商，及用人、筹饷诸端，折衷众说，属草议上之。累迁郎中，擢五品京堂。

光绪改元，除太仆寺少卿，典四川乡试。越二载，迁顺天府府尹，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，遭忧去。服阕，署左副都御史，直总署如故。八年，再授顺天府府尹。时吏治日弛，家楣自初莅即奏增经费，劾污吏，练捕盗营，亲决狱讼，设通州、良乡官车局、近畿教养义塾、善堂、留养局，增贡院号舍，扩金台书院，制孔庙祭器、乐器。及再任，益有兴革，郡中一切皆治办。

九年，霪雨河溢，州邑籛菑，亟疏请帑，复募集银百馀万。会关东大熟，劝募杂粮，亦获数万石，恤饥困。明年春，大举工賑，濬京南凤河，京东北运河，武清、宝坻两减河、宛平庞

谷庄百二十村沟洫。通州、涿州、霸州、保定堤坝决口，分助直、鲁工赈皆钜万。金谓京畿救荒之政，为百年所未有云。

家楣方负时望，累兼署礼、户、兵三部侍郎，上意驥乡用。既而恭亲王奕訢罢政，朝局一变。法越事起，朝士激昂多主战。家楣以法疆盛，不可轻敌，乃自具疏，略谓：“法人肆扰海疆，台湾亟於战御，饷械阻绝。敌以兵船十数游弋海口，伺隙抵巇，各国且潜济之。台湾虽胜，与内地隔。越南得手，得一地留一师，亦恐分兵致弱。今调停之说，发之自彼，权之在我，不得不别具深谋，欲擒先纵。至中国实能自强，转无战之可言。此大局之枢纽也。”疏上，自知其言不协时，曰：“吾终不以附和误国。”给事中孔宪 劾张蔭桓泄漏机密，语连家楣及吴廷芬等，乃罢直总署，转通政使。十三年，卒。顺天士民感其遗惠，请建通州专祠，诏允之。

周德润，字生霖，广西临桂人。同治元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迁司业，历侍读学士，充日讲起居注官。光绪八年，除少詹事。星变陈言，上修理政刑六事。再迁内阁学士。十年，大学士左宗棠称疾请解职，德润力言：“宗棠不宜去位，请旨责其引退之非，示以致身之义。”称旨。当是时，言路发摅，德润先后劾巡抚李文敏、倪文蔚不职状，有直声。

法越构兵，倡救越议，数请力保藩封，速定战计，条列急务十端，可危者八，不可和者五，宜用兵者七。又以防务不可岁月计，复请亟筹强边积穀，以老敌师、操胜算。疏凡十馀上，上数召见，嘉其谳边情。命行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两次请敕廷臣集议。未几，和议起，法人勒退兵，益索偿费。议者欲与之，德润持不可，谓：“苟伤国体，即一介不可与。请定志毋退缩。”已，议叙事棘，德润独具疏，略言：“藩封可弃，犹谓非域中也。边界可分，犹谓非腹地也。商可通，兵可撤，犹

谓守约非背约也。五条外横生枝节，若犹迁就，其何能国？请严拒之。”并陈和战机宜甚悉。上以单衔入告，乖和衷谊，罢直总署。及明诏与法宣战，德润遵旨覆陈台、越战计，力驳德璀琳、盛宣怀所拟和约，条列救台复越六策，力主先战后和。复上安徽釐税、梧州关税积弊状，先后命大臣廉得实，设法整饬之，岁课赢数十万。

明年，和议将成，德润牒举八事进，曰：习勤苦；责疆吏；清内宄；募锐卒；杜中饱；会办北洋大臣宜分驻奉天海口，南北宜联一气；滇、粤宜筹善后；云南宜设机器局。上嘉纳焉。时法使浦理燮等赴越，朝命德润诣滇治界务。德润率道员叶廷眷等出关，勘都囊南丹古林箐，缘南溪河至河口保胜蛮耗。十二年，与法使狄隆等论界线，以缘边二千馀里，议分五段，执志乘与争，更正没入越地三十馀里，险要地四十里，复大赌咒河外苗塘子诸地数百里。逾岁还，除刑部侍郎，督顺天学政。十八年，卒，予优恤。

胡燏棻，字芸楣，安徽泗州人，本籍浙江萧山。同治十三年进士，选庶吉士。散馆，改知广西灵川县，未上，纳贖为道员，铨直隶。总督李鸿章俾筦北洋军需，补天津道。光绪十四年，鸿章将出阅海军，有巨猾凯为变，流言胥动。各国领事诘鸿章，鸿章以其事属燏棻，越三月捕治之，民乃定。海舟应徭自奉天运米豆输天津，充户长者，岁出金三万，往往破家。燏棻廉得状，上鸿章奏罢之。十六年，大水，民数万止城上。燏棻扩北仓、西沽粥厂徙居之。鸿章用其言，募集银三百数十万，复督塞南北运河诸溢流凡八十馀处，民犹及种麦。十七年，迁广西按察使，赐头品服。逾岁到官，多所平反。两权布政使，建逊业堂教士，下临桂知县督诸囚习艺。

二十年，入觐，会中东事起，命治精台。师挫，鸿章东渡

行成。诸军西入关，燊棻疏请资遣之。蒋希夷军几溃，燊棻单骑宣谕，卒解遣，无敢譁者。朝廷恫丧师，知募兵不足恃，命燊棻主练兵，成十营，顿小站，号定武军。小站练兵自此始。燊棻上疏言变法自强，条列十事：曰开铁路，自汉口至京为幹路，其分支南自光山、固始出六安，自应城、京山、安陆出荆门、当阳；西自怀庆出轵关迳蒲、解达关陇；东自开封、归德过宿、泗抵清江。曰造钞币、银币，毋使各国壅市利。曰制机器，国家用枪砲船械，令民厂自造，可塞漏卮。曰开矿产，筑路需煤铁，铸币需金银铜，制机器需五金，择良吏主其事。曰折南漕，官禄军糈并易以银，仍就津市米储通州，备缓急。曰减兵额，汰老弱，简精壮，化无用为有用。曰创邮政，取其贖佐度支，驿站、提塘皆可废。曰练陆军，将知学问，械求画一，兵取良家，厚将领月糈，严戒侵蚀。曰整海军，军置帅，总领缘海七省，隶中枢，不受疆吏节度。曰设学堂，农、商、工、矿、医有颀家，水师、陆军、女子、盲哑有教法，朝廷为定制，甄而用之。又言停武科，练旗兵，器械、营制、饷章并从西式。次第皆采用。是岁定议造铁路，自卢沟至津，命燊棻充督办。寻授顺天府府尹，疏请展京西支路，首卢沟讫门头沟，便煤运。

已，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，时董福祥军驻南苑，斫伤铁路西国工程师，各公使诉於朝，请罢董军。燊棻力争，始留驻近畿，然卒以此罢直总署。燊棻夙以谈洋务著称。次年，拳匪入京，指为通敌，欲杀之，逸而免。膺会办关内外铁路之命，路为联军占，岁馀始与英使订约接收，复归於我。迁刑部右侍郎，三十二年，转礼部，寻转邮传部。卒，恤如制。予天津建祠。

张廕桓，字樵野，广东南海人。性通悦。纳贖为知县，铨山东。巡抚阎敬铭、丁宝楨先后器异之，数荐至道员，光绪二年，权登莱青道。时英国请辟烟台租界，议倡马头捐以敛厚贖，

廕桓持不可。又义冢一区为人盗售，有司已钤契矣；复与力争，卒返其地。七年，授安徽徽宁池太广道。抉芜湖关痼弊，税骤进。会久霖雨，江流衍溢，州邑籥菑，出俸钱赈之。明年，迁按察使。徵还，赏三品京堂，命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。十年，除太常寺少卿。

廕桓精敏，号知外务。骤跻巍官，务揽权，为同列所忌。给事中孔宪 摭其致苏松太道邵友濂私函为泄朝旨，劾之，诏出总署。又以语连同官，并罢周家楣等，朝列益衔之。左迁直隶大顺广道。

十一年，命充出使美日秘三国大臣。逾岁赴美，舟抵金山，税司黑假索观国书，廕桓谓非关吏所得预，峻拒之。电话美外部，黑假蹴踏惭谢。至伊士顿，地近洛士丙冷，华民箠食相迎，初，华民之佣其地也，为美工燔杀，数至二百余人。前使郑藻如索偿所毁财产，久不得直，至是皆待命廕桓。廕桓既达美都，即与其外部辨论，凡偿墨西哥银十四万七千有奇。金山华民故好械斗，尝为文讽谕之。未几，美设苛例，欲禁遏华工。廕桓曰：“与其系命它族，毋宁靳勿与通也。”於是倡自禁华工议。继乃徇众请，不果行。其它乌卢公司槐花园、澳路非奴、姑力、阿路美、的钦巴新蕾诸案，亦多所斡旋。又与日廷争论小吕宋设官事，卒如所议。是岁，除太常寺卿，转通政司副使。十三年，奏设古巴学堂，并筹建金山学堂、医院。后三年还国，仍直总署。历迁户部左侍郎。

二十年，中日议和，命偕友濂为全权大臣，东渡，日人弗纳。次年，复命与日使林董赓议商约，廕桓力争优待利益、徵收税则二事，成通商行船二十九款，语具邦交志。二十三年，奉使贺英，上以其领度支熟知外情，命就彼国兼议加税，坚拒免釐。廕桓历英、美、法、德、俄而还，条具闻见，累疏以陈。

大旨谓宜屏外援，筹固圉，为箴膏起废策。二十四年，京师设矿务铁路总局，被命主其事。数言修内政以戢民志，治团练以裕兵力，敕并依行。

先是变法议起，主事康有为与往还甚密。有为获谴，遂褫廕桓职，谪戍新疆。越二年，拳乱作，用事者矫诏僇异己，廕桓论斩戍所。二十七年，复故官。

论曰：光绪朝部院大臣多负物望，其兼直总署者，时方重交涉，权比枢廷。树铭、允升通经明律，家楣、德润议约论战，燭菜熟时务，廕桓谙外交，皆各有建白，一时理乱，实隐系之。鸣銮以妄言罢斥，论者疑非其罪。延煦争谒陵拜跪，劾朝贺乱班，侃侃尤无愧礼臣云。

## 列传二百三十

孙家鼐 张百熙 唐景崇 于式枚 沈家本

孙家鼐，字燮臣，安徽寿州人。咸丰九年一甲一名进士，授修撰。历侍读，入直上书房。光绪四年，命在毓庆宫行走，与尚书翁同龢授上读。累迁内阁学士，擢工部侍郎。江西学政陈宝琛疏请以先儒黄宗羲、顾炎武从祀文庙，议者多以为未可，家鼐与潘祖蔭、翁同龢、孙诒经等再请，始议准。十六年，授都察院左都御史、工部尚书，兼顺天府尹。

二十年，中日事起，朝议主战，家鼐力言衅不可启。二十四年，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。命为管学大臣。时方议变法，废科举，兴学校，设报编书，皆特交核覆，家鼐一裁以正。尝疏谓：“国家广集卿士以资议政，听言固不厌求详，然执两用中，精择审处，尤赖圣知。”其所建议，类能持大体。及议废立，家鼐独持不可。旋以病乞罢。

二十六年，乘舆西狩，召赴行在，起礼部尚书。还京，拜体仁阁大学士。历转东阁、文渊阁，晋武英殿。充学务大臣，裁度规章，折衷中外，严定宗旨，一以敦行实学为主，学风为之一靖。议改官制，命与庆亲王奕劻、军机大臣瞿鸿禨几总司核定。御史赵启霖劾奕劻及其子贝子载振受贿纳优，命醇亲王载沣与家鼐往按，启霖坐污蔑亲贵褫职，而载振寻亦乞罢兼官。资政院立，命贝子溥伦及家鼐为总裁，一持正义不阿。时诏诸臣轮班进讲，家鼐撰尚书四子书讲义以进。三十四年二月，以乡举重逢，赏太子太傅。历蒙赐“寿”，颁赏御书及诸珍品，

赐紫纁，紫禁城内坐二人暖轮，恩遇优渥。宣统元年，再疏乞病，温诏慰留。寻卒，年八十有二，赠太傅，谥文正。

家勳简约敛退，生平无疾言遽色。虽贵，与诸生钧礼。闭门斋居，杂宾远迹，推避权势若怯。尝督湖北学政，典山西试，再典顺天试，总裁会试，屡充阅卷大臣，独无所私。拔一卷廨二甲，同列意不可，即屏退之，其让不喜竞类此。器量尤广，庚子，外人请惩祸首戮大臣，编修刘廷琛谓失国体，责宰辅不能争，家勳揖而引过。其后诏举御史。家勳独保廷琛，谓曩以大义见责，知忠鯁必不负国，世皆称之。

张百熙，字埜秋，长沙人。同治十三年进士，授编修。督山东学政，典试四川。命直南书房，再迁侍读。

光绪二十年，朝鲜衅起，朝议多主战。百熙疏劾李鸿章阳作战备，阴实主和，左宝贵、聂士成皆勇敢善战之将，以饷械不继，遂致败绩，咎在鸿章；又劾礼亲王世铎筦枢务，招权纳贿，战事起，一倚鸿章，貽误兵机：皆不报。时值太后万寿，承办典礼者犹竞尚华饰，百熙奏罢之。复偕侍讲学士陆宝忠等合弹枢臣朋比误国十大罪。未几，孙毓汶引疾归，恭亲王奕訢复入军机，而百熙亦出督广东学政。累迁内阁学士。二十四年，坐滥举康有为，革职留任。二十六年，授礼部侍郎，擢左都御史，充头等专使大臣。拳匪乱定，下诏求言，百熙抗疏陈大计，请改官制，理财政，变科举，建学堂，设报馆。明年，迁工部尚书，调刑部，充管学大臣。

京师之有大学堂也，始於中日战后。侍郎李端棻奏请立学，中旨报可，而枢府厌言新政，请缓行。迄戊戌，乃奉严旨，促拟学章，命孙家勳为管学大臣。及政变，惟大学以萌芽早得不废。许景澄继管学，坐论义和团被诛。两宫西幸，百熙诣行在，以人望被斯任，於是海内欣然望兴学矣。百熙奏加冀州知州吴

汝纶五品卿衔，总教大学。汝纶辞不应，百熙具衣冠拜之，汝纶请赴日本视察学务。大学教职员皆自聘，又薪金优厚，忌嫉者众，蜚语浸闻。汝纶返国，未至京，卒；而百熙所倚以办学者，门人沈兆祉亦受谗构。大学既负时谤，言官奏称本朝定制，部官大率满、汉相维，请更设满大臣主教事，乃增命荣庆为管学大臣。旋别设学务处，以张亨嘉为大学总监督，百熙权益分。始议分建七科大学，又选派诸生游学东西洋。荣庆意不谓可，而百熙持之坚，亲至站送诸生登车。各省之派官费生自此始。值张之洞入觐，命改定学章，及还镇，复命家鼐为管学大臣。凡三管学，百熙位第三矣。百熙拟建分科大学，以继於贻而止，惟创医学及译学馆、实业馆，遽谢学务。赏黄马褂、紫禁城骑马。后历礼部、户部、邮传部尚书，政务、学务、编纂官制诸大臣。卒，赠太子少保，谥文达。

唐景崇，字春卿，广西灌阳人。父懋功，举人，有学行。景崇，同治十年进士，授编修。由侍读四迁至内阁学士。光绪二十年，典试广东。明年，主会试。历兵部、礼部侍郎，权左都御史，出督浙江学政，母忧归。拳祸起，命督办广西团练。二十九年，以工部侍郎典试浙江，督江苏学政，三十一年，诏罢科岁试，学政专司考校学务。景崇条上十事。明年，罢学政，还京供职。疏陈立宪大要四事。

时两广疆臣建议广西省会移治南宁，京朝官皆持异议。景崇奏陈：“迁省之议，以越南逼近龙州，法人时蓄狡谋，桂林距离远，声气难通，不若改建南宁之便。臣谓不然，今我兵力尚不能经营邕州，扼北海水陆冲要，徒虚张声势，招外人疑忌何为？且迁徙缔造之费，桂林善后之费，练兵设防之费，皆非巨款不办。方今俄居西陲，英窥南徼，蒙、藏、川、滇势均岌岌，非独一法人之可畏。以大局论，决不能竭尽全力事广西之一

隅；以广西论，亦不能竭尽全力事南宁之一隅：明矣。故为今之计，诚能简重臣驻龙州，於对汛边地二千里，相度土宜，兴办树艺、屯垦、畜牧、开矿诸端，俟地利渐兴，人齿渐繁，再以兵法部勒。此上策也。至目前应变之方，莫如迅设龙州电线，移提督驻南宁，增募十营，暂停广西应解赔款，饬各省欠解广西协饷，分年摊解，用抵赔款。一转移间，饷足则兵强，可纾朝廷南顾之忧。若迁省之举，劳民费财，无益於治。”事得寝。

调吏部侍郎，充经筵讲官。景崇以绩学端品受主知，屡司文柄。迨科举罢，廷试游学毕业生，皆倚景崇校阅。宣统元年，戴鸿慈卒，遗疏荐景崇堪大用。二年，擢学部尚书。明年，诏设内阁，改学务大臣。是时学说纷歧，景崇力谋沟通新旧，慎择教科书。兼任弼德院顾问大臣。武昌变起，袁世凯总理内阁，仍命掌学务。引疾去。越三年，卒，谥文简。

景崇博览群书，通天文算术，尤喜治史。自为编修时，取新唐书为作注，大例有三：曰纠缪，曰补阙，曰疏解，甄采书逾数百种。家故贫，得秘籍精本，辄典质购之。殫精毕世，唯缺地理志内羈縻州及艺文志，馀均脱稿。

于式枚，字晦若，贺县人。博闻强记，善属文。光绪六年进士，以庶吉士，散馆用兵部主事。李鸿章疏调北洋差遣，历十馀年，奏牒多出其手。性不乐为外吏，又格於例不得保升京秩，久之不迁。二十二年，鸿章贺俄皇加冕，因历聘德、法、英、美诸国，式枚充随员。俄选授礼部主事，由员外郎授御史，迁给事中。赞辛丑和约，赏五品京堂。充政务处帮提调、大学堂总办、译学馆监督。三十一年，以鸿胪寺少卿督广东学政，改提学使，疏辞，命总理广西铁路。三十三年，擢邮传部侍郎。

当是时，政潮激烈，有诏预备立宪，举朝竞言西法，无敢持异议者。於是式枚奉命出使德国，充考察宪政大臣。濒行，

疏言：“宪政必以本国为根据，采取他国以辅益之，在求其实，不徒震其名。我朝道监百王，科条详备，行政皆守部章，风闻亦许言事，刑赏予夺，曾不自私。有大政事、大兴革，内则集廷臣之议，外或待疆吏之章。勤求民隐，博采公论，与立宪之制无不符合。上有教诫无约誓，下有遵守无要求。至日久官吏失职，或有奉行之不善，海国开通，又有事例之所无，自可因时损益，并非变法更张。惟人心趣向各异，告以尧、舜、周、孔之孔，则以为不足法；告以英、德、法、美之制度，而日本所模仿者，则心悦诚服，以为当行。考日本维新之初，即宣言立宪之意。后十四年，始发布开设国会之敕谕，二十年乃颁行宪法。盖预备详密迟慎如此。今横议者自谓国民，聚众者辄云团体，数年之中，内治外交，用人行政，皆有干预之想。动以立宪为词，纷驰电函，上廑宸虑。盖以立宪为新奇可喜，不知吾国所自有。其关于学术者，固贻讥荒陋，以立宪为即可施行，不审东洋之近事。关于政术者，尤有害治安。惟在朝廷本一定之指归，齐万众之心志，循序渐进。先设京师议院以定从违，举办地方自治以植根本，尤要在广兴教育，储备人才。凡与宪政相辅而行者，均当先事绸缪者也。臣前随李鸿章至柏林，略观大概。今承特简，谨当参合中、西同异，归极於皇朝典章，庶言皆有本而事属可行。是臣区区之至原。”

明年，调礼部侍郎。时新党要求实行立宪，召集国会日亟。式枚上言：“臣遍考东西历史，参校同异，大抵中法皆定自上而下奉行，西法则定自下而上遵守。惟日本宪法，则纂自日臣伊藤博文，虽西国之名词，仍东洋之性质。其采取则普鲁士为多，其本原则德君臣所定，名为钦定宪法。夫国所以立曰政，政所以行曰权，权所归即利所在。定於一则无非分之想，散於众则有竞进之心。行之而善，则为日本之维新；行之不善，则

为法国之革命。法国当屡世苛虐之后，民困已深，欲以立宪救亡，而適促其乱。日本当尊王倾慕之时，本由民力，故以立宪为报，而犹缓其期。中国名义最重，政治最宽，国体尊严，人情安习，既无法国之怨毒，又非日本之改造。皇上俯顺輿情，迭降谕旨，分定年期，自宜互相奋勉，静待推行。岂容欲速等於取偿，求治同於论价？至敢言监督朝廷，推倒政府，胥动浮言，几同乱党。欲图补救之策，惟在朝廷举错一秉至公，不稍予以指摘之端，自无从为煽惑之计。至东南各省疆吏，当慎择有风力、知大体者镇慑之。当十年预备之期，为大局安危所系。日皇所谓‘组织权限，为朕亲裁’，德相所谓‘法定於君，非民可解’。故必正名定分，然后措正施行。臣滥膺考察，断不敢附会时趋，贻误国家，得罪名教。”章下所司。寻调吏部侍郎。

上海政闻社法部主事陈景仁等电请定三年内开国会，罢式枚谢天下，严旨申饬，褫景仁职。式枚复奏言：“德皇接受国书，答言宪政纷繁，虑未必合中国用，选举法尤未易行。又昔英儒斯宾塞尔亦甚言宪法流弊，谓美国宪法本人民平等，行之久而治权握於政党，平民不胜其苦。盖欧人言宪法，其难其慎如此。今横议遍於国中，上则诋政府固权，下则骂国民失职，专以争竞相劝导。此正斯宾塞尔所云政党者流，与平民固无与也。伊藤博文论君臣相与，先道德而后科条。君民何独不然？果能诚信相接，则普与日本以钦定宪法行之至今；如其不然，则法兰西国民约宪法，何以革命者再三，改法者数十而犹未定？臣愚以为中国立宪，应以日本仿照普鲁士之例为权衡，以毕士麦由君主用人民意见制定，及伊藤博文先道德后科条之言为标准，则宪法大纲立矣。”章下所司。又以各省谘议局章程与普国地方议会制度不符，大旨谓：“改革未定之时，中央政权

唯恐少统一坚强之力，而国民识政体知法意者极少。骤以此庞大政权之地方议会，横亘政府与国民之间，纵使被选者不皆营私武断，而一国政权落於极少数人之手，劫持中外大臣，后患何可胜言？”因证以普制，逐条驳议。先后译奏普鲁士宪法全文、官制位号等级，暨两议院新旧选举法。式枚以三十三年冬行，宣统元年六月返国，以疾乞假。张之洞遗疏荐式枚堪大用。转吏部侍郎，改学部侍郎，总理礼学馆事、修订法律大臣、国史馆副总裁。国变后，侨居青岛。未几，卒，年六十三，谥文和。

式枚生而隐宫，精力绝人，夜倚枕坐如枯僧。内介而外和易。论事謇谔，颇有声公卿间云。

沈家本，字子惇，浙江归安人。少读书，好深湛之思，於周官多创获。初援例以郎中分刑部，博稽掌故，多所纂述。光绪九年，成进士，仍留部。补官后，充主稿，兼秋审处。自此遂专心法律之学，为尚书潘祖蔭所称赏。十九年，出知天津府，治尚宽大，奸民易之，聚众斗於市，即擒斩四人，无敢复犯者。调剧保定，甘军毁法国教堂，当路慑於外势，偿五万金，以道署旧址建新堂，侵及府署东偏。家本据府志力争得直。拳匪乱作，家本已擢通永道、山西按察使，未及行，两宫西幸。联军入保定，教士衔前隙，诬以助拳匪，卒无左验而解。因驰赴行在，授光禄寺卿，擢刑部侍郎。

自各国互市以来，内地许传教，而中外用律轻重悬殊，民教日龃。官畏事则务抑民，民不能堪，则激而一逞，往往焚戮成巨祸。家本以谓治今日之民，当令官吏普通法律。然中律不变而欲收回领事审判权，终不可得。会变法议起，袁世凯奏设修订法律馆，命家本偕伍廷芳总其事；别设法律学堂，毕业生近千人，一时称盛。补大理寺卿，旋改法部侍郎，充修订法律

大臣。宣统元年，兼资政院副总裁，仍日与馆员商订诸法草案，先后告成，未尝以事繁自解。其所著书，有读律校勘记、秋谏须知、刑案汇览、刺字集、律例偶笺、历代刑官考、历代刑法考、汉律摭遗、明大诰竣令考、明律目笺，他所著非刑律者又二十余种，都二百余卷。卒，年七十四。

论曰：自变法议兴，凡新政特设大臣领之。百熙管学务，家本修法律，并邀时誉。景崇之主教育，谋沟通新旧；式枚之论宪政，务因时损益。而大势所趋，已莫能挽救。家鼐儒厚廉谨，常以资望领新政，每参大计，独持正不阿。贤哉，不愧古大臣矣！

## 列传二百三十一

黄体芳 子绍箕 宗室宝廷 宗室盛昱 张佩纶 何如璋  
邓承修 徐致祥

黄体芳，字漱兰，浙江瑞安人。同治二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日探讨掌故，慨然有经世志。累迁侍读学士，频上书言时政得失。晋、豫饥，请筹急赈，整吏治，清庶狱，称旨。时议禁烧锅裕民食，户部覈驳，体芳谓烧锅领帖，部获岁银三万，因上董恂奸邪状，坐镌级。

光绪五年三月，惠陵礼成，主事吴可读为定大统以尸谏。诏言：“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，嗣后皇帝生有皇子，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。吴可读所奏，前旨即是此意。”於是下群臣议，体芳略言：“‘即是此意’一语，止有恪遵，更有何议？乃激烈者盛气力争，巽畏者喏嚅不吐，或忠或谨，皆人臣盛节，而惜其未明今日事势也。譬诸士民之家，长子次子各有孙，而自祖父母视之则无异。然袭爵职必归之长房者，嫡长与嫡次之别也。又如大宗无子，次宗止一嫡子，然小宗以嫡子继大宗，不闻有所吝者，以仍得兼承本宗故也。唯君与民微有不同。民间以嫡子继大宗，则大宗为主，本宗为兼。天潢以嫡子继帝系，则帝系为主，本宗可得而兼，亲不可得而兼。若人君以嫡子继长支，则固以继长支为主，而本宗亦不能不兼。盖人君无小宗，即称谓加以区别，亦於本宗恩义无伤。此两宫意在嗣子承统，慈爱穆宗，亦即所以慈爱皇上之说也。今非合两统为一统，以不定为豫定，就将来承继者以为承嗣，似亦无策以

处之矣。试思此时即不专为穆宗计，既正名为先帝嗣子，岂有仅封一王贝勒者乎？即不专为皇上计，古来天子之嗣子，岂有以不主神器之诸皇子当之者乎？即仅为穆宗计，皇上可如民间出继之子乎？即仅为皇上计，穆宗可如前明称为皇伯考乎？夫奉祖训，禀懿旨，体圣意，非僭。先帝今上皆无不宜，非悖。明其统而非其人，非擅。论统系，辨宗法，正足见国家亿万年无疆之庥，非干犯忌讳。此固无意气可逞，亦无功罪可言也。“疏入，诏存毓庆宫。自是劾尚书贺寿慈饰奏，俄使崇厚误国，洪钧译地图舛谬，美使崔国英赴赛会失体，皆人所难言，直声震中外。

七年，迁内阁学士，督江苏学政。明年，授兵部左侍郎。中法事起，建索还琉球、经画越南议。十一年，还京，劾李鸿章治兵无效，请敕曾纪泽遄归练师，忤旨，左迁通政使。两署左副都御史，奏言自强之本在内治，又历陈中外交涉得失，后卒如所言。十七年，乞休。二十五年，卒。子绍箕、绍第，并能承家学，而绍箕尤赡雅。

绍箕，字仲弢。光绪六年进士，以编修典试湖北。晋侍讲，擢庶子。京师立大学堂，充总办。究心东西邦学制，手订章条。迁侍读学士。历充编书局、译书局监督。出为湖北提学使。东渡日本，与其邦人士论孔教、辄心折。归，未几，卒。

宗室宝廷，字竹坡，隶满洲镶蓝旗，郑献亲王济尔哈朗八世孙。同治七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累迁侍读。光绪改元，疏请选师保以崇圣德，严宦寺以杜干预，覈实内务府以节糜费，训练神机营以备缓急，懿旨嘉纳。大考三等，降中允，寻授司业。是时朝廷方锐意求治，诏询吏治民生用行政，宝廷力抉其弊，谔谔数百言，至切直。晋、豫饥，应诏陈言，请罪己，并责臣工。条上救荒四事，曰：察釐税，开粮捐，购洋

米，增柴局。复以灾广赈剧，请行分贷法。畿辅旱，日色赤，市言讹駮，建议内严防范，外示镇定，以安人心。历迁侍讲学士，以六事进，曰：明黜陟，专责任，详考询，严程限，去欺蒙，慎赦宥，称旨。五年，转侍读学士。

初，德宗继统嗣文宗，懿旨谓将来生有皇子，即继穆宗为嗣。内阁侍读学士广安请颁铁券，被诃责。至是，穆宗奉安惠陵，主事吴可读坚请为其立后，以尸谏，下廷臣议。宝廷谓：“恭绎懿旨之意，盖言穆宗未有储贰，即以皇上所生之子为嗣，非言生皇子即时承继也，言嗣而统赅焉矣。引伸之，盖言将来即以皇上传统之皇子继穆宗为嗣也。因皇上甫承大统，故浑涵其词，留待亲政日自下明诏，此皇太后不忍歧视之慈心，欲以孝弟仁让之休归之皇上也。广安不能喻，故生争於前；吴可读不能喻，故死争於后。窃痛可读殉死之忠，而又惜其遗摺之言不尽意也。可读未喻懿旨言外之意，而其遗摺未达之意，皇太后早鉴及之，故曰‘前降旨时即是此意’也。而可读犹以忠佞不齐为虑，诚过虑也。宋太宗背杜太后，明景帝废太子见深，虽因佞臣妄进邪说，究由二君有自私之心。乃者两宫懿旨悬於上，孤臣遗疏存於下，传之九州，载之国史，皇上天生圣人，必能以皇太后之心为心。请将前后懿旨恭呈御览，明降谕旨，宣示中外，俾天下后世咸知我皇太后至慈，皇上至孝至弟至仁至让，且以见穆宗至圣至明，付托得人也。如是，则纲纪正，名分定，天理顺，人情安矣。因赴内阁集议，意微不合，谨以上闻。”

又奏：“廷臣谓穆宗继统之议，已赅於皇太后前降懿旨之中，将来神器所归，皇上自能斟酌尽善，固也。然懿旨意深词简，不及此引伸明晰，异日皇上生有皇子，将继穆宗为嗣乎，抑不即继乎？不即继似违懿旨，即继又嫌迹近建储。就令仅言

继嗣，不标继统之名，而臣民亦隐以储贰视之，是不建之建也。而此皇子贤也，固宗社福；如其不贤，将来仍传继统乎，抑舍而别传乎？别传之皇子，仍继穆宗为嗣乎，抑不继乎？即使仍继穆宗，是亦不废立之废立也，岂太平盛事乎？至此时即欲皇上斟酌尽善，不亦难乎？廷议之意，或以皇上亲政，皇子应尚未生，不难豫酌一尽善之规。然国君十五而生子，皇子诞育如在彻帘之前，又何以处之乎？与其留此两难之局以待皇上，何如及今斟酌尽善乎？且懿旨非皇上可改，此时不引伸明晰，将来皇上虽斟酌尽善，何敢自为变通乎？此未妥者一也。廷议又谓继统与建储，文义似殊，而事体则一，似也。然列圣垂训，原言嗣统之常，今则事属创局，可读意在存穆宗之统，与无故擅请建储者有间，文义之殊，不待言矣。今廷议不分别词意，漫谓我朝家法未能深知，则日前懿旨‘即是此意’之谓何，臣民不更滋疑乎？此未妥者又一也。”疏入，诏藏毓庆宫。其他，俄使来议约，朝鲜请通商，均有所献纳。

七年，授内阁学士，出典福建乡试。既蒞事，还朝，以在途纳妾自劾罢，筑室西山，往居之。是冬，皇太后万寿祝嘏，赏三品秩。十六年，卒。

子寿富，庶吉士。庚子，拳匪乱，殉难，自有传。

宗室盛昱，字伯熙，隶满洲镶白旗，肃武亲王豪格七世孙。祖敬徵，协办大学士。父恆恩，左副都御史。盛昱少慧，十岁时作诗用“特勤”字，据唐阙特勤碑证新唐书突厥“纯特勒”为“特勤”之误，繇是显名。光绪二年进士，既，授编修，益厉学，讨测经史、輿地及本朝掌故，皆能详其沿革。累迁右庶子，充日讲起居注官。

闽浙总督何璟、巡抚刘秉璋收降台匪黄金满，盛昱劾璟等长恶养奸，请下吏严议，发金满黑龙江、新疆安置。尚书彭玉

麟数辞官不受职，劾其自便身图，启功臣骄蹇之渐。浙江按察使陈宝箴陛见未行，追论官河南听狱不慎，罢免；张佩纶劾其留京干进，宝箴疏辩，盛昱言其哓哓失大臣体，请再下吏议。朝鲜之乱也，提督吴长庆奉北洋大臣张树声檄，率师入朝，执大院君李罡应以归，时诧为奇勋。盛昱言：“出自诱劫，不足言功，徒令属国寒心，友邦腾笑。宜严予处分，俾中外知非朝廷本意。”为讲官未半载，数言事，士论推为謇谔。

十年，迁祭酒。法越构衅，徐延旭、唐炯坐失地逮问，盛昱言：“逮问疆臣而不明降谕旨，二百年来无此政体。”并劾枢臣怠职。太后怒，罢恭亲王奕訢等，而诏醇亲王奕𪚮入枢府，盛昱复言：“醇亲王分地褻崇，不宜婴以政务。”其夏，命廷臣会议和战大局，盛昱主速战，力陈七利，谓：“再失事机，噬脐无及。”

盛昱为祭酒，与司业治麟究心教士之法，大治学舍，加膏火，定积分日程，愆游惰，奖朴学，士习为之一变。十四年，典试山东。明年，引疾归。盛昱家居有清誉，承学之士以得接言论风采为幸。二十五年，卒。

张佩纶，字幼樵，直隶丰润人。父印塘，官安徽按察使，卒於军。佩纶，成同治十年进士，以编修大考擢侍讲，充日讲起居注官。时外侮亟，累疏陈经国大政，请敕新疆、东三省、台湾严戒备，杜日、俄窥伺。晋、豫饥，畿辅旱，乃引祖宗成训，请上下交儆，条四目以进：曰诚祈，曰集议，曰恤民，曰省刑。恭亲王奕訢遭谗构，复请责王竭诚负重，上嘉纳之。通政使黄体芳继陈灾状，语稍激，絀吏议，佩纶力争，被宥。寻丁忧，服竟，起故官。时琉球已亡，法图越南亟，佩纶曰：“亡琉球则朝鲜可危，弃越南则缅甸必失。”因请建置南北海防，设水师四大镇；又荐道员徐延旭、唐炯知兵堪任边事，其招致

刘永福黑旗兵为己用。是时吴大澂、陈宝琛好论时政，与宝廷、邓承修辈号“清流党”，而佩纶尤以纠弹大臣著一时。如侍郎贺寿慈，尚书万青藜、董恂，皆被劾去。

光绪八年，云南报销案起，王文韶以枢臣掌户部，台谏争上其受赅状，上方意任隆密，乃援乾隆朝梁诗正还家侍父事，请令引嫌乞养，不报；又两疏劾之，遂罢文韶，而擢佩纶署左副都御史，晋侍讲学士。明年，法越构衅，佩纶章十数上，朝廷始遣兵征土寇、缀敌势，法人不便其所，佯议和，而阴使人攻陷南定。佩纶请乘法兵未集，敕粤督遣水越都，而枢臣狃和局，虑佩纶梗议，令往陕西按事。已而法果袭顺化，胁越与盟，越事益坏。使归，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。

十年，法人声内犯，佩纶谓越难未已，黑旗犹存，万无分兵东来理，请毋罢戍启戎心，上黻之。诏就李鸿章议，遂决战，令以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。佩纶至船厂，环十一艘自卫，各管带白非计，斥之。法舰集，战书至，众闻警，谒佩纶亟请备，仍叱出。比见法舰升火，始大怖，遣学生魏瀚往乞缓，未至而砲声作，所部五营溃，其三营歼焉。佩纶遁鼓山麓，乡人拒之，曰：“我会办大臣也！”拒如初。翼日，逃至彭田乡，犹饰词入告，朝旨发帑犒之，命兼船政。嗣闻马尾败，止夺卿衔，下吏议。闽人愤甚，於是编修潘炳年、给事中万培因等先后上其罪状。时已坐荐唐尚、徐延旭褫职，至是再论戍。

居边释还，鸿章再延入幕，以女妻之。甲什战事起，御史端良劾其干预公事，命遂回籍。庚子议和，鸿章荐其谙交涉，诏以编佐办和约。既成，擢四五品京堂，称疾不出。三十四年，卒。

何如璋，字子攉，籍广东大埔。同治七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以侍读出使日本。归，授少詹事，出督船政。承鸿章

旨，狃和议，敌至，犹严谕各舰毋妄动。及败，藉口押银出奔，所如勿纳，不得已，往就佩纶彭田乡。佩纶虑敌踪迹及之，给如璋出。士论谓闽事之坏，佩纶为罪魁，如璋次之。如璋亦遣戍。后卒於家。

邓承修，字铁香，广东归善人。举咸丰十一年乡试，入赀为郎，分刑部。转御史，遭忧归。光绪初，服阕，起故官。与张佩纶等主持清议，多弹击，号曰“铁汉”。先后疏论闹姓赌捐，大乖政体；关税侵蚀，婴害库帑；以考场积弊，陈七事纠正之；吏治积弊，陈八事肃澄之。又劾总督李瀚章失政，左副都御史崇勋无行，侍郎长叙等违制，学政吴宝恕、叶大焯，布政使方大湜、龚易图，盐运使周星誉诸不职状。会边警，纠弹举朝慢弛，请召还左宗棠柄国政。逾岁，彗星见，则又言宗棠莅事数月，未见设施，而因推及宝璿、王文韶之昏眊，请罢斥，回天意。是时文韶方乡用，权任转重，会云南报销案起，又严劾之，仍不允。久之，迁给事中。

时朝鲜乱平，琉球案未结，上言简知兵大臣驻烟台，厚集南北洋战舰番巡，留吴长庆军戍朝互犄角。越南乱作，法人袭顺化，复请诏百官廷议定国是，皆不报。十年，越事益坏，首劾徐延旭、唐炯失地丧师，赵沃、黄桂兰拥兵僭事，宜肃国宪。其夏，法人原媾和，承修联合台谏上书，极言和议难恃。旋与司业潘衍桐密上间敌五策，并劾李鸿章定和之疏，嫉刘永福敢战，言之愤绝。亡何，法果败盟，侵台湾鸡笼，枢臣议和战未决。於是承修再陈三策：“法所恃为援者西贡、东京。我若师分三路，亟攻越南，彼将自救不暇，策之上也。分兵为守，敌至则战，敌退不追，老师糜饷，利害共之，策之中也。若虑饷拙运阻，不敢言战，则其祸不胜言矣，是谓无策。”补鸿胪寺卿，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。自此陈说兵事，章凡十三上，多见

采纳。嗣以中允樊恭煦获谴，上疏营救，坐镌秩。明年，赴天津佐鸿章与法使巴特纳商和约，定新约十款。还，乞归省。

未出都，命赴广西与法使会勘中、越分界，至则单骑出关会法使浦理燮。浦理燮欲先勘原界，承修据约先欲改正界限，不相下，乃阳以文渊、保乐、海宁归我，而阴电其驻京使臣，诋承修违约争执，谓非先勘原界，势将罢议。朝廷不获已，许之。承修遂有三难二害之电奏，略言：“附界居民，不愿隶法，先勘原界，虑滋事变，难一。保乐牧马，游勇獷盛，道路梗阻，难二。原界碑折，十不存五，巉岗耸巘，瘴雨炎翳，人马不前，难三。且原界既勘，彼必颺去，新界奚论？駟驴、文渊俱不可得，关门失险，战守两难，害一。文渊既失，北无寸地，关内通商，势将迫胁，越既不存，粤将焉保？害二。”疏入，不省。

十二年，法人别遣狄隆、狄塞尔来会。適法官达鲁倪思海至者兰，为越人击杀。狄使惧，又耻而讳其事，坚请按图画界，朝旨报可。於是首议江平、黄竹、白龙尾各地割隶越。承修指图籍抗争，狄使不能屈，欲分白龙尾半之左归我而右归越。承修以其地为钦海外户，法得之则内徧防城，外断东兴、思勒，是无钦、廉也。议久之，暂与定约三条，犹未决，而狄使竟以兵力驱江平、黄竹居民内徙。朝廷虑启边衅，命先勘钦西至桂省全界，承修遂与订定清约，语详邦交志。十三年，具约本末以上，复官。十四年，谢病归，主讲丰湖书院，读书养母。十七年，卒於惠州。

徐致祥，字季和，江苏嘉定人。咸丰十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晋中允，典试山东。累迁内阁学士，督顺天学政。遭忧去，服阕，起故官。光绪十年，法越构兵，德瑾琳以和议进，朝旨未决。致祥上三策，谓：决战宜速，任将宜专，军势宜联。闽事棘，言何璟、张兆栋无幹济才，而荐杨岳斌、张佩纶堪重

任，颇嘉纳。时议筑铁路，致祥闻而恶之，痛陈八害，并请力辟邪说，亟修河工，上责其诞妄，镌三级。越二年，铁路议再起，又再阻止之。先后封事十数上，而惓惓於抑奄寺，治河工，为时论所美。历典福建、广东乡试。十八年，授大理寺卿，连劾枢臣礼亲王世铎、山西巡抚阿克达春，而纠弹张之洞尤不遗馀力。寻命视学浙江，有严名。

中日之役，我师败绩，上奕劻、李鸿章误国状，请逮叶志超、卫汝贵等真之法，而畀冯子材、刘永福以征讨名号，庶可振国威、作士气。会山东教案起，德使海靖勒罢李秉衡职。致祥曰：“昔岁罢刘秉璋，今兹罢李秉衡，是朝廷黜陟之大权操之敌人也。为请顾全国体，毋惧敌。”私念国是不振，乱未有已，乃援引圣祖笃信朱子垂为家法往事，请举行经筵以辅圣德，皆不报。秩满，还朝，迁兵部右侍郎。二十四年，上违豫，众情惊疑，复以辅导君德之说进。

是时国家多故，圣嗣尚虚，致祥为重国本计，略言：“昔宋真宗取宗室子养之宫中，逮仁宗既生，即遣归邸；厥后仁宗、高宗、理宗皆踵行之。有子而遣养子归邸者，真宗是也。无子而即以养子传授神器者，仁宗之於英宗，高宗之於孝宗，理宗之於度宗是也。今以宗社系托之重，臣民属望之切，深维至计，取则前朝，慎选近支宗室兄弟之子数人，择亲择贤，入侍禁中，止以为子，不以为储，恪遵家法，既可默察其贤否，徐以俟皇子之生。则皇上未有子而有子，皇太后未有孙而有孙，而穆宗付托之大业，亦继承有属矣。”乃未几，果有立溥俊为大阿哥事。二十五年，卒。

论曰：体芳、宝廷、佩纶与张之洞，时称翰林四谏，有大政事，必具疏论是非，与同时好言事者，又号“清流党”。然体芳、宝廷议承大统，惓惓忠爱，非佩纶等所能及也。承修以

搏击为能，致祥以诞妄受责，君子讥之。唯盛昱言不妄发，洁身早退，庶超然无负清誉欤？

## 列传二百三十二

吴可读 潘敦俨 朱一新 屠仁守 吴兆泰 何金寿 安维峻  
文悌 江春霖

吴可读，字柳堂，甘肃皋兰人。初以举人官伏羌训导。道光三十年，成进士，授刑部主事。晋员外郎，遭忧去，主讲兰山书院。会撒拉番蠢动，被命佐团练。服阙，起故官。迁吏部郎中，转御史。各国使臣请觐，议礼久未决，可读请免拜跪，时论黷之。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诬民为逆，击杀多人，虚饰胜状，为左宗棠所劾。可读继陈其罪有可斩者十，不可缓者五，寻逮问，谏上论斩，廷臣请改监候。可读愤甚，复疏争：“请斩成禄以谢甘民，再斩臣以谢成禄。”语过戆直，被诃责，镌三级。归，复掌教兰山。逾年，穆宗崩，德宗缙业，起吏部主事。

光绪五年，穆宗奉安惠陵，自请随赴襄礼。还次蓟州，宿废寺，自缢，未绝，仰药死，於怀中得遗疏，则请为穆宗立嗣也。其言曰：“罪臣闻治不讳乱，安不忘危。危乱而可讳忘，则进苦口於尧舜，为无疾呻吟，陈隐患於圣明，为不祥举动。罪臣前因言事获谴，蒙我先皇帝曲赐矜全，免臣以斩而死，以囚而死，以传讯触忌而死。犯三死而未死，不求生而再生，则今日罪臣未尽之馀年，皆我先皇帝数年前所赐也。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，以醇亲王之子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，入承大统为嗣皇帝，俟嗣皇帝生有皇子，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。我皇上仁孝性成，承我两宫皇太后授以宝位，将来千秋万岁时，必能以我两宫皇太后今日之心为心。而在廷之忠佞不齐，即众论之异同

不一。以宋初宰相赵普之贤，而犹首背杜太后；以明大学士王直之为旧臣，而犹以黄 请立景帝太子一疏不出我辈为愧。贤者如此，遑问不肖？旧人如此，奚责新进？名位已定者如此，况在未定。惟有仰求我两宫皇太后再降谕旨，将来大统，仍归大行皇帝嗣子，嗣皇帝虽百斯男，中外臣工均不得以异言进。如此，则犹是本朝子以传子之家法，而我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，即我两宫皇太后未有孙而有孙，异日绳绳揖揖相引於万代者，皆我两宫皇太后所自出而不可移易者也。彼时罪臣即欲有言，继思降调不得越职言事。今逢我大行皇帝奉安山陵，恐积久渐忘，则罪臣昔日所留以有待者，今则迫不及待矣。谨以我先皇帝所赐馀年，为我先皇帝上乞数行懿旨，惟望我两宫皇太后、我皇上怜其哀鸣，勿以为无疾呻吟、不祥举动，则罪臣虽死无憾。尤原我两宫皇太后、我皇上体圣祖、世宗之心，调剂宽猛，养忠厚和平之福，任用老成；毋争外国之所独争，为中华留不尽；毋创祖宗之所未创，为子孙留有馀。罪臣言毕於斯，命毕於斯，谨以大统所系上闻。”吏部奏诸朝，诏悯其忠，予优恤。下群臣议，遂定以继德宗之统为穆宗之子，无异论。

可读临歿遗书与其子之柩，谓出蓟州一步即非死所。之柩遂成其遗志，葬蓟州。都人即所居城南旧宅祠祀之。

有潘敦俨者，字清畏，籍江宁，总督铎子。以任子官工部郎中，迁御史。默念穆宗嗣统未有定义，孝哲毅皇后又仰药殉，遂疏请表扬穆后潜德，更谥号，并解醇亲王奕世职任，诏严斥夺职。归隐於酒，阅二十馀年，卒。

朱一新，字蓉生，浙江义乌人。乡举对策语触时忌，主司李文田特拔之。入贵为内阁中书。光绪二年，成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法越事起，数上书主战，又尝画海防策，语至切要。典湖北乡试，称得士。十一年，转御史，连上封事，言论

侃侃，不避贵戚。

内侍李莲英渐著声势。逾岁，醇亲王奕劻阅海军，莲英从，一新忧之。而適值山东患河，燕、晋、蜀、闽患水，遂以遇灾修省为言，略曰：“我朝家法，严驭宦寺。世祖宫中立铁牌，更亿万年，昭为法守。圣母垂帘，安得海假采办出京，立真重典。皇上登极，张得喜等情罪尤重，谪配为奴。是以纲纪肃然，罔敢恣肆。乃今夏巡阅海军之役，太监李莲英随至天津，道路譁传，士庶駭愕，意深宫或别有不得已苦衷，匪外廷所能喻。然宗藩至戚，阅军大典，而令刑馀之辈乎其间，其将何以诘戎兵崇体制？况作法於凉，其弊犹贪。唐之监军，岂其本意，积渐者然也。圣朝法制修明，万无虑此。而涓涓弗塞，流弊难言，杜渐防微，亦宜垂意。从古阉宦，巧於逢迎而昧於大义，引援党类，播弄语言，使宫闈之内，疑贰渐生，而彼得售其小忠小信之为，以阴窃夫作福作威之柄。我皇太后、皇上明目达聪，岂有跬步之地而或敢售其欺？顾事每忽於细微，情易溺於近习，侍御仆从，罔非正人，辨之宜早辨也。”疏上，太后怒，诘责疏言“苦衷”何指？一新曰：“臣所谓‘不得已苦衷’者，意以亲藩远涉，内侍随行，藉以示体恤、昭慎重也。顾在朝廷为曲体，在臣庶则为创见。风闻北洋大臣以座船迎醇亲王，王弗受，而太监随乘之，至駭人观听。一不谨慎，流弊遂已至斯，臣所为不能已於言也。”诏切责，降主事。乞终养归。

张之洞督粤，建广雅书院，延为主讲。一新博极群书，洞知两汉及宋、明诸儒家法，务通经以致用。诸生有聪颖尚新奇者，必导而返诸笃实正大，语具所箴无邪堂答问中。卒，年四十有九。

屠仁守，字梅君，湖北孝感人。同治十三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光绪中，转御史。时政出多门，仁守因天变请修

政治，条上六事，曰：杜谗卸，开壅蔽，慎动作，抑近习，轸民瘼，重国计，而归本於大公至正、敬天勤民，疏上不省。又以海军报效，杂进无次，侥幸日多。仁守痛陈五弊：资叙不计，弊一；名器冒滥，弊二；劝惩倒置，弊三；求益得损，财计转亏，弊四；駟佞朋侵，莫可究诘，弊五。五弊既滋，乃生三患：患病民，患妨贤，患隳纪纲法度。“特以自海军衙门达之，奉懿旨行之，毋或敢贸然入告，遂使谤腾衢路，而朝廷不闻，患伏隐微，而朝廷不知，群小得志，宠赂滋张。若不停止，即承平无事，犹或召乱，况时局孔艰乎？”疏入，诏从之，权贵益侧目。

十五年，太后归政，仁守虑佥人谗构两宫，易生嫌隙，疏请依高宗训政往事：“凡部院题本、寻常奏事，如常例；外省密摺、廷臣封奏，仍书皇太后、皇上圣鉴，俟慈览后施行。”并请太后居慈宁宫，节游观。诏严责，革职永不叙用。既归，主讲山西令德堂。二十六年，两宫西狩，起用五品京堂，授光禄寺少卿。寻卒。

吴兆泰，字星阶，籍麻城。与仁守友善，互相厉以道义。光绪二年进士，阅十年，以编修考授御史。时国防废弛，海军尤不振，朝廷乃移其费修颐和园。兆泰上疏力争，略谓：“畿辅奇灾，嗷鸿遍野，僵仆载涂，此正朝廷减膳彻乐之时，非土木兴作之日。乞罢园工，以慰民望，以光继列祖列宗俭德。”太后怒，罢其官。归里后，历主龙泉、经心书院讲席，充学务公所议长。宣统二年，卒。

其先有何金寿者，字铁生，籍江夏。同治元年一甲二名进士，授编修。出督河南学政，还充日讲起居注官。光绪二年，晋饥，上储粮平糶策。越二年，畿辅旱，金寿曰：“此枢臣可尽弹也！”乃援汉代天灾策免三公为言，请罢枢臣、回天意。

越日，命下，恭亲王奕訢等五人并褫职留任，直声震一时。五年，复沥陈时弊，斥言中外臣工皆瞻徇，侃侃不挠。上以所奏为祛积习，特宣示。忤当轴意，出知江苏扬州府。未出都，会崇厚与俄定约，敕下廷臣议。金寿引西国上下议院例，请资众论，折强敌。逾岁到官，录筑堤功，赐三品服。八年秋，祷雨中暍，病卒，贫不能归葬。总督左宗棠等上其事於朝，谓有古循吏风云。

安维峻，字晓峰，甘肃秦安人。初以拔贡朝考，用七品小京官。光绪六年，成进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十九年，转御史。未一年，先后上六十馀疏。日韩衅起，时上虽亲政，遇事必请太后意旨，和战不能独决，及战屡败，世皆归咎李鸿章主款。于是维峻上言：“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，固不欲战，有言战者，动遭呵斥。淮军将领望风希旨，未见贼先退避，偶见贼即惊溃。我不能激励将士，决计一战，乃俯首听命于贼。然则此举非议和也，直纳款耳，不但误国，而且卖国。中外臣民，无不切齿痛恨。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，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，臣未敢深信。何者？皇太后既归政，若仍遇事牵制，将何以上对祖宗，下对天下臣民？至李莲英是何人斯，敢干政事乎？如果属实，律以祖宗法制，岂复可容？唯是朝廷受李鸿章囑喝，不及详审，而枢臣中或系私党，甘心左袒，或恐决裂，姑事调停。李鸿章事事挟制朝廷，抗违谕旨。唯冀皇上赫然震怒，明正其罪，布告天下，如是而将士有不奋兴、贼人有不破灭者，即请斩臣以正妄言之罪。”疏入，上谕：“军国要事，仰承懿训遵行，天下共谅。乃安维峻封奏，托诸传闻，竟有‘皇太后遇事牵制’之语，妄言无忌，恐开离间之端。”命革职发军台。维峻以言获罪，直声震中外，人多荣之。访问者萃于门，钱送者塞于道，或赠以言，或资以赈，车马饮食，众皆为

供应。抵戍所，都统以下皆敬以客礼，聘主讲抡才书院。二十五年，释还，遂归里。三十四年，起授内阁侍读，充京师大学总教习。宣统三年，复辞归。越十有五年，卒。

维峻崇朴实，尚践履，不喜为博辨，尤严义利之分。归后退隐柏崖，杜门著书，隐然以名教纲常为己任。每谈及世变，辄忧形於色，卒抑郁以终。著有四书讲义、诗文集。

文悌，字仲恭，瓜尔佳氏，满洲正黄旗人。以笔帖式历户部郎中，出为河南知府，改御史。光绪二十四年，变法诏下，礼部主事王照应诏上言，尚书许应 癸不为代奏。御史宋伯鲁、杨深秀联名劾以守旧迂谬，阻挠新政，谕应驛明白回奏，覆奏称珍惜名器，物色通才，并辞连工部主事康有为，请罢斥驱逐。奏上，以抑格言路，首违诏旨，礼部尚书、侍郎皆革职，赏照四品京堂。

文悌以言官为人指使，党庇报复，紊乱台谏，遂上疏言：“康有为向不相识，忽踵门求谒，送以所著书籍，阅其著作，以变法为宗。而尤堪骇诧者，托辞孔子改制，谓孔子作春秋西狩获麟为受命之符，以春秋变周为孔子当一代王者。明似推崇孔子，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。乃知康有为之学术，正如汉书严助所谓以春秋为苏秦纵横者耳。及聆其谈治术，则专主西学，以师法日本为良策。如近来时务、知新等报所论，尊侠力，伸民权，兴党会，改制度，甚则欲去拜跪之礼仪，废满、汉之文字，平君臣之尊卑，改男女之外内。直似只须中国一变而为外洋政教风俗，即可立致富强，而不知其势小则群起斗争，立可召乱；大则各便私利，卖国何难？曾以此言戒劝康有为，乃不思省改，且更私聚数百人，在鞦韆之下，立为保国会，日执途人而号之曰：‘中国必亡，必亡！’以致士夫惶骇，庶众摇惑。设使四民解体，大盗生心，藉此以集聚匪徒，招诱党羽，因而

犯上作乱，未知康有为又何以善其后？曾令其将忠君爱国合为一事，勿徒欲保中国而置我大清於度外，康有为亦似悔之。又曾手书御史名单一纸，欲臣倡首鼓动众人伏阙痛哭，力请变法。当告以言官结党为国朝大禁，此事万不可为。以康有为一人在京城任意妄为，遍结言官，把持国事，已足骇人听闻；而宋伯鲁、杨深秀身为台谏，公然联名庇党，诬参朝廷大臣，此风何可长也！伏思国家变法，原为整顿国事，非欲败坏国事。譬如屋宇年久失修，自应招工依法改造，若任三五喜事之徒曳之倾倒，而曰非此不能从速，恐梁栋毁折，且将伤人。康有为之变法，何以异是？此所以不敢已於言也。”疏上，斥回原衙门行走。

太后复训政，赏文悌知府，旋授河南知府。二十六年，两宫西狩，文悌迎驾，擢贵西道。乞病归，卒。

江春霖，字杏村，福建莆田人。光绪二十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检讨。二十九年，转御史，首论都御史陆宝忠干烟禁，不宜为台长，劾亲贵及枢臣疆臣，章凡数十上。德宗季叶，袁世凯出督畿辅，入赞枢廷，权势倾一时。春霖独论列十二事，谓：“洪范有言：‘臣之有作威作福，其害於尔家，凶於尔国。’左氏传云：‘受君之禄，是以聚党，有党而争命，罪孰大焉？’今世凯所为，其心即使无他，其迹要难共谅。历考史册所载权臣，大者貽忧君国，小者祸及身家。窥窃神器之徒，姑置勿论，即功在社稷，如霍光、李德裕、张居正，亦以权宠太盛，倾覆相寻。今不独为国家计，宜加裁抑，即欲使世凯子孙长守富贵，亦不可无善处之法。”嗣是纠弹世凯及庆亲王奕劻父子，连上八疏，皆不报，然朝贵颇严惮之。

宣统改元，醇亲王载沣既摄政，其弟载洵、载涛分长军谘、海军，颇用事。春霖谓：“古者郑宠共叔，失教旋讥，汉骄厉

王，不容终病，载在史册，为万世戒。二王性成英敏，休戚相关，料不至蹈覆辙，而慎终於始，要宜杜渐防微。”又谓：“景皇帝以神器付之皇上，冲龄践阼，军国重事，监国摄政王主之。治同其乐，乱同其忧，国之不保，家於何寄？”篇末又言：“监国岁未及周，物议沸腾，至於此极。臣不禁为祖宗三百年国祚效贾生痛哭流涕长太息矣！”明年，又劾江西巡抚冯汝骥谩欺状，效宋臣包拯七上弹章，未复言：“是非不明，请将前后章奏明诏宣示，敕部平议。”语至戆直，被诃责。复劾奕劻老奸窃位，多引匪人；非特简忠良，不足以赞大猷、挽危局。词连尚书徐世昌，侍郎杨士琦、沈云沛，总督陈夔龙、张人骏，巡抚宝棻、恩寿等十数人。朝旨再责之，令回原衙门行走。春霖遂称疾归。越八年，卒。

论曰：有清列帝，家法最严，迨至季世，创制垂帘，於是阉寺渐肆，而亲贵权要亦声势日著，虽有直言敢谏之士，无补危亡，亦尽其心焉而已。可读尸谏，幸鉴孤忠。一新、仁守、维峻先后直言，皆以语侵太后获罪。文悌言攻结党，实启党争，而春霖连劾权贵，言尤痛切，当国者终於不悟。又有太监寇连才，上书泣谏，请太后归政，废颐和园，且言：“不为祖宗天下计，独不自为计？”终以违制被刑以死。建言又何得以阉官少之？类无可归，故附见於此。

## 列传二百三十三

郭嵩焘 弟昆焘 崇厚 曾纪泽 薛福成 黎庶昌 马建忠  
李凤苞 洪钧 刘瑞芬 徐寿朋 杨儒

郭嵩焘，字筠仙，湖南湘阴人。道光二十七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遭忧归。会粤寇犯长沙，曾国藩奉诏治军，嵩焘力赞之出。赣事亟，江忠源乞师国藩，国藩遣之往，从忠源守章门。是时寇艘集饶、瑞，分泊长江，因献编练水师议，忠源韪之，令具疏请敕湖南北、四川制战舰百馀艘。嗣以赣被围久，船非可剋期造，乃先造巨筏，列砲其上，与陆师夹击，寇引去。厥后用以塞湖口者即此筏也。湘军名大显。论功，授编修。还朝，入直上书房。咸丰九年，英人犯津沽，僧格林沁撤北塘备，嵩焘力争之，议不合，辞去。

同治改元，起授苏松粮储道，迁两淮盐运使。库储竭，诸军仰餉淮鹺者数十万，嵩焘躬自掣验，配置各营。提督李世忠拥重兵行私鹺，亡谁何，益遣入捕治之，运政乃鬯。明年，署广东巡抚。寇偪阳山，亟使张运兰击卻之。诏安陷，饶平、大埔警，与总督瑞麟遣将防边，追入诏安城，杀数千人，军稍振。是时金陵克，罢釐捐议起，嵩焘陈说利害凡千馀言，事遂寝。伪森王侯玉山避匿香港，恃英为护符，官吏莫能捕。嵩焘援公法与争，执以归，论斩。而瑞麟遽张其功，以率兵往捕闻，嵩焘力止之，不可。英人大恚，数移牒诘责。

初，毛鸿宾督粤，事皆决於幕僚徐灏。瑞麟继至，灏益横。嵩焘衔之，上疏论军情数误，劾逐灏，并自请罢斥。事下左宗

棠，宗棠言其迹近负气，被诃责。左、郭本姻家。宗棠先厄於官文，罪不测，嵩焘为求解肃顺，并言於同列潘祖蔭，白无他，始获免，至是宗棠竟不为疏辨。嵩焘念事皆繇督抚同城所误，逾岁解职，遂上疏极论其弊，不报。

光绪元年，授福建按察使，未上，命直总署。擢兵部侍郎、出使英国大臣，兼使法。英人马加理入滇边遇害，嵩焘疏劾岑毓英，意在朝廷自罢其职，藉箝外人口也。而一时士论大譁，谓嵩焘媚外。嵩焘言既不用，英使威妥玛出都，邦交几裂。嵩焘又欲以身任之，上言：“交涉之方，不外理、势。势者人与我共，可者与，不可者拒。理者所以自处。势足而理直，固不可违；势不足而别无可恃，尤恃理以折。”因条列四事以进。而郎中刘锡鸿者，方谋随嵩焘出使，虑疏上触忌，遏之，比嵩焘觉，始补上，而事已无及。既莅英，锡鸿为副使，益事事齟齬之，嵩焘不能堪，乞病归，主讲城南书院。

未几，而俄事棘。崇厚以辱国论死，群臣多主战，徵调骚然。嵩焘於是条上六事：曰收还伊犁，归甘督覈议；曰遣使议还伊犁，当赴伊会办；曰直截议驳，暂听俄人驻师；曰驻英、法公使不宜遣使俄；曰议定崇厚罪名，当稍准万国公法；曰廷臣主战，止一隅见，当斟酌情理之平。上嘉其见确。已而召曾纪泽使俄，卒改约。

嵩焘虽家居，然颇关心君国。朝鲜乱作，法越衅开，皆有所论列。逮马江败，恭亲王奕訢等去位，言路持政府益亟，嵩焘独忧之。尝言：“宋以来士夫好名，致误人家国事。托攘外美名，图不次峻擢；泊事任属，变故兴，迁就仓皇，周章失措。生心害政，莫斯为甚！”是疏传於外，时议咸斥之。及庚子祸作，其言始大验，而嵩焘已於十七年卒矣。著有礼记质疑四十九卷，大学中庸质疑三卷，订正家礼六卷，周易释例四卷，毛

诗约义二卷，绥边徵实二十四卷，诗文集若干卷。

其弟昆焘，字意城。以举人参张亮基戎幕，与宗棠俱。李开方扰湖北，自怀庆折而南，武昌夜半得报，亟调师会鹅公颈。骤遇寇，寇出不意，大扰乱，遂斩开方，歼其军。报至，亮基始知之，昆焘恆以是自喜。骆秉章抚湘，昆焘从国籓东征，宗棠援浙，军资并倚之。由国子监助教历加四品卿。后刘昆讨黔苗，昆焘久引疾归，力起赞军事。苗将平，又辞去。光绪八年，卒。

崇厚，字地山，完颜氏，内务府镶黄旗人，河督麟庆子。道光二十九年举人。选知阶州，历迁长芦盐运使。咸丰十年，署盐政，疏请停领馀引，代销滞引，依永平低价。会僧格林沁治畿辅水田，又劝垦葛沽、盐水沽沃卤地四千二百馀亩。明年，充三口通商大臣。又明年，迁大理寺卿，仍留津与英、法重修租界条约。同治改元，以兵部侍郎参直隶军事，寻署总督。时葡萄牙遣使入京乞换约，崇厚牒请总署摺勿受。法使哥士耆缓颊，治莅津，朝命崇厚承其事。次年，谕遏冀州窜匪，坐失机，被责。已而丹使踵葡例，拒如初。复命为全权大臣，订约五十五条，通商章程九款。自是而荷、而日、而比、而意、而奥，皆遣使求取，并为延款，语具邦交志。复建议设北洋机器局城南分局，城堞砲台与郡城遥相峙。五年，贷款垦海河北岸，首邢家沽讷卧河村，中泄为渠，辟稻田可五百顷，手订试垦章程，於是两岸为沃野。九年，津郡民、教失和，被议。事宁，朝廷遣使修好，命充出使法国大臣，是为专使一国之始，然事毕即返。历署户部、吏部侍郎。

光绪二年，署奉天将军，疏请择地设官，置宽甸、怀仁、通化三县，增边关兵备道，升昌图为府，改八家镇为县，徙经历驻康家屯，改梨树城为 ，徙照磨驻八面城；其通判、知县

并加理事同知衔，兼治蒙民，议行。先后疏论吉林积弊，请办马贼，惩聚博，清积讼，覈荒地，除金匪。又以私垦围场者众，为恳宽其既往，已垦者量丈升科，未垦者择地安插，仍留隙地以讲武，称旨。

四年，俄界回寇扰边，与其外部格尔斯合力禁止。其秋，授出使俄国大臣，加内大臣衔，晋左都御史。明年，赴俄。初，左宗棠进兵伊犁，乘俄土战争，要俄人退去库尔札，俄人多所挟求。至是，崇厚抵利伐第亚谒俄皇达使命，贸然与订和约：一，自嘉峪关迳西安、汉中达汉口，俄有通商权；一，自松花江至伯都讷，贸易自由；一，自蒙古及天山南北输入商品，不课税金；一，自西伯利亚至张家口，归俄敷设铁道；一，自陕甘至汉口，既榷常税，其杂税概免；一，嘉峪关、科布多、哈密、吐鲁番、乌鲁木齐、库车置领事官；一，凡俄国臣民旅华，许携銃器；一，伊犁城及旁近地，凡俄所有土地及建筑物，不在还付例。约成，朝野譁然，於是修撰王仁堪、洗马张之洞等交章论劾。上大怒，下崇厚狱，定斩监候，以徇俄人请，贷死，仍羈禁。更遣曾纪泽往俄更约，争回伊犁南路七百馀里，嘉峪关诸地缓置官。

十年，崇厚输银三十万济军，释归。遇太后五旬万寿，随班祝嘏，朝旨依原官降二级，赏给职衔。十九年，卒，年六十有七。

曾纪泽，字劼刚，大学士国藩子。少负俊才。以廕补户部员外郎。父忧服除，袭侯爵。光绪四年，充出使英法大臣，补太常寺少卿，转大理寺。六年，使俄大臣崇厚获罪去，以纪泽兼之。

先是俄乘我内乱，据伊犁，及回部平，乃举以还我，议定界、通商。崇厚不请旨，遽署押，所定约多失权利，因诏纪泽

兼使俄，议改前约。俄以崇厚罹大辟，怫甚。纪泽虑碍交涉，请贷崇厚死，上许之，论监禁。纪泽乃疏言：“伊犁一役，办法有三：曰战，守，和。言战者，谓左宗棠等席全胜之势，不难一战。臣窃谓伊犁地形岩险，俄为强敌，非西陲比。兵戎一启，后患滋长。东三省与俄毗连，根本重地，防不胜防。或欲游说欧邦，使相牵制，是特战国之陈言耳。各邦虽外和内忌，而协以谋我则同，孰肯出而相助？言守者，则谓伊犁边境，若多糜巨帑以获之，是鹜荒远、溃腹心也，不如弃而勿收。不知开国以来，经营西域者至矣。圣祖、世宗不惮勤天下力以征讨之，至乾隆二十二年，伊犁底定，腹地始得安枕。今若弃之，如新疆何？说者谓姑纾吾力以俟后图。不知左宗棠等军，将召之使还乎？则经界未明，缓急何以应变？抑任其逍遥境上，则难于转饷，锐气坐销。是今日之事，战、守皆不足恃，仍不外言和。和亦有办法三：曰分界，通商，偿款其小者也。即通商亦较分界为轻。何以言之？西国定约之例，有常守不渝者，亦有随时修改者。不渝者，分界是也。此益则彼损。是以定约之时，其难其慎。修改者，通商是也。若干年修改一次。条文之不善，商务之受损，正赖此修改之年可以换约，固非彼族所得专也。俄约经崇厚议定，俄君署押，今欲全数更换，势所不能。臣愚以为分界既属常守之局，必当坚持力争。若通商各条，惟当去其太甚，其馀从权应允，俟诸异日之修改，庶和局可终保全。不然，事机决裂，必须声罪致讨，此战之说也。庙堂胜算，固非使臣所敢议也。不然，暂置伊犁勿论，此守之说也。是边界不可稍让，而全境转可尽捐，臣亦未敢以为是也。再不然，姑先为驳议，俟不得已时酌量允之，此和之说也。是乃市井售物尝试之术，非所以敦信义、驭远人也。盖准驳贵有一定之计，勿致后日迫於事势，复有后允之条。今臣至俄都，但言两国和

好，自应遣使通诚。至辩论公事，传达语言，系使臣职分，俟接奉本国文牒，再行商议。如此立言，庶不至见拒邻邦，貽国羞辱。臣弩下，唯有懍遵圣训，不激不随，冀收得尺得寸之功，稍维大局。”

及至俄，日与俄外部及驻华公使布策等反复辩论，凡数十万言，十阅月而议始定。崇厚原约，仅得伊犁之半，岩险属俄如故。纪泽争回南境之乌宗岛山、帖克斯川要隘，然后伊犁拱宸诸城足以自守，且得与喀什噶尔、阿克苏诸城通行无阻。其他分界及通商条文，亦多所釐正焉。七年，迁宗人府府丞、左副都御史。秩满，留任三载。

法越构衅，纪泽与法抗辩不稍屈，疏陈备御六策。十年，晋兵部侍郎。与英人议定洋药税釐，岁增银六百馀万。明年，还朝，转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。调户部，兼署刑部、吏部各侍郎。十六年，卒，加太子少保，谥惠敏。子广銮，左副都御史；广铨，兵部员外郎。

薛福成，字叔耘，江苏无锡人。以副贡生参曾国藩戎幕，积劳至直隶州知州。光绪初元，下诏求言，福成上治平六策，又密议海防十事。时总税务司赫德喜言事，总署议授为总海防司，福成上书力争，乃止。八年，朝鲜乱，张树声代李鸿章督畿辅，闻变，将牒总署奏请发兵。福成虑缓则蹈琉球覆辙，请速发军舰东渡援之。乱定，以功迁道员。

十年，授宁绍台道。法兰西败盟，构兵越南，诏缘海戒严。宁波故浙东要衢也，方是时，提督欧阳利见顿金鸡山，杨岐珍顿招宝山，总兵钱玉兴分守要隘。诸将故等夷，不相统摄。巡抚刘秉璋檄福成综营务，调护诸将，筑长墙，钉丛 椿，造电线，清间谍，绝乡导与窥伺。其南洋援台三舰为法人追袭，驶入镇海口，复令其合力守御。谋甫定而寇氛逼矣，再至，再卻

之，卒不得逞而去。十四年，除湖南按察使。

明年，改三品京堂，出使英法义比四国大臣，历光禄、太常、大理寺卿，留使如故。未几，坎巨提来乞师。坎故羈縻回部，自英灭克什米尔，遂为所属。近且筑路贯其境，坎拒之，战弗胜，乃求援，朝旨使福成诘其故。福成晤英外部沙力斯伯里，诶知其防俄心切，遂与订定会立坎酋，以释嫌怨。因具选立本末以上，并陈英、俄互争帕米尔状，请趣俄分界，冀英隐助。已而被命集议滇缅界线、商务。先是曾纪泽使英，谋将南掌、拈人诸土司尽为我属，议未决而归。至是福成继之，始变前规，稍拓边界，订定条约二十款，语具邦交志。

福成任使事数年，恆惓惓於保商，疏请除旧禁，广招徠。其争设南洋各岛领事官，尤持正义，英人终亦从之。又以英、法教案牵涉既广，条列治本治标机宜甚悉。其将归也，复撮举见闻上疏以陈，大旨谓宜厉人才，整戎备，濬利源，重使职，为弃短集长之策。二十二年，归，至上海病卒，优诏赐恤。卒后半载，而中英订附款，致将福成收回各地割弃泰半，论者惜之。

福成好为古文辞，演迤平易，曲尽事理，尤长於论事纪载。著有庸菴文编、笔记，海外文编，出使英法义比日记，浙东筹防录。

黎庶昌，字莼斋，贵州遵义人。少嗜读，从郑珍游，讲求经世学。同治初元，星变，应诏上书论时政，条举利病甚悉，上嘉之。以廩贡生授知县，交曾国藩差序。国藩素重郑氏，接庶昌延入幕，历署吴江、青浦诸邑；两筦榷关，税骤进。光绪二年，郭嵩焘出使英国，调充参赞。历比、瑞、葡、奥诸邦，著书以撮所闻见，成西洋杂志。晋道员。

七年，命充出使日本大臣。值议琉球案及华商杂居事，其

外部井上馨持甚坚，庶昌翻复辩论，卒如所议。明年，日本将袭朝鲜，庶昌电请速出援师为先发制人计。师至，日舰知有备，还，言归於好。中国古籍，经戎烬后多散佚，日藩族弃藏富，庶昌择其足翼经史者，刊古逸丛书二十六种。中法易约，条列七事进。寻遭忧归，服阕，仍故官。

十七年，除川东道。川俗故闇僿。既莅事，设学堂，倡实业，建病院，整武恤商，百废具举。中东事起，庶昌曰：“日本蓄谋久矣，朝鲜犹其外府也。战固难胜，让亦启侮。”乃倡布告列邦议，以维持属国，愿东渡排难，当事者弗纳。及战事殷，财拙，庶昌首输万金，请按职列等差，亦不报。二十一年，诏陞见。驻渝法领事闻其将去，留办教案，代者多方困之。遭疾，遂去官。未几，卒。川东民建祠瀋郡祀之。

马建忠，字眉叔，江苏丹徒人。少好学，通经史。愤外患日深，乃专究西学，派赴西洋各国使馆学习洋务。历上书言借款、造路、创设海军、通商、开矿、兴学、储材，北洋大臣李鸿章颇称赏之，所议多采行。累保道员。光绪七年，鸿章遣建忠赴南洋与英人议鸦片专售事。建忠以鸦片流毒，中外腾谤，当寓禁於徵，不可专重税收。时英人持正议者，亦以强开烟禁责其政府，引以为耻。闻建忠言，虽未能遽许，皆称其公。

八年，朝鲜始与美国议约，鸿章奏派建忠往莅盟。约成，英、法先后遣使至，建忠介之，皆如美例成约。日本驻朝公使屡诮结约事，建忠秘不使预闻，日人滋不悦。建忠归而朝鲜乱作，庶昌以闻。时鸿章以忧去，张树声权北洋大臣，令建忠偕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兵舰东渡观变。建忠抵仁川，日本海军已先至，建忠设辞缓之，而亟请速济师代定乱。朝命提督吴长庆率三千人东援。建忠先定诱执首乱之策，偕长庆、汝昌往候大院君李昰应，减驸从，示坦率。及昰应来报谒，建忠遂执之，强

纳诸舆，交长庆夜达兵轮，而汝昌护送至天津。复擒乱党，援朝鲜国王复其位。日使虽有言，而乱已定，亦无如何，皆建忠谋也。於是长庆统军留驻，其随员袁世凯始来佐营务。及建忠归，而维新党之乱又作。日军先入，交涉屡失机，其后卒致全败。建忠愤后继失人，初谋尽毁，撰东行录以记其事。

建忠博学，善古文辞；尤精欧文，自英、法现行文字以至希腊、拉丁古文，无不兼通。以泰西各国皆有学文程式之书，中文经籍虽皆有规矩隐寓其中，特无有为之比擬而揭示之，遂使学者论文困於句解，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。乃发愤创为文通一书，因西文已有之规矩，於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，曲证繁引，以确知中文义例之所在，务令学者明所区别，而后施之於文，各得其当，不唯执笔学为古文词有左宜右有之妙，即学泰西古今一切文学，亦不难精求而会通焉。书出，学者皆称其精，推为古今特创之作。又著有適可斋记言、记行等书。

李凤苞，字丹厓，江苏崇明人。少聪慧，究心历算之学，精测绘。丁日昌抚吴，知其才，资以赏为道员。历办江南制造局、吴淞砲台工程局，绘地球全图，并译西洋诸书。日昌为船政大臣，调充总考工。朝议遣生徒出洋，加三品卿，派为监督。光绪三年，率赴英、法两国，分置肆业。明年，赐二品顶戴，充出使德国大臣，旋兼使奥、义、荷三国，往来数千里，周旋各国间，联络邦交。时建议兴海军，并命督造战舰。

十年，法越构衅，暂署法使。法事决裂，遂奉命回国，归过澳门。澳门自明中叶久为葡萄牙人税居，及是葡人私议欲攘为己有。凤苞寓书部臣，乞请旨与葡人定约，免后患。部臣惧生事，寝其议。后一年，葡人遂据其地，论者惜之。既，覆命，有旨发往直隶交李鸿章差遣，令总办营务处，兼管水师学堂。未几，以在德造舰报销不实，被议革职。十三年，卒。著有四

裔编年表、西国政闻汇编、文藻斋诗文集等。其他音韵、地理、数学，皆有论著，未成。

洪钧，字文卿，江苏吴县人。同治七年一甲一名进士，授修撰。出督湖北学政，历典陕西、山东乡试。迁侍读，视学江西。光绪七年，历迁内阁学士。母老乞终养，嗣丁忧，服阕，起故官。出使俄德奥比四国大臣，晋兵部左侍郎。初，喀什噶尔续勘西边界约，中国图学未精，乏善本。钧莅俄，以俄人所订中俄界图红线均与界约符，私虑英先发，乃译成汉字备不虞。十六年，使成，携之归，命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。

值帕米尔争界事起，大理寺少卿延茂谓钧所译地图画苏满诸卡置界外，致边事日棘，乃痛劾其贻误状，事下总署察覆。总署同列诸臣以钧所译图，本以备考覈，非以为左证，且非专为中俄交涉而设，安得归咎於此图？事白，而言者犹未息。右庶子准良建议，帕地图说纷纭，宜求精确。於是钧等具疏论列，谓：“内府舆图、一统志图纪载漏略。总署历办此案，证以李鸿章译寄英图，与许景澄集成英、俄、德、法全图，无大纒繆，而覈诸准良所奏，则歧异甚多。钦定西域图志叙霍尔干诸地，则总结之曰属喀什噶尔；叙喇楚勒、叶什勒库勒诸地，则总结之曰属喀什噶尔西境外：文义明显。原奏乃谓：‘其曰境外者，大小和卓木旧境外也。曰属者，属今喀什噶尔，为国家自辟之壤地也。’语近穿凿。喀地正北、东北毗俄七河，正西倚俄费尔干，其西南错居者帕也。后藏极西曰阿里，西北循雪山迳挪格尔、坎巨提，讫印度克什米尔，无待北涉帕地。设俄欲躐喀，英欲偏阿里，不患无路。原奏乃谓：‘二国侵夺拔达克山、安集延而终莫得通。’斯於边情不亦闇乎？中俄分界，起科布多、塔尔巴哈台、伊犁，讫喀西南乌仔别里山口止，并自东北以达西南。原奏乃谓：‘当日勘界，自俄属萨马干而东，实以乌仔

别里西口为界。今断以东口，大乖情势。’案各城约无萨马尔干地名，惟浩罕、安集延极西有萨马尔干，明史作撒马兒罕，久隶俄，与我疆无涉。当日勘界，并非自西而东，亦无东西二口之说，不知原奏何以传讹若此？谨绘许景澄所寄地图以进。”并陈扼守葱岭及争苏满有碍约章状。

先是坎巨提之役，彼此争碁其间，我是以有退兵撤卡之举，英乘隙而使阿富汗据苏满。至是，俄西队出与阿战，东队且蹙蹙偏边境。总署复具筹办西南边外本末以上。钧附言：“自译中俄界图，知乌仔别里以南，东西横亘，皆是帕地。喀约所谓中国界线，应介乎其间。今日俄人争帕，早种因喀城定约之年。刘锦棠添设苏卡，意在拓边。无如喀约具在，成事难说。唯依界图南北经度斜线，自乌仔别里径南，尚可得帕地少半，寻按故址，已稍廓张。俄阿交鬪，揣阿必溃。俟俄退兵，可与议界，当更与疆臣合力经营，争得一分即获一分之益。”上皆嘉纳。十九年，卒，予优恤。

钧嗜学，通经史，尝譔元史释文证补，取材域外，时论称之。

刘瑞芬，字芝田，安徽贵池人。以诸生从李鸿章军援上海，檄主水陆军械转运。时初用西式枪砲，皆购自外洋，瑞芬考验精审，应时解济，淮军遂以善用西洋利器名。累保道员，督办松沪釐捐。光绪二年，权两淮盐运使。淮北荐饥，流民就食扬州，瑞芬筑圩城外，构棚分宿，计口授食，所全活六万馀人。旋授苏松太道。租界以黄浦南北分华洋船埠，洋人时侵南岸。瑞芬丈量南北，中分为界，设水利局委员董其事，洋人亦就范焉。擢江西按察使，迁布政使。

十一年，改三品京堂，命充出使英俄等国大臣；授太常寺卿，迁大理寺，仍留使。改驻英、法、义、比。初，俄人觊觎

漠河金矿，瑞芬亟达总理衙门，创议先自开办。英既占缅甸，罢其朝贡，瑞芬执故事与争，仍如旧。英复侵西藏，瑞芬力争於其外部，追还印度入藏之师，乃别议藏印条约，事具邦交志。

瑞芬久事外交，有远见。朝鲜乱初起，即上书言：“朝鲜毗连东三省，关系甚重。中国能收其全土改行省，上策也。次则当约英、美诸国共议保护，庶免强邻独占，存藩属以固边陲。“总署寝其议不行，其后果如所言。十五年，召授广东巡抚。十八年，卒，恤如制。

子三。世珩，字聚卿。光绪二十年举人。累至道员。历办江南商务官报、学务工程、湖北造币等事。旋擢度支部参议，加三品卿。条议币制，中外称其精确，未及行而辛亥变起，遂归寓上海。丙寅年，卒。嗜古，富藏书，校刊古籍尤精。有聚学轩丛书、贵池先哲遗书、玉海堂宋元槧本丛书及曲谱、曲品等。

徐寿朋，字进斋，直隶清苑人，本籍浙江绍兴。以廪贡生纳贖为主事。谙习外情，佐津海关办交涉。光绪二年，以道员充美日使馆二等参赞。时华人佣於洛士丙冷者多被虐杀，寿朋佐使臣郑藻如索偿，词争义屈。未竟，会开秘鲁使馆，移充驻秘参赞，摄行公使事。秘故虐遇华工，益苛其例，寿朋与秘廷辩论，多所补救。驻外久，办理交涉，常服远人。晋二品秩。还国，適李鸿章督畿辅，辟居幕府。疏荐其练吏治，熟邦交。召见，奏对称旨。

二十四年，授安徽宁池太广道，迁按察使。未半载，徵还，命以三品京堂充韩国全权议约大臣。既至，与其外部朴齐纯议定商约十三条，语具邦交志。初，韩本为我属国，贡献不绝。自马关定新约，认为独立自主，遂以寿朋膺使命，是为中韩立约之始。其秋，除太仆寺卿。约成，改充出使韩国大臣。

奏设汉城总领事，惠保侨民，始复自治权。二十六年，联军入京，鸿章被命议和，奏调寿朋佐议。寿朋习西国语言文字，徐起应付，卒能不失鸿章本意。逾岁，议定和约十二款。复力请回銮。迁外务部左侍郎。寻病卒，予优恤。

杨儒，字子通，汉军正红旗人。以监生纳贖为员外郎，铨兵部。举同治六年乡试。久之，出为常镇道。母忧，服阕，除温处道，调徽宁池太道。光绪十八年，改四品卿，出使美日秘三国大臣，补太常寺少卿。与英外部葛礼山续定华工条约。历通政使副使、左副都御史，留使如故。二十二年，调使俄奥和三国。越二年，晋工部侍郎，仍驻俄。

二十六年，拳乱作，联军入津沽，电命儒递国书，乞俄调解。京师陷，车驾幸西安。俄佯议撤兵，而潜使人诣关东，掠吉林、黑龙江地，达营口北。儒至黑海行宫与婉商，俄允还地，而不允撤保路兵。将军增祺遽与订密约九款，多失权利，上责其谬妄，下严旨，仍令儒与俄议。儒与商更约，俄坚拒，儒正色曰：“既言保我自主，何兵权、利权、命官权而不予畀？既称不利土地，何以东三省不为中国版图？”俄穷於应，始允别立正约。上闻而嘉之，授为全权大臣。

逾岁，俄交草约十二款，趣画押。东南士民甚激昂，各国亦腾口舌，朝旨命再商改。儒责其外部食言，语激切，俄人勉为改数事，而仍未平准。儒数往谒，拒不见，见则第趣画诺，语竟即起，不容儒致一词。儒愤出，及阶踏，伤右足，乞假赴德、奥疗治。俄留之，且因其病笃，命驻华公使戡耳诗与李鸿章在京协定。儒复请代，不许。调户部。明年正月，卒，予优恤。

论曰：中国遣使，始於光绪初。嵩焘首膺其选，论交涉独具远识。崇厚擅定俄约，误国甚矣。纪泽继之，抗议改正。其

时国势犹足自申焉。至儒争密约，竟以愤死，终不能挽救，公理尚可恃乎？福成、庶昌诸人，并嫻文学，各有著述，讨论修饰，皆美使才也。马建忠定乱济变，策奇制胜，亦有足多，故并附於篇。

## 列传二百三十四

丁宝桢 李瀚章 杨昌濬 张树声 弟树屏 卫荣光  
刘秉璋 陈士杰 陶模 李兴锐 史念祖

丁宝桢，字稚璜，贵州平远人。咸丰三年进士，选庶吉士。母丧里居，遵义杨隆喜反，斥家财募壮士八百捍乡里，战始不利，继获大胜。服阕，会苗、教蜂起，巡抚蒋霁远奏留军，特旨授编修，增募至四千人，复平越、独山诸城。十年，除知岳州府，始罢遣所募兵。亏饷巨万，乃陈五百金案上，语众曰：“与诸君共事久，今库馈诎，徒手归，奈何？”众泣曰：“公毁家纾难，我等敢他求乎？”遂去。越岁，调长沙。有客军数千，以无主将譁变，立请大府贷发三万，斩五人，事遂定。

同治二年，擢山东按察使。会僧格林沁治兵鲁、豫间，令击河北宋景诗。旋劾其擅议招抚，部议降三级。又明年，迁布政使。僧格林沁战歿曹州，坐法再干议，皆得恩旨留任，於是言者复摭他款弹之，事下曾国藩，国藩白其无罪。巡抚阎敬铭夙高其能，至是乞休，举以自代，遂拜巡抚之命。时捻趋海澱，李鸿章建议筑墙胶莱河，宝桢会军蹙之。六年，东捻走濰河，东军王心安筑垒方成，而堤墙未竣，捻长驱渡河，宝桢以闻。上怒，鸿章交部议，宝桢亦褫职留任。先是东军守濰河，本皖将潘鼎新汛地。皖军甫南移，而北路遽失。诏斩心安，宝桢抗辩，乃宥心安而责鸿章；宝桢复屡疏相诋，於是上益责鸿章忌刻纵寇矣。明年，西捻趋定州，近畿震动。宝桢闻警，即驰至东昌，率骑旅千、精卒三千，赍五日粮，倍道北援，捻遂南溃。

是役也，朝廷遣宿卫之旅出国门备寇，统兵诸将帅皆获谴让，而上独以宝楨一军猝出寇前，转战雄、任、深、祁、高、肃间，复饶阳，功最盛，数降敕褒嘉，加太子少保。宝楨治军善乘势，不主画疆自守，以故诸军会集，东西二渠率皆就歼山东。

而其诛安得海事尤著人口。安得海者，以奄人侍慈禧太后，颇用事。八年秋，乘楼船缘运河南下，旗纒殊异，称有密遣。所过招纳权贿，无敢发者。至泰安，宝楨先已入告，使骑捕而守之。安得海犹大言，谓：“汝辈自速辜耳！”传送济南，宝楨曰：“宦竖私出，非制。且大臣未闻有命，必诈无疑。”奏上，遂正法。河决郟城侯家林，运道梗，河臣议次年兴工，宝楨谓宜及水涸时，力疾请自任。水齧堤，植立不退，费半功倍。又塞铜瓦厢决口，驻贾庄。闻日本构衅，遂密陈海防计，请筑山东烟台、威海、登州砲台，设泺口制造机器局，从之。

光绪二年，代吴棠署四川总督。至即严劾贪墨吏，澄肃官方，建机器局，修都江堰，裁夫马以恤民，革陋规以恤吏。又改盐法，官运商销，置总局泸州，其井灶分置厂局，盐岸分置岸局，岁增帑金百馀万。而猾商奸吏不便所为，争中以蜚语，於是台谏交章纠奏。宝楨已坐堤毁镌秩矣，而言者复劾停机器局，褫监工成绵龙茂道丁士彬、灌县令陆葆德职，而尤断断争盐务。上以川盐有成效，勿为动。已而成都将军恆训覈覆堤工，亦摭及盐运病商民、流弊大，宝楨抗辩。上虑宝楨惑浮言，敕勿易初念。寻予实授。宝楨弥自警勸，益兴积穀，严督捕。治蜀凡十年，初莅事时，郭内月有盗劫，至是诛匪几尽，声为道不拾遗。十一年，卒官，赠太子太保，谥文诚，予山东、四川、贵州建祠。

宝楨严刚有威。其初至山东也，僧格林沁方蹙捻淄川，颇贵倨，见司道官不设坐。宝楨投谒，告材官启王，坐则见，否

则罢，左右皆大惊。王服其强，为改容加礼。敬铭闻之，大称异，至之日，亲迓於郊。自是事无大小，皆咨宝楨而后行。至今言吏治者，常与沈葆楨并称，尤励清操。丧归，僚属集赙，始克成行云。子五人，体常尤著名，官广东布政使。

李瀚章，字筱泉，安徽合肥人，大学士鸿章兄也。瀚章以拔贡生为知县，铨湖南，署永定，调益阳，改善化。曾国藩出治军，檄主饷运，累至江西吉南赣宁道，调广东督粮道，就迁按察使、布政使。同治四年，擢湖南巡抚。时粤逆李世贤等聚福建，分犯赣南，窥两楚，贵州苗匪、教匪又阑入楚界，而霆军溃卒复窜湖、湘，三路告警。瀚章至，则遣前江苏按察使陈士杰壁郴州防闽贼，前云南按察使赵焕联壁岳州防叛卒，闽贼旋引去。叛卒犯江西不得逞，则折入湘，犯攸县，陷安仁、兴宁、副将张义贵击走之；士杰率军会剿，遁入粤，卒就歼焉。先是瀚章遣总兵周洪印败黔匪於边界，又越境解铜仁围，因奏言：“悬军深入，兵家所忌，请敕新任贵州布政使兆琛缓赴任，专治军事，与楚军合。”从之。遂遣已革知府李元度进剿思南、石阡教匪，兆琛、洪印进剿清江、台拱苗匪，所向克捷。苗、教复蚁结，连窜晃州凤凰，各军蹙击，皆大破之，黔匪遂不敢窥楚境。自盗起，国藩及胡林翼治师不主画疆自守。瀚章久习楚军，既受任，即出境讨贼，亦其风类也。

六年，调抚江苏。未至，署湖广总督。七年，调浙江，再署湖广总督，旋实授。光绪元年，调四川。明年，还督湖广。瀚章性简静，更事久，习知民情伪，务与休息。其督湖广最久，前后四至，皆与弟鸿章更迭受代，其母累年不移武昌官所，人以为荣。寻遭忧去官，家居六年，再起授漕运总督。未几，移督两广。粤俗旧有闾姓捐，四成助饷，巡抚马丕瑶议革之。会日本构衅，瀚章请循旧收缴备海防，时论大譁，遂以疾归。又

数年，卒，谥勤恪。子十人，经畚，翰林院侍讲。

杨昌濬，字石泉，湖南湘乡人。粤寇乱，以诸生从罗泽南治团练，出援湖北，连复广济、黄梅，叙训导。从征赣、皖，战枫树岭，下德兴，战高沙，下婺源，频有功，迁知县。同治元年，从左宗棠入浙，规江山，与刘典、刘璈分三路攻石门，破寇卡数重。进取花园港，纵火燔其棚，会天雨，止。其秋，规龙游，昌濬御寇莲塘，破之；又败之孟塘，寇逸。李世贤闻警，遣悍党赴救，中路寇方攻刘培元营，昌濬自山下击，寇大溃，迁知衢州府。明年，师偪龙游城南，筑三垒。寇夜奔，昌濬蹙之汤溪。城拔，授粮储道。与蒋益澧合兵万三千战馀杭城西北，寇益浚壕树垒拒师。昌濬攻北门，寇出战，会诸军击之，寇卻，昌濬连夷五卡。次日，攻林清塘，去城北十里，汪海洋老巢也，昌濬觐寇垒阻水，虑日暮为寇乘，乃退师。又明年，规武康，复其城。进略湖州，寇窜泗安、梅溪，昌濬自箬头进桐岭扼之，北攻安吉，追寇至孝丰，遇湖州败寇，复与璈合攻之，降者七千余人，辄解散。浙西平，迁盐运使，累擢布政使。

九年，除巡抚。巡视镇海海口，条具见闻，陈大悒，谓宜师敌伎，练劲旅，修筑砲台，上嘉纳之。是时朝廷方锐意求治，诏举贤才，昌濬以粮道如山四人应，力荐甘肃知县陶模才器远大，卒如所言。坐馀杭葛毕氏案褫职。光绪四年，起佐新疆军事。数迁至漕运总督。十年，法人扰海疆，朝旨以闽事亟，命宗棠为钦差大臣，主军务，昌濬与穆图善佐之，张佩纶则会办也。闽浙总督何璟自以不谙兵事，请解职，遂命昌濬代之。昌濬未至军，而佩纶已遁，事下宗棠、昌濬。覆奏入，上责其袒护，移督陕甘，加太子太保。

昌濬性和巽，而务为姑息。督甘日，左右通回匪，莫能制，枪械反资寇，遂酿成湟中河、狄乱。昌濬檄各路募土勇助战守，

电令提督雷正綰往河州镇慑，张永清往西宁策应，苏员屿往巴燕戎甘、都堂驻防，并具起事颠末以上。事闻，严旨责其庸曠，乃罢官。二十三年，卒，释处分。嗣以魏光燾请，予甘肃建祠。

张树声，字振轩，安徽合肥人。粤寇扰皖北，以禀生与其弟树珊、树屏治团杀贼。复越境出击，连下含山、六安、英山、霍山、潜山、无为；而太湖一役，以五百人陷阵，击退陈玉成众数万，功尤盛，复力行坚壁清野法。其时刘铭传、周盛波、潘鼎新辈皆相继筑堡，联为一气，皖北破碎，独合肥西乡差全。曾国藩檄守芜湖，调无为，迁知府。同治元年，从李鸿章援上海。鸿章立淮军，与铭传等分领其众，从克江阴，晋道员。鸿章亲视娄门程学启军，遣树声援荡口，破谢家桥，逐北至齐门，又败之黄埭，学启遂偪城而军，於是娄门寇道始绝。二年，攻无锡、金匮，击寇芙蓉山，大破之，夺获战舰器械不可称计，赐号卓勇巴图鲁，予三品服。树声乘胜趋常州。逾岁，攻河干二十馀营，尽破之。城拔，进复浙江湖州，诏以按察使记名。四年，署江苏徐海道。寻授直隶按察使，赴大名督防务。

九年，调补山西。越二年，擢漕运总督，署江苏巡抚，十三年，实授。遭继母忧，归。光绪三年，起授贵州巡抚。適广东总兵李扬才据灵山，构匪扰越南，朝旨调树声抚广西治之。事宁，擢总督，先后剿平西林苗匪、武宣积匪。八年，鸿章丧母归葬，树声摄直督任。值朝鲜乱作，日使花房义质将兵五百入王京，迫朝议约，树声飞檄吴长庆等赴之，遂成约，寻盟而还。於是长庆等宵攻乱党，悉歼其渠，乱乃定，树声奏令长庆暂戍朝，上嘉其能，加太子少保。明年，还督两广。会法越构兵，即以法人侵逼状上闻。逮北宁陷，自请解总督职专治军，报可。复坐按事不实，革职留任。未几，病卒，谥靖达，予直隶、江苏及本籍建祠。树珊自有传。

树屏，以收复江苏各州县，积勋至副将。从征捻，驻周家口，战数捷。捻平，擢提督，赐号额腾额巴图鲁。赴晋防河。光绪二年，徙守河曲、保德。会皖军赴援乌鲁木齐，甘肃流贼曹洪照窜后山，树屏適奉檄诣省，闻警，乘大雪追击之。事定，赐头品服，授太原镇总兵。移防包头，调大同。十三年，乞休。既歿，鸿章状其绩以上，予优恤，太原建祠。

卫荣光，字静澜，河南新乡人。咸丰二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九年，湖北巡抚胡林翼奏调赴军，随荆州将军多隆阿攻剿黄州各郡，转战入安徽，平贼垒百馀，克太湖、潜山。捷入，以侍讲待简。林翼督师剿贼，荣光从，常以少击众。林翼卒，乃还京供职。道经新乡，適山东窜匪入境，遂与知县丁士选集团捍卫。同治元年，入都，补翰林院侍讲。明年，擢侍讲学士，疏陈剿匪、防河事宜。是年授济东泰武临道，署山东盐运使、按察使。四年，捻首赖文光、张总愚窜山东，巡抚阎敬铭奏委荣光督办河防。荣光以贼无现粮，利速战，坚谕各军严守困贼。贼乘夜偷渡，荣光燃砲击之，诸军继进，贼大败。六年，卸运使任，仍兼署按察使。时贼势复振，巡抚丁宝楨督师出境，省城兵单饷竭。荣光募民团助守，贼屡逼城下，卒不能犯。旋以父忧归。

十二年，起江安粮道，署按察使。光绪元年，授安徽按察使，迁浙江布政使，护理巡抚。母忧归，服阕，授山西巡抚。八年，调江苏。台湾道刘璈被重劾，诏刑部尚书锡珍往按，复命荣光赴台会鞫。荣光言：“璈总营务，开支浮冒，罪当死；然其治事疏节阔目，政颇便民，故台地番民至今有尸祝者。请从宽典。”其持法严而能恕皆此类。十二年，调浙江巡抚，再调山西。以疾乞休。十六年，卒於家。

刘秉璋，字仲良，安徽庐江人。参钦差张芾军，叙知县。

咸丰十年，成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同治元年，李鸿章治兵上海，调赴营。洋将戈登所练常胜军故驻沪，滋骄。淮军初至，服陋械绌，西弁或侮笑之。秉璋语众曰：“此不足病也，顾吾曹能战否耳。”明年，从克常熟、太仓。鸿章使别募一军图嘉善分寇势，遂提兵五千赴难，克枫泾、西塘，迁侍讲。进攻张泾汇，约水师夹击，弹丸贯胯下，不少卻，卒克之。规平湖，其酋陈殿选降，於是乍浦、海盐、澉浦皆反正。又明年，与程学启攻嘉兴，秉璋入东门燔药库，寇駭乱，众军乘之，城拔。进取湖州，攻吴淞、南浔，所向摧靡。浙西平，赐号振勇巴图鲁。历迁侍讲学士。

四年，授江苏按察使，从曾国藩讨捻。时捻骑飙疾，国藩与鸿章皆主圈制策，秉璋力赞之，破捻丰、沛、宿迁南，追至仓家集，捻大溃。又败之淮南，长驱蒙城，捻西走，自此捻分东、西。国藩令秉璋军豫西，专剿东捻，与提督刘鼎勋俱。其冬，追入鄂。六年，除山西布政使。未上，捻自孝感小河溪窜河口镇，与鼎勋军追之，勋军前锋遇伏，总兵张遵道战死，势益炽，秉璋横截之，始奔豫。七年，鸿章代国藩督师，议扼运蹙捻海隅。秉璋驻运西，捻扑濰河，将自沂、莒窥江淮。秉璋亟渡河诣桃源，会浙军扼清江。亡何，赖酋率残骑数千至，追破之淮城。事宁，被赏赉。父忧归。服阕，起江西布政使。

光绪元年，擢巡抚。以母老再乞终养。六年，遭丧。至九年，再起抚浙。会法越构衅，缘海戒严，秉璋躬履镇海，令缘岸筑长墙，置地雷，悉所有兵轮五艘，辅以红单师船，据险设防。十一年，法舰入蛟门，令守备吴杰轰拒之，伤其三艘。越数日，复入虎蹲山北，再败之，法将迷禄中砲死。然犹浮小舟潜窥南岸，复令总兵钱玉兴隐卒清泉岭下突击之，敌兵多赴水死。

逾岁，擢四川总督。川境穹远，外接番、夷，内丛奸宄。秉璋曰：“盗贼蛮夷，何代蔑有？以重兵临之，幸而胜，不为武；不幸而不胜，饷械转资寇，是真不可为矣。”故督蜀八年，历平万县、茂州、川北、秀山土寇，其大小凉山、拉布浪、瞻对各夷畔服靡恆，则用赵营平屯田法，数月间皆卜习伏，加太子少保。御史锤德祥劾提督钱玉兴及道员叶毓荣不职状，事下湖北巡抚谭继洵，廉得实，秉璋坐滥举罪罢。

初，丁宝楨督蜀，称弊绝风清。秉璋承其后，难为继，故世多病之。未受代而民教相鬭，重庆先有教案，秉璋初至，捕教民罗元义、乱民石汇等真之法。至是各属继起，教堂被毁者数十，教士忿，牒总署，指名夺秉璋职。朝廷不获已，许之，秉璋遂归。三十一年，卒。总督周馥及苏绅恇彦彬等先后上其功，复官，予优恤，建祠。

陈士杰，字俊丞，湖南桂阳州人。以拔贡考取小京官，铨户部，与阎敬铭同曹司，并以戇朴称。遭父忧，归。值粤寇乱，土匪窃发，集团勇得百余人，平之。俄白水奸民陷永桂，新田告急，众议拒之。士杰曰：“援新田乃所以自保也！”越境击却之。曾国藩治军衡州，辟参戎幕。鲍超时为小校，坐法当斩，力请释之。从援湖北，壁岳州城外，王珍军次蒲圻，违国藩诫，败退，入空城死守，国藩愤甚，将士莫敢为言，士杰独请赴救，弗应，固请之，曰：“救之如何？”曰：“寇无战船，宜遣水师傍岸举砲为声援。”珍因获免於难，厥后鲍、王并为名将。

岳州既败，寇遂略湘阴，陆走宁乡，水断靖港，进陷湘潭据之。国藩水师顿湘川，去宁乡、靖港皆数十里。或请守省城，或请绝津迳夺寇艘，议未决。士杰谓宜援湘潭，即不利，犹得保衡、永，图再举。国藩如其言，果大捷。论功，迁主事。寻归省，复出佐粮运。咸丰五年，永、桂土匪起，闻乱，单舸溯

江归，专治团练。亡何，连州匪构岭南北奸民，众十万，陷郴州。与珍会师击之，复其城，遂以南防属之。留州赋充饷，改团为营，号广武军。

永、郴、桂阳边地千里，广武当其冲，数挫寇锋，而以捍石达开功为盛。达开故黠猾，麾下号百万，分七部，能检勒之使毋扰。九年春，自赣而西，至桂阳，穿城北走。时广武军军花园砦，有桥跨鍾水，曰斗下渡，其南两山相峯，一径中达，东西北皆环水。士杰遣一裨将领百人扼桥，寇夜至，大惊，不敢前。后来者欲退则隘塞，欲旁出则无路。平明，士杰率师轰击之，自相蹈藉，坠死无算。是役也，士杰以数百人败寇数十万众，达开袭省之计卒无所施，上嘉之，擢知府。嗣录援蓝山、嘉禾、宁远功，晋道员。

同治元年，三吴军事棘，以国籀荐，超授江苏按察使。士杰虑石党往来郴、永贻母忧，乞终养，以防遏上游为己任，数卻寇。四年，论功，加布政使衔。时江南既定，而霆军所降寇复叛，自湖北金田入郴，数千里无与逆战者。士杰要击之，寇大溃，赐号刚勇巴图鲁。十年，母丧，服阕，除山东按察使。光绪元年，到官，多所平反。晋福建布政使。未上，会巡抚文格被劾，词连士杰，罢免。寻以台湾军务，命署福建按察使。六年，迁布政使。明年，擢抚浙江。巡海口，增筑镇海笠山港及定海乍浦砲台。八年，移山东，缘海设防。吴大澂会办北洋防务，至登州、烟台，见广武军壁垒，颇采其法而增损之，奏请颁行各海口。而忌者中以蜚语，至劾其海防草率，事下尚书延煦、左都御史祁世长，得白。海防军罢，而士杰亦病矣，数请乞休，始允。十八年，卒於家，予省城及本籍建祠。

陶模，字方之，浙江秀水人。同治七年进士，改庶吉士。散馆，授甘肃文县知县，调皋兰。左宗棠为总督，方征回，又

创建贡院，兵工诸役并作，模躬自料量，民不知扰。迁秦州直隶州。岁旱，流徙饥民数十万麇集，出积俸，并割公使银四万馀金设粥厂，不足，贷金益之。修养济院，增义田，恤嫠妇。州南藉水鬻城堙，模为筑堤沼三百五十丈，植芙蕖杨柳，蓄鳞介，取其利，以时缮完。署甘州府知府，罢属县供亿。宗棠奏模治行第一，调补迪化州。编修廖寿丰荐模器识宏远，堪备闾寄。时回久乱，民户寥落，模和辑汉、回，耕者复聚。时议定赋则，模谓经画穷塞，当通周官一易再易之义，令民以二亩当一亩，徵其六缓其四。宗棠采其议，边民始有久居志。历署兰州府、兰州道、按察使，调直隶按察使、陕西布政使，护巡抚。

光绪十七年，授甘肃新疆巡抚。当葱岭西，有地曰帕米尔，乾隆间为我军锋所及，高宗尝勒铭焉。葱岭东南有小部落曰坎巨提，岁纳贡於我。模未至新疆，俄侵帕米尔，谋通印度，英攻破坎巨提。中外方议战，模谓：“将士能戡土匪，未能御强敌。军资百物，运自内地，数月乃达。俄、英铁轨，瞬息可至。新疆与俄相接几五千里，增兵十倍未足固。当民穷财匮之时，不可轻言战。惟当购机砲，扩电线，饬边将严为备。羈坎巨提故酋无令北走，而抚其流民，与驻俄、英使臣合争。”议未定，俄曰防英，英曰防俄，莫可究诘。明年，二国兵益进，将吏咸愤激请战，终不许。於是奏请废黜坎巨提故酋。会英人亦立其弟买卖提艾孜木，令镇抚部民，岁纳贡如故事，坎巨提事乃定。

而俄兵在帕米尔，意叵测。模以边防无效，自请罢斥，不允。廷议将以帕米尔为三国瓯脱，英垂诺，俄犹不可，陈兵相持。模取德意志兵法练边军，选幼童百馀，课以测算诸法，将徐推之各军。见将佐必以惜劳苦、宝枪弹为戒。初，俄人借巴尔鲁克山以外所属哈萨克，期十年。山饶水泉林木，当塔城西北，广袤数百里。至是期满，无还意。模争之，逾年乃如约。

俄商及附英诸部至新疆皆不税。模曰：“是独苦吾民！”为奏请普免焉。

缠回文字语言不相通，汉民愚之，贷金辄取重息，至卖鬻妻子以偿。模为之规定章条，令读书习汉语，於是回族欣欣向化矣。罗布淖尔，古蒲昌海也，荒沙无垠，亘新疆中部。模议辟径路，自新疆之南，青海、西藏之北，噶斯、乌兰达布逊、阿耨达、托古兹尼蟒依诸大雪山之阴，迂回出入，分道测绘，得金铁煤诸矿数十百计，欲开采利民，以纾於贫，工不克举。乃於罗布淖尔北四百馀里筑蒲昌城，南百四十里设屯防局，回民徙居成村落。其后设置营县，实自模开之。

二十年，日本略朝鲜，朝议决战，师屡败。甘肃提督董福祥先以祝嘏在京，募兵备战，河湟回族闻乱思蠢动。二十一年春，撒拉河州、西宁、大通诸回先后反。西宁回酋刘四伏尤悍，模遣将援巴燕戎格，与总督杨昌濬合疏请命福祥帅师西援。夏，平番回亦变，河西诸府东不能通省会，则西乞援新疆。模奏陈回乱日亟，部遣诸将罗平安戍哈密，牛允诚守安西、玉门，赵有正屯肃州，而於哈密置东防营务处，以道员潘效苏护诸将。诸乱回遣其徒出关煽新疆回部。九月，绥来回发难，以有备，旋定。迪化回应之，模诃知莠民与牙役密相结，捕斩六人而乱弭。十月，回逼甘州，上罢昌濬，以模署陕甘总督，命入关剿抚。时福祥将甘军渡洮，魏光燾将湘军临湟水。模策东路兵大集，回且西窜，乃遣兵分驻天山北迪化、镇西为中权，而缮完防御天山以南诸要隘。后路既设备，乃将马步八营驰入关，道经沙漠至吐鲁番城，回王玛木特来会，勛以大义。至哈密，校阅各军，令缠回与焉。模以有正兵寡，戒毋轻出。有正喜功，出攻察汉俄博、永安二城皆下。二十二年元夕，薄北大通营，败归。模遣凉州戍军赴援。二月，入关，群回敛聚山南，模至

兰州视事，令效苏督诸将略北大通营，破所领十大庄堡，戮其酋，歼数千人，诸回气夺。会光焘亦定西宁，诸回自水峡口西窜青海。模令效苏等出塞，陈兵玉门诸山径，毋纵贼出平地。青海蒙古积弱，久怵回悍，告急。朝议令光焘、福祥二军追逐。模以师行绝域，粮刍车驮，重为民累，内地空虚，为祸滋大，奏寝其议。新疆将吏虑回更西窜，亦告急。朝议令提督邓增出青海，张俊防北路。模策贼非至玉门、敦煌掠食，不能遽犯新疆，复请罢移军议，而令增屯肃州为声援。光焘将湘军还陕西，以与福祥不相能也。贼自青海犯玉门，允诚等击却之。模令玉门军赴安西。五月，贼大至，刘四伏夺路求食，诸将力战，金兰益匹马陷阵，大败贼於牛桥，降斩各数千人，饥冻死殍中者过半。四伏以千数骑遁，中道伏发，就擒。於是徙降回塔里木河滨，计口授田。关内外悉平，论功，实授总督。

方日事之初起也，和战议不决。模言：“国强弱视人才，人才不足，和战皆不足恃，即战胜亦无益。”因言：“天下事当变通者非一，如减中额，停捐例，汰冗员，令京官升迁不出本部，司员分类治事，删弃旧案，破除旗兵积习，禁士大夫食鸦片，分设算学、艺学科目，废武科，变操法，择勋旧子弟游学各国，培植工艺。尤原皇上鉴天灾之屡警，念民困之莫苏，懍内政之宜修，知外患之难弭，毋始勤终怠，毋徇目前而忘远虑。”时中外诸臣条奏，多言变法祛积习。模言：“推行宜渐，根本宜急。聚鬬茸嗜利之辈以期富强，止於旧法外增一法，不得谓之变法；於积习外增一习，不得谓之祛积习。欲求富强，当先崇节俭，广教化，恤农商。”其旨意大率类此。模督陕甘数年，锐欲开矿制械，兴学广教，皆以用不足，不能尽举，累疏乞罢。

二十六年，述职入觐，道疾，留陕西。俄调补两广总督。

两宫西幸，迎谒蒲州，再乞休，不允，乃力疾上官。二十七年，疏请裁减宦官，略言：“宦官干政，史不绝书，我朝家法严明，从未有内监预闻政事。然除弊如除莠，留其芽蘖，终恐发生，宜大加裁汰。内廷差使悉可改用士人，定官府一体之制，永不再选内监，非唯一时盛事，实亦千古美谈。”别疏言：“变通政治，宜务本原。本原在朝廷，必朝廷实能爱国爱民，乃能以爱国爱民责百官；必朝廷先无自私自利，乃能以不自私不自利望天下。转移之道，一曰除壅蔽，一曰去畛域，一曰务远大。朝廷当以身作则，克己胜私，否则虽日言变通，无由获变通之效。”

粤故多盗，模定清乡章程，信赏必罚。凡练军分屯，许所在州县节制。一岁中捕斩名盗千余人，钦、廉、肇、罗诸属盗藪，皆次第削平。模谓民贫思乱，非杀可止，令府县设劝工厂，囚不至死者令入厂教养。广东名饶富，然取诸民者已重於他行省，岁不足五百馀万，则取之赌规，仍不足，则贷之外人。模睹民力已屈，追呼不得宽，欲有所兴革，皆坐中沮。迭疏请疾，甫受代，九月，卒於广州，赠太子少保，谥勤肃。

模自为诸生，食贫力学，与平湖优贡生顾广誉、震泽诸生陈寿熊、吴江举人沈曰富以道义相勸。既通籍，大学士阎敬铭、总督杨昌濬皆尝论荐，不以告模，模亦不谢也。俭约自将，不立崖岸，恂恂卑下，将吏争为用，而无敢以私干者。卒后，兰州、迪化皆允建专祠。

李兴锐，字勉林，湖南浏阳人。粤寇乱，以诸生治乡团。曾国藩治军东下，檄主军糈，驻祁门。江南饥民就食者万计，兴锐虑为寇乘，先期结筏以济，获安全，叙知县。数荐知府。同治四年，唐义训、金国琛两军顿徽州，索饷譁变。兴锐闻之，单骑叩其壁，谕之曰：“若辈不远千里，从军讨贼，为富贵计

耳，奈何自戕为？使寇知之而躡吾后，吾无焦类矣！饷不给，咎在台。期以三日，逾期请杀我！”众曰：“唯命！”乃潜访主谋者三人，白国藩缪之，事定。金陵既克，储平馀银四十馀万。目击戎烬后僵尸蔽野，因出所馀购义冢一区，聚暴骨瘞之。

八年，调直隶，补大名府，洊升道员，乞终养。国藩再督两江，檄综营务，与彭玉麟规订水师营制。国藩卒，李宗羲代督，亦颇信仗之。时日本窥台湾，江海戒严。兴锐言於宗羲，躬履江阴、狼山、吴淞、崇明，择险设守，始倡缘海筑砲台议。光绪改元，综办上海机器制造局，博采西国新器，增建铁船砲厂，鳩工庀材，阅十稔，规模略备。遭母丧去官，服竟，命偕鸿胪寺卿邓承修往勘中越边界。

十二年，充出使日本大臣。会遘疾，未上。居三年，补天津道，旋调山东东海关道。威海为日人所据，居民惶恐，兴锐建议勘地分界，主客互守，间市获安堵。其办交涉，独条理精整，事可许者，一诺辄立办；遇所不可，则抗辩广坐，常服远人。迁长芦盐运使，历福建按察使、布政使。二十六年，擢抚江西。拳匪衅作，顽民相率不靖，旬日间毁教堂数十，掠教民财产，积案二千馀。兴锐劾罢疏防官十馀人，限三月定讞，议偿恤费八十馀万，唯节饷以弥罅漏。和议成，偿款累百万，仍以节饷资挹注；犹不足，则取之土药釐榷，绝不累民间毫末。署南赣镇申道发统军骄蹇不奉法，首劾罢之，军纪始肃。兴锐事国藩久，论治壹循轨迹，重实行。是时上方乡新政，乃以十事上，曰：开特科，整学校，课官吏，设银行，铸银币，维圉法，立保险，修农政，讲武备，而归本於用人，为安内攘外之策，言至深切。旋移抚广东。

二十九年，署闽浙总督。闽自军兴，局所林立，有善后、济用、劝捐、稽覈、税釐诸目，丛弊益甚。兴锐受事，裁诸局

所，并为财政局，事权始一。於是釐定常备军制，汰虚冗，节浮费，而闽事稍稍振矣。逾岁，调署两江。旋病卒，谥勤恪。

史念祖，字绳之，江苏江都人，刑部尚书致俨孙。念祖幼颖异，好读兵家言。逾冠，入贡为通判。从乔松年军解蒙城围，有功。僧格林沁战歿曹州，捻益炽，皖北糜沸。念祖率师复英山，克高圩。雉河集者，张洛行老巢也，英翰守之，陷重围，誓必死，念祖计出之，而自驻其地，期以二十日相见城下。乃为均粮法，数卻寇。尝坐堞上弹琵琶，教士卒歌，寇出视，皆惊叹。一日，闻枪砲声，知援至，与寇战，乃令居民登陴守，别选锐卒四千分道夹击，纵横扫荡，寇大溃，谒英翰止逾二日云。数保道员。

同治六年，移师凤阳。时捻酋李允谋窥庐、凤，诣五河就李世忠。念祖谶知之，计说世忠缚以献，率巢送寿州寘之法，晋按察使。援滕县，既捷，师还，寇逾万蹙其后，乃掘深沟，布机械，阴徙去，追骑多坠死，人服其智略。直东平，赐号捷勇巴图鲁。八年，除山西按察使，年未及三十也。上虑其资名轻，与直隶按察使张树声易官，令曾国藩察覆，称念祖明爽，磨厉当成大器，宜稍缓任事，遂解职，留直差序。十年，左迁甘肃安肃道，主关内外粮运，给食不乏，征西军倚以集事，颇见赏於左宗棠。

光绪四年，晋按察使。多所平反，理俞应钧等杀降回讞忤宗棠意，再被劾去。十年，起云南按察使。历贵州，调补云南布政使。时总督岑毓英督师出关，需饷亟，而巡抚张凯嵩与有郗。念祖为陈公私利害，请以地丁钱漕受巡抚指麾，釐金杂税供总督兵饷，复为贷商款备粮械，毓英德之，密荐其贤。二十一年，授广西巡抚。桂故多匪，至则选卒逐捕，痛绳以法，匪皆敛迹。坐失察赃罪，罢免。三十一年，赏加副都统衔，命赴

奉天随将军赵尔巽治赈。寻督三省盐务及财政局。奉省吏治不飭，冒宪黠货，弊风相踵，念祖佐尔巽力抉其弊，蠲苛息烦，岁入倍蓰。期年奏绩，上嘉之，晋记名副都统。尔巽移蜀，徐世昌代之，又劾罢。宣统二年，卒。尔巽先后上其功，复巡抚原官，恤如制。

论曰：寇乱初平，安民保土，自以吏治为先，然非负文武幹用如宝楨诸人，亦不易言效也。宝楨政尚威猛，瀚章治参清静，而昌濬则不免于姑息。树声有智略，秉璋称综覈。荣光、士杰皆善于用兵，而疏于行政。兴锐重实效，念祖好行权。模独识议宏远，能见本原。此十人中虽治绩不必尽同，其贤者至今犹絃人口，庶几不失曾、左之遗风欤。

## 列传二百三十五

丁日昌 卞宝第 涂宗瀛 黎培敬 崧骏 崧蕃 边宝泉  
于廕霖 饶应祺 恽祖翼

丁日昌，字禹生，广东丰顺人。以廩贡生治乡团，数卻潮州寇。选琼州府学训导。录功叙知县，补江西万安，善折狱。坐吉安不守，罢免。参曾国藩戎幕，复官。李鸿章治军上海，檄主机器局，积勋至知府。江宁既下，除苏松太道。鸿章倚以办外交，事有钩棘，徐起应付，率皆就范。调两淮盐运使，淮盐故弊藪，至则禁私贩，纠贪吏，鬯运道，岁入骤增。同治六年，擢布政使，授巡抚。江南戎烬后，庶政不缉，日昌集流亡，除豪猾，设月报词讼册，定钱漕科则，下其法各省；又以州县为亲民官，疏请设局编刻牧令诸书。八年，奉敕训勉臣工，日昌条上六事，曰：举贤才，汰虚冗，益廉俸，选书吏，输漕粟，变武科，言合旨要。遭忧归。

光绪元年，起授福建巡抚，兼督船政，辞，不允。既莅事，会霖雨，城内水逾丈，躬散赈，口煦手拊，卵翼备至，全济灾民数十万。众感泣，僉曰：“活我者，丁中丞也！”时台湾生番未靖，遂力疾渡台，自北而南，所至扶服蚁伏。惟凤山辖境，悉芒社及狮头、龟纹诸社素梗化，遣兵讨平之，为立善后章程，皆遵约束。中路水埔六社不谙树艺，雇汉民代耕，谓之“租垌”。复令有司计口给银米，教之耕作；广设义学，教之识字。又罢台属渔户税。拟筑铁路，开矿产，移关税釐榷造船械，台民渐喁喁望治矣。还闽，移疾去，吏民啼泣遮道。

四年，疾稍间，被命赴福州，理乌石山教案。先是道光间，英人就山筑室传教，疆吏不能争，以山在城外，饰词入告。厥后占地愈广，闽人忿，几酿变。日昌抚闽，与力争，议易以城外电局空地。未及行，遽解职，英人占如故。闽人不能忍，聚众毁教堂，英使责难亟，至是命日昌往按。钩稽旧案，获教士侵地左证，与英领事往复诘辩，卒徙教堂城外，闽人鑿石刊绩焉。逾岁，还里。明年，诏加总督衔，令驻南洋会办海防，水师统归节度。复命充兼理各国事务大臣，以疾辞，不许。八年，卒，恤如制。

日昌性孝友，抚吴日，母黄年九十矣，迎养署中，孺慕如儿时。兄寝疾，药膳躬侍，兄止之，则引李勣焚须事为喻。好藏书，成持静斋书目五卷，世比之范氏天一阁、黄氏百宋一廬云。子五人，惠康最著，好学，多泛览，有丁徵君遗集。

卞宝第，字颂臣，江苏仪徵人。咸丰元年举人。入赉为刑部主事，累迁郎中、浙江道监察御史。军兴，官吏多避罪冒功，奏请检视各省兵粮数目、攻守要害，及失陷收复时日功罪，以资稽覈；其有获罪之员，藉事开复保升，宜严定限制。又言：“苗沛霖、王来凤乍服乍叛，宜专意主剿。”上皆韪之。同治元年，迁礼科给事中，劾江北水师总统黄彬侵蝕通贼，督办军务侍郎胜保贪蹇，提督成明拥兵同州畏葸无战志，一时推为敢言。擢顺天府府丞，迁府尹，捕巨盗王景瀛等。五年，乞开缺养亲，不允。出为河南布政使，擢福建巡抚。时粤寇初平，游勇士匪肆掠，疏请就地正法，报可。九年，再乞终养，许之。

光绪八年，起湖南巡抚。平江方雪墩，龙阳曹小湖，安乡周万益、张景来，皆盗魁也，阴结徒党，号“哥老会”。宝第悉置之法。署湖广总督。法人侵越南，诏偕巡抚彭祖贤治江防，筑砲台田家镇南北岸各三座，绘具图说上之。时议建樊口石闸。

宝第以谓：“樊口内有梁子诸湖，袤延八百里，水皆无源，江入其中，潴为巨浸。以民情论，重在堵江水之入，不在泄内水之出。以地势论，江水骤失此潴潴八百里地，则下游堤防必致冲决。请缓建石闸，而渐除樊口内洼田额赋。”得旨允行。

十一年，还湖南巡抚任。法人款成，宝第上言：“各国通商，因利乘便，须具卧薪尝胆之志，为苞桑阴雨之谋。”因条上求才、裕饷、船政、器械四事。又言：“国家财用，岁出大宗，莫如兵勇并设。直省旗绿各营兵额七十七万，每年薪粮银一千数百万两。养兵既多，费饷尤巨。兵多则力弱，饷巨则国贫。粤逆初起金田，仅二千人。广西额兵二万三千，土兵一万四千。乃以三万七千之兵，不能击二千之贼，广西兵不可用，他省可推。其后发、捻、田、苗等匪，悉赖湘、淮营勇勘定，绿营战绩无闻。大乱甫夷，伏莽未尽，兵不得力，勇难骤撤，於是岁支勇粮一千馀万。赋入有常，岂能堪此耗费？查绿营马兵每月一两九钱，战兵一两四钱，守兵九钱零。月饷无多，必谋别业，遂弛专操，军情瞬变，调发迁延。臣拟请裁额并粮，以两额挑养一兵。如额兵一万，半为驻守，半赴巡防，互相逻戍，共习辛勤，常则计日操演，变则随时援应。副参任营官，都守充哨弁，室家无累，而后纪律可严。此宜变通营制者一也。兵拟减额，原设将弁亦应核减。绿营将弁岁领廉俸杂项，职大者可抵百兵数十兵，小者亦抵十馀兵。自来积弊，隐匿空粮，摊扣月饷，左右役使，无非额兵。裁汰之议，自非将弁所乐。拟请先裁将弁以并营，营兵必多，乃渐裁兵，老弱事故缺出停补，俟空千名，即补精壮五百，绿营不足，简拨营勇，作为练军。不启兵众之疑，自无阻挠之虑。此宜逐渐办理者又一也。目前兵尚未练，勇已议裁，若欲节饷，则裁勇不足资缓急，裁兵为有备而无患。”下部议行。十四年，擢闽浙总督，兼管福

建船政。十八年，以疾解职，卒於家。

宝第有威重，不为小谨，驺从甚盛，所至诛锄奸猾，扶植良愿，民尤感之。子绪昌，户部七品小京官。

涂宗瀛，号朗轩，安徽六安人。以举人铨江苏知县。曾国藩督两江，檄主军需，累保授江宁知府。同治九年，擢苏松太道。明年，迁湖南按察使。湘民故健讼，都察院岁所下狱辄逾百数。宗瀛为立条教，允首悔，惩诬告，并严定审理功过章程，弊乃稍革。晋布政使，仿朱子社仓法，建立长沙府仓。光绪三年，拜广西巡抚。苗、瑶、僮儻犷悍梗化，檄所属广建学塾，刊孝经、小学诸书，使之诵习；又自撰歌词以劝戒之。时晋、豫大旱，移抚河南，割取俸馀万二千金助赈，招流亡，给籽种，老穉无依者，设厂收养，强有力者任工作。世与曾国荃赈晋并称云。

七年，调湖南巡抚。抚标兵譁变，惩四人而事定。及擢总督，又有武汉教匪之乱，捕诛数十人，亦遂安堵。言官先后纠弹，事下彭玉麟，坐才力竭蹶，乞去吏议。无何，御史陈启泰劾宗瀛务封殖，仍下玉麟按覆，玉麟后白其诬。时左宗棠督江南，欲规复淮盐、减川引，宗瀛以减川增淮，关川省数十万盐丁运夫生计，因抗疏力争，言：“按年减运，则未运者将尽化为私。纵使湖北置兵徼循，而巫峡流急，盐船下驶，瞬息百里，兵少力不能制，多恐滋生事端。且鄂饷无著，下拂輿情，上亏国帑。”辞愷切。未几，称疾乞休归。

初，宗瀛从廷栋讲学，为刊遗集，以理学称。家居十馀载，以徐延旭获谴，追坐举主，下部察议。二十年，卒，年八十三。

黎培敬，字简堂，湖南湘潭人。咸丰十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同治三年，出督贵州学政。阻寇弗能进，乃从刘岳昭借军数十，竟达贵阳。时总督劳崇光、巡抚张亮基不相协，军

事益坏。培敬上书言状，朝廷始获闻边事。黔苗倣扰，讴诵寂寥。培敬曰：“士气不伸，人心所繇不靖也。”於是出入寇氛，按试州县，虽危棘不缓期，贵州士民始复知文教。道黔西，晤道员岑毓英，与语，知其谙戎事，遂请以滇中军属之。培敬秩满，以太常寺卿石赞清荐，命权布政使。其时寇患方亟，贼酋潘名桀守龙里，久不下。培敬曰：“今附郭百里，仓廩犹实。不因以为资，若转藉寇，吾属必为所虏矣！”因说提督出城取龙里，逾岁，克之。旋复贵定，名桀遁去，黔军克捷自此始。诏嘉之，予实授。繇是东定都匀，北靖开、修，南平陈乔生，西除林自清，莅黔数载，境内悉平。

光绪改元，擢巡抚。继曾璧光后，益严吏治。以上疏请释前总督贺长龄处分并予谥建祠，镌秩罢归。五年，起四川按察使。时丁宝楨督蜀，课吏严。培敬至，宝楨出郊迎，曰：“此吾贵州贤使君也！”培敬以巡抚降官，绝无愠意，孜孜治事。宝楨数荐其贤。六年，擢漕运总督。漕督虽閒职，然臚仕，培敬誓不以自污，公费所馀，以之修驿馆，建兵房，增书院餐钱，兴释奠礼器，官煤、利济诸局亦赓续告成，人无敢干以私。七年，授江苏巡抚。未上，疾作，遂告归。明年，卒，优诏赐恤，谥文肃，予贵阳、清江浦建祠。

崧骏，字镇青，瓜尔佳氏，满洲镶蓝旗人。咸丰八年举人，由兵部笔帖式累迁郎中。同治六年，出知广东高州府，以忧解。服除，起授山东沂州府，历广西按察使、直隶布政使、漕运总督。光绪十二年，巡抚江苏，调浙江，所至兴利除弊。以南粮改折色，吏民交困，并减旗营民粮、织造匠粮，令州县案价以供漕，弊乃革。十五年，浙患水浸，奏请免漕，发帑赈之，而於京、协诸饷仍从容筹解，复集赀购米实仓储。杭、嘉、湖三府暨苏、松、常、太诸水源出於潜天目山附近，苕溪南北二湖

为分泄地，岁久淤塞，用工赈法，招集流民疏濬之。其杭、嘉、湖、绍诸塘岸堰傍，靡不次第修治，民赖其利。十七年，卒於官。

崧骏以清廉自矢，於国计民生服念不忘。抚江、浙绩尤著，民请祠之，得旨俞允。子昆敬，户部郎中。

崧蕃，字锡侯，崧骏弟也。咸丰五年举人，初入赈为吏部郎中。光绪五年，京察一等，简四川盐茶道，屡署按察使，保荐卓异。十一年，授湖南按察使，迁四川布政使。十七年，擢贵州巡抚。广西寇陆亚瀟煽乱西林，与贵州接壤，崧蕃遣将扼册亨要隘，边患遂平。调云南巡抚，擢云贵总督。检视防营缺额积弊，劾副将雷家春，并自请议处，革职留任。

二十六年，奏请陛见，值拳匪肇乱，命留京会办城防事。旋扈驾至太原，飭还本任。行次，调陕甘总督。於城南建立大学堂，分两斋，东斋考文，西斋讲武。而修濬宁夏七星渠，尤为民所利赖。宁郡堤工，创自乾隆时，鱼盐之利甲通省，后渐湮废。中卫县令王树棻素讲求水利，崧蕃檄令勘工，自七星渠上接白马通滩，流濬通深百八十馀里，灌田六万馀亩，磽确变为沃壤，逃亡复业。又以渠水分自黄河，势汹涌，春夏山水骤发，与黄流浑合，泥沙杂下，旋濬旋塞。乃仿古人暗洞激水法，凡傍山之渠，架油松成洞，覆以石板，山水流石上，而渠水潜行洞中。又度地势筑高堤，导山水使入黄河，并於渠口筑进水、退水两坝，使黄流曲折入渠，不致冲漫。工竣，数经暴雨，卒不圯。设农务局，招垦荒地，如平罗、渭源诸县，先后报垦数百千亩。旧有机器局，渐次扩张。凡兴作实事求是，不惟其名。三十一年，调闽浙总督，未上，以疾卒，追赠太子少保。子外务部主事豫敬，以员外郎补用。

边宝泉，字润民，汉军镶红旗人。同治二年进士，授编修。

十一年，补浙江道监察御史。大学士李鸿章总督直隶，奏清苑麦秀两歧。宝泉疏论之曰：“祥瑞之说，盛世不言。臣来自田间，麦有两歧，常所亲见。地气偏厚，偶然致此，何足为异？汉章之时，以嘉穀芝草，改元章和，何敞犹据经义面折宋由、袁安。至马端临文献通考，乃举历代祥瑞，统曰‘物异’。夫祥且为异，今以无异之物而谓之祥，可乎？上年畿辅水灾甚钜，迄今没水田庐犹未尽出；永定河甫经葺工，北岸又溃；边军未撤，民困未苏。鸿章身膺重寄，威望素隆，当效何敞之公忠，惩宋由、袁安之导媚。皇上御极之初，庶吉士严辰散馆考试，曲意颂扬，奉旨严飭。今鸿章为督抚大吏，非草茅新进可比，乃亦务为粉饰，於治道人心关系尤钜。应请降旨训飭。”是时鸿章又以永定河合龙，奏奖工员劳勩，奏上而河复决，宝泉又疏请撤销保案。鸿章新建大功，宝泉再疏弹之，鸿章亦不以为忤，天下两贤之。迁户科给事中。

先是都御史胡家玉疏陈丁漕积弊，语侵巡抚刘坤一，坤一覆奏家玉逋赋未完，且私书嘱托公事。宝泉复劾：“坤一藉词箝制地方长吏，此端一开，启天下轻视朝廷之渐。”疏入，坤一下部议处。

光绪三年，出为陕西督粮道，再迁布政使。九年，擢陕西巡抚。尚书阎敬铭议陕西收放粮米改徵折色，宝泉持不可，以谓：“穀数有定，今改折色，所收必有减於昔而民始乐从，所放必加多於前而兵乃足用。入不敷出，一时强为弥补，后将何所取偿？昔岁大饥，终赖道仓储粟，多所全活。今并此而去之，恐饥馑；存臻，益无可恃。”上韪其议。十二年，调河南巡抚，移疾归。

二十年，即家起闽浙总督。闽盐逋课积八十馀万，前任奏报，率皆飞洒他项为挹注。宝泉至，尽发其覆，乃有停釐补课

之奏。船政旧设大臣，后以总督兼之。宝泉特疏请复故制，且条上造船、购料、延教师、筹经费四事，而不私其权，人嘉其廉让。二十四年，卒於官，赠太子少保。

于廕霖，字次棠，吉林伯都讷人。咸丰九年进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编修。从大学士倭仁问学。光绪初，俄罗斯议还伊犁，廕霖疏劾崇厚擅许天山界地数百里。及崇厚被逮，有为之游说者，复严疏劾之，且劾枢臣畏葸欺罔。六年，授赞善，累迁中允。八年，出为湖北荆宜施道。是秋淫雨，汉水溢，檄所属开仓赈济。又濬紫贝渊上游，改闸为坝，疏支流，泄积潦，水患始息。新荆州书院，设经义、治事两斋，生徒云集，讲舍至不能容。擒斩盗魁李人奴等，馀党屏息。宜昌民教构讼，法领事袒教民，挟兵舰至，廕霖不为动，后卒无事。英商漏宜昌关税，既觉，乃纳赇请免，不许；请补税，许之。英商叹其廉。

十一年，擢广东按察使。广东素多盗，至白昼劫掠衢市。廕霖言於总督张之洞，奏请就地正法，报可。顺德廩生简明亮有学行，缘事系狱，察其枉，立出之。十二年，迁云南布政使，丁母忧。服阕，改授台湾布政使，未行，会弟编修锺霖以前在籍与廕霖同办赈务，为奸商汤连魁诬控获谴，廕霖具疏辨。诏遣大臣即讯，颇得连魁行贿状，然廕霖犹坐是落职，废居京师。

二十年，日本战事起，命往奉天襄依克唐阿军。请募兵二万自效，诏许募万人，分四军，与民团相应援。明年，和议成，总督张之洞、山东巡抚李秉衡交章论荐，诏赏三品顶戴。署安徽布政使，至则清釐田赋，杜绝欺隐，增垦田万八千馀亩，撙节库储至二百万金。二十三年，德人索胶州湾，又胁朝廷罢李秉衡，廕霖奋然曰：“是尚可为国乎！”上疏极论王大臣不职，因附陈修省五事，不报。二十四年，擢湖北巡抚。之洞为总督，颇主泰西新法，廕霖断断争议，以为：“救时之计，在

正人心、辨学术，若用夷变夏，恐异日之忧愈大。”之洞意迂之，然仗其清正，使治吏事。湖北财赋倚釐金，廕霖精心综核，以举劾为激扬，岁入骤增数十万。

二十七年，调抚河南。时两宫西狩，德、法兵日谋南下，而河北莠民往往仇杀教民，廕霖檄彰卫怀道冯光元捕诛首恶数人。德、法兵至顺德，闻教案已结，乃还。二十八年，调湖北。会诏裁缺，改广西。廷议廕霖不善外交，复降旨开缺，假居南阳。三十年，卒。

廕霖晚岁益潜心儒先性理书，虽已贵，服食不改儒素，朱子书不离案侧，时皆称之。

饶应祺，字子维，湖北恩施人。幼颖悟好学，试作浑天仪，旋转合度。年十二，入邑庠，益究心经世学。咸丰九年，粤寇石达开自湘、鄂犯蜀，道恩施，应祺率乡团助城守。由候选训导议叙国子监学正。同治元年，举於乡，拣选知县，援例为主事，分刑部。父卒，庐墓侧。服阕，陕甘总督左宗棠檄参军幕。以克金积堡、巴燕戎格诸处功，擢知府。光绪三年，署同州知府。时秦、晋亢旱，赤地千里，饥民汹汹，遮道不得前。应祺谕之曰：“此来赈汝饥耳！譁变者杀无赦。”乃捐俸钱为官绅倡，弛重粟禁，旬日得粮七十馀万石，又截留他省粮运以助不继。复为招流亡，定垦章，给牛种，蠲杂税。岁稍转，教民兴水利，勤树植，设义仓，行保甲。又规复丰登书院，创修府志，文化蔚兴，士民为立生祠。

左宗棠疏荐应祺守绝一尘，才堪肆应，请以道府简补。十年，授甘州知府。陕西自军兴，兵差旁午，设里局董之，凡四十一州县大困。上命巡抚边宝泉赴陕查办，疏留应祺理其事。应祺量道路冲僻定收支之数，分别兵流，扫浮汰冗，岁省数十万两。是年冬，抵甘州任，赈饥劝学，设织纺局、孤嫠所，革

徵草之弊，复七斤一束旧章。十一年，迁兰州道。濒行，士民攀轅留行，多泣下者。旋署按察使。严抢嫠为婚之禁，擒督署差弁及乡人杨营弁置之法。手订清理庶狱章程，以诏群吏，视其功过而黜陟之。

十五年，调新疆喀什噶尔道，改镇迪道，兼按察使銜。十七年，署新疆布政使；十九年，实授。新疆兵燹后，民物凋弊，地多荒弃。伊犁故腴壤，回屯旧八千户，四不存一。应祺建议伊犁将军给新裁锡伯、索伦兵牛粮，使之屯种；给新裁察哈尔、厄鲁特兵羊马，使牧放；并招致关内灾民，按丁授地，实行寓兵於农之法。罗布淖尔者，旧史所称星宿海也，汉为且末、尉犁、婼羌诸国地，东西广千六百馀里，南北袤千里或数百里，自阳关道梗，其地遂成瓯脱。应祺建议巡抚筑蒲昌城，设英格可力善后局、卡克里克屯防局，招徠汉回客缠，通道置驿，建堡濬渠，教以耕织。又请改防军为标营，定额徵粮石每年折色之法，画一钱法。

俄领事原议驻吐鲁番，后求移驻省垣，将军、巡抚难之。应祺谓：“此不必争。我所应争者，洋商税则须与华商一律，同时议定。新省毗连英、俄，陆路进口地不一，北道伊犁，南道喀什，应设关，各以本道为监督；塔城、乌什、叶尔羌应设分卡，归各道兼辖。”均如议行。南路初设领署，应祺贻书伊塔、喀什两道曰：“交邻之道，莫先於自治。我之用人行政，使彼族闻而敬服，则遇事不至以非礼相要，此为折冲御侮第一要义。饮食往还，平时贵以情谊相联。至华洋诉讼，必先得华民是非曲直实情而后与之争，庶可关其口而夺之气。一词稍伪，彼将执以相例，而全案皆虚矣。情以籥之，理以盾之，又其次也。”新疆向受协饷，每苦款绌，应祺开源节流，数年库储逾百万。

二十一年，河、湟回煽乱，蔓延甘、凉诸郡，其别股万馀谋西窜。上命应祺署新疆巡抚，应祺檄提督牛允诚防安西、玉门诸处，拒寇境外。回酋刘四伏果窜玉门之昌马，遇允诚军，战数不利，尽弃辎重，逾雪山西逸。应祺遣参将李金良要之红柳峡，生擒刘四伏，降其众八千，安置於罗布淖尔，设军镇抚。同时库车回谋起事，宁远回亦以争新教相仇杀，汹汹思变。应祺皆先期扑灭，故四伏无内应，卒就歼。上嘉其功，实授巡抚。

应祺以新疆僻处国西北隅，密迩强俄，士卒众而器械窳，生齿繁而司牧少，不足以固吾圉，乃购快枪万枝於德国，而设机器厂制造子弹，奏设左右翼马队为游击师。又开办于阗、塔城金矿，垦荒田，开渠井，广兴实业，凡有利於民生者，皆次第举。自是地利尽辟，兵备有资，较初建行省时迥异矣。

拳匪乱起，俄兵自萨马进逼边卡，应祺会总督魏光燾、伊犁将军长庚仿东南各省，与各领事结互相保护之约，俄兵乃退。议成，应祺应诏陈言，略谓：“古今中外治法务在求实。旧章非无可守，守之不以实，成法亦具文；新法非不可行，行之不以实，良法亦虚饰。心之实不实，宜於行事之实不实验之。”逾年，诏设武备学堂，编立常备、续备、巡警各军。应祺主操练用新法，器械用新式；人惟求旧，必朴实勤奋久於战阵者，方可入选。上疏极论之，并谓：“中国习洋操三十年，一败於日本，再败於联军，为务虚名而貽实祸之证。”所言皆切中时弊。

而尤断断於界约，不少迁就。帕米尔高原，国境也，有高宗御制平寇碑，立於苏满。英、俄交鬪其地，而俄人先窃据之。应祺官布政使时，商之巡抚，以理退俄兵，遣军戍焉。俄人悔失计，日聒於总署，要我撤兵。应祺持不可，谓：“我自守门户，其理直。我退则英必至，英来则俄又必争，是息事而益多

事也。”后竟如应祺言。坎人求租种莎车属喇斯库穆荒地，应祺谓：“坎本我属，宜示怀柔。其在玉河卡伦外者，可允其租垦，纳赋比於华人；其在玉河东北属边内者，宜却之，防后患。“总署与英使议界约，以坎部让与印度，而塔墩巴什帕米尔及喇斯库穆全境皆让与中国。应祺抗言：“喇本我地，不得谓之让。”而俄人转谓中国以喇地让与英人，利益宜均，以兵威相胁。应祺饬属严备边，而以议租原委及议约界限详谕之，俄人始无辞。

应祺官西疆久，辟地安民，屡请建官设治以资镇抚。二十八年，复疏言：“新疆自光绪四年改建行省，土地日辟，户口日繁，原设州县，辖境辽远，非增设府，不足治理。西四城喀什噶尔道：疏勒州为极边重要，请升为府；距府百八十里之排素巴特地属唐伽师城，改为伽师县；莎车地广而腴，英商麇集，请升为府；府南为泽勒普善河，增设泽普县；府西南色勒库尔为古蒲犁国，实坎巨提出入要路，又与英、俄接壤，请设蒲犁分防通判；距于阗县四百里之洛浦庄，增设洛浦县；吗喇巴什为古巴尔楚地，改为巴楚州。东四城阿克苏道：温宿州为南疆要冲，请升为府；旧城巡检升为温宿县；距县四百八十里之柯尔坪，增设柯坪县丞；焉耆府南六百三十里布古尔分防巡检为古之轮台，请分设轮台县；卡克里克县丞，其地为古媯羌国，改设媯羌县；库车土地广沃，请改为州；州南沙尔雅增设沙雅县。北路阜康县之济木萨县丞，富庶逾於县，旧驿名孚远，升为孚远县；距吐鲁番二百四十里之辟展巡检地为古鄯善国，升为鄯善县；昌吉县所属之呼图壁巡检向收钱粮，请改为县丞。计升设府三，改直隶州二，增通判一、县九、县丞二。“又奏增设乡试中额二名，会试中额一名，暨各府学官学额，先后皆议行。是年，调安徽巡抚，行抵哈密，病卒，赐恤如例。

恽祖翼，字叔谋，江苏湖阳人。同治三年举人。以知县累至道员，再摄武昌道。教匪王党一约期起事，祖翼时筦营务，乘夜率亲兵掩捕之。总督涂宗瀛疏保祖翼有济变才，光绪十五年，授督粮道。调汉黄德道，兼江汉关监督。以襄河涨发易坏舟，创设襄樊报水电，树牌鸣钲，各船备御，水至遂无患。晋按察使，擢浙江布政使。祖翼以州县徵粮照旧折价，近年钱贵银贱，民力不支，乃重定银价，设櫃徵收，不得假手书役，人称其惠。尤尽心水利，於嘉兴开泖河，疏港建闸，以资蓄泄。於杭州浚上塘河，临平、乔司等处农田三十馀万亩皆获灌溉之利。上虞南塘旧以土筑，水至辄决。采众议，改建石塘千一百丈，始免水患。

二十六年，北京拳乱报至，祖翼独起抑阻。匪陷江山、常山，衢民复毁教戕官，英国欲以兵舰赴浙。祖翼亟遴员驰往镇抚，获真犯抵偿，潜消兵衅。会两江、湖广总督与各国订约保护南疆，电询浙省。巡抚刘树棠方卧病，祖翼即迳电以浙省附约，人心以安。

旋擢巡抚。以浙省防练各营积弊，疏请整饬，略言：“浙省水陆防练各营数逾制兵，陆续添募，饷实不敷。而统领各营哨，不顾操练缉捕为何事，汲汲焉唯浮冒剋减，食弊自肥。术愈出而愈奇，勇日杂而日弱，盗日防而日多。今将荡涤宿垢而作新之。立法自上，责在督抚。臣任事即通饬各营，与之更始。以后如有贪劣将弁，仍敢浮冒剋减，决不姑容。拟先励其廉耻，而兼课其材武。一面饬州县查保甲，办团练，以辅制兵之不逮；一面遴委廉幹道府，酌带哨勇，分往浙东西，抽点名粮，认真校阅。遇有大股盗匪，督率营县搜拿，务绝根株。总期合散为聚，化惰为勤，堪备一日之缓急。虽然，营卫小疾，疏解足矣，受病既深，断非猛剂不治。天下之病，无一不根於利。统领营

哨，闻见已惯，谓夫督抚所能操以绳其下者，撤之而已，参之而已。撤之则又顾而之他，参之则已饱颺而去；且未几而又夤缘开复矣，未几而以将才调用矣。惟督以峻法，务去泰甚，庶有以振暮气而戢贪风。或震於各国一时之强，几谓全恃火器，不知其本原仍在临财廉，与士卒同甘苦。否则未战先溃，火器徒以贲寇，直自伐耳。可否请旨饬下兵、刑各部，采臣治乱用重之议，嗣遇将弁赃证确凿者，分别轻重，严定参革、追缴、倍罚、斩绞之例，庶军心一振，於时局或有裨益。”疏入，诏饬各省著为令。未几，丁母忧归。卒，恤如例。浙人请立祠祀之。

论曰：疆吏当承平时，民生吏治，要在因地制宜而已。日昌、宝第皆以尚严著绩效。宗瀛、廕霖饰之以儒术，亦后先称治。培敬有为有守，崧骏兄弟所至尽职，宝泉励清操，祖翼能济变，并有可称。至应祺官关陇、新疆垂四十年，边地初辟，治绩烂然，实心实政，其劳亦不可没云。

## 列传二百三十六

锡良 周馥 陆元鼎 张曾敫 杨士骧 冯煦

锡良，字清弼，巴岳特氏，蒙古镶蓝旗人。同治十三年进士，用山西知县，历任州县有惠政。光绪初，晋大旱，锡良历办赈务，户必清查，款必实放，民皆德之。二十年，山东巡抚李秉衡奏调补沂州知府，擢充沂曹济道。抵任，值单县大刀会滋事，亟率队往，张示谕众，祇擒首要，搜获盟单，当众焚之，匪党感畏，皆散。调山西冀宁道，晋按察使。调湖南，擢布政使。

二十六年，拳乱召祸，京师危急。锡良以湖广总督、湖北湖南巡抚会委，统率鄂、湘军队入卫，迎驾山西，立授巡抚。时和议未定，洋兵阑入晋边。锡良念两宫幸陕，和局固应兼顾，而保晋卫秦，亦不容忽。乃通令各军严行防守，别遣委员出境犒师，相机因应，幸保无事。和约定，晋始弛防。

调湖北巡抚，复开缺。旋授河南河道总督。以事简，奏请裁归巡抚兼理，诏允行。调补河南巡抚，兼管河工。豫省吏治久隳，劾去道府以次数十人，政纪肃然。泌阳教案事起，立派兵驰捕首犯，被扰难民，无分民教，一律抚恤。调热河都统。热河本就蒙地设治，向沿旧习，不讲吏事，尤患多盗。锡良首请改制，设立求治局，综理吏治财政；开办围场荒地，以兴垦务；整饬巡防，专意缉捕，匪风始戢。又以热境地广官少，奏请升朝阳县为府，并增设阜新、建平、隆化三县，热河自此始有吏治。

二十九年，擢闽浙总督，调署四川。时方议借外款修川路，锡良力主自办，集绅会议，奏设专局，招商股，筹公股，复就通省田租岁抽百分之三，名为租股，数年积至千万以上，股款之多，为中国自办铁路最。三十年，廷议整饬藏事，藏人疑惧，驻藏帮办凤全被戕。锡良飞檄提督马维骥督兵进剿，并令建昌道赵尔丰率师继进，遂克巴塘，仍饬尔丰进讨里塘。里属桑披寺筑碉谋抗拒，尔丰以长围困守六阅月，断其汲道，始克攻破。桑寺既平，诸番仆习服。於是自打箭炉以外，直至察木多、巴里、乡城、德格等处，均改县治，扩地至数千馀里；且兴垦、开矿，设学广教，番人渐知向化矣。

三十三年，调云贵总督。滇省军政久废，器械尤缺，乃创练陆军，设讲武堂，添购枪砲，旧有防营一律改编，自是滇省始有新军。滇多烟产，土税为收入大宗，锡良毅然奏请禁种，各省烟禁之严，唯滇为最。滇南连越，越匪窜入河口，戕官扰境，立饬出队分路截剿，数日而定。滇西土司以数十计，日渐恣横。宣慰使刁安仁曾游东洋，外人称以王爵，尤骄妄。闻有改土归流之议，辄思蠢动。锡良先派员询察，晓以利害，并令应袭各土司迅办承袭，以安其心。刁安仁闻而畏感，遣其弟至，痛哭自陈改悔，边境得以无事。

宣统元年，授钦差大臣，调东三省总督。东省自日俄战罢，俄占北边，日踞南境，局势日危。锡良莅任，即疏陈：“东三省逼迩京畿，关系大局。辽东租借之约，十三年即满期，请朝廷主持，上下一心，以天下全力赴之，以赎回辽东半岛为归，否则枝枝节节为之，恐其不能及也。”疏入，不省。锡良又以东三省两邻分据，非修大支幹路，不足以贯串脉络，因拟修锦州至瑗珲铁路。顾须横贯南满、东清，必非日、俄所原，尤非密借强国外款，不能取均势而策进行。適美国财团代表游历来

奉，遂与密订借款包修草约。三日议定，电奏请旨速正式签定，即日、俄再争，已落后着。乃部议梗缓，复机事不密，事竟报罢。及日俄协约，东事益急。锡良以救亡兴政，均非款莫办，再请商借二千万两，以千万设银行；其余，半以移民兴垦，半以开矿筑路。仍不省。锡良虑东省危急情形，朝廷尚未深悉，乃请入觐面陈。

时醇亲王监国摄政，筹备立宪，廷议方注重集权。锡良先疏请实行宪法，历陈：“立宪精神，在贵贱上下胥受治於法律，先革其自私自利之心。若敷衍掎克，似是而非，财力凋敝，人心涣离，九年立宪，终恐为波斯之续。”又以近年重臣亲贵出洋考察，徒饰观听，见轻外人，疏请停派，并慎选亲贵实行留学。再疏谏中央集权，以为：“朝廷分寄事权於督抚，犹督抚分寄事权於州县，无州县即督抚不能治一省。如必欲以数部臣之心思才力，统治二十二行省，则疆吏咸为赘旒，风气所趋，军民解体。设有缓急，中央既耳目不及，外省则呼应不灵，为患实大。”均不报。至是，入都面陈监国，语尤切直，不省如故。告罢，又不允。

其时朝鲜为日并，锡良以事势益迫，欲固民心，先厚民力，当以防匪为名，设立清乡局，筹备预备巡警，部以兵法，实即民兵。奉人虑患思痛，争先应募，期年得数万人，全省皆兵。未几，防疫事起，疫起俄境，沿东清铁路，逐处传染，未浹旬，蔓延奉、吉、黑三省。俄、日群思干涉，锡良以防疫纯属内政，严起防治，三月而疫绝。十一国医士来奉考察，开万国鼠疫研究会於省署，锡良主义，咸起颂之。

锡良督东，严吏治，肃军制，清理财政，整顿盐务，筹办八旗生计，颇著成绩。唯目睹内忧外患日危一日，顾所以为东边计者，既多未如志，而朝政日非，民心日去，又无以挽救，

屡称病乞罢。三年，始允解任調理。

武昌变作，召入覲，廷议本以锡良赴山、陕督师，并请独领一军卫京畿。顾有人慕之，乃改授热河都统，力疾赴任。逊位诏下，以病势难支，乞罢，允之。卧病六年，坚拒医药，卒，年六十有六，谥文诚。

锡良性清刚，自官牧令，即挺立无所倚。嫉恶严，所莅止，遇不职官吏，劾治不少恤；非义之财，一介不取；於权贵尤一无馈遗，故遇事动相牵制云。

周馥，字玉山，安徽建德人。初侍李鸿章司文牒，累保道员。光绪三年，署永定河道。初，天津频患水，馥迭治津沽入海金钟河、北运筐港减河及通州潮白河，设文武汛官资防守。并言天津为九河故道，不泄则水患莫瘳，请就上游辟减河而开屯田，南运下游分水势。部议格不行。后提督周盛传开兴济减河，屯田小站，实本馥议。丁艰，服除，署津海关道。朝鲜初通商，馥与美提督薛斐尔议草商约保卫之，首称朝鲜为中国属邦，固以防侵夺也，而枢府削之。馥私叹曰：“分义不著，祸始此矣！”九年，兼署天津兵备道，俄真除津海关道。中法事起，鸿章命赴海口编民舶立团防。鸿章之督畿辅也，先后垂三十年，创立海军，自东三省、山东诸要塞皆属焉。用西法制造械器，轮电路矿，万端并举，尤加意海陆军学校。北洋新政，称盛一时，馥赞画为多。醇亲王校阅海军，嘉其劳，擢按察使。再署布政使。筑永定河北岸石堤卫京师，卢沟南减水石坝工尤钜，自是河不溢。

中日开衅，馥任前敌营务处，跋涉安东、辽阳、摩天岭之间，调护诸将，收集散亡，粮以不匮。和议成，乃自免归。鸿章疏荐之，授四川布政使。至则课吏绩，广银币，积粮储。虑教案易生衅，撰安辑民教示颁郡县。未几，拳乱作，八国联兵

内犯，鸿章为议和大臣，总督直隶，馥亦调直隶布政使。先随鸿章入都，理京畿教案，数月事稍定，始赴保定受布政使印。先是法兵至保定，戕前布政使廷雍，遂踞司署。及闻馥来，列队郊迎入署。久之，观其设施，无间言，乃徐引去。鸿章卒，遂护直督。

俄擢山东巡抚，诏留议津榆路事。时和议虽成，外国兵壁天津，踞津榆铁道，设都统，治民政，屡争莫能得。至是，馥竟以片言解之。馥抚山东，值河决利津薄庄，议徙民居，不塞薄庄，俾河流直泻抵海。沿河设电局，备石工，讫十馀年，河不为灾。德踞胶州湾，筑铁道达省治，因占路侧矿山。馥奏开济南、周村商埠相箝制，德人意沮，自撤胶济路兵，还五矿。

馥既膺疆寄，则益欲大有为，凡所以阜民财、浚民智者，次第兴举，天子嘉之，擢署两江总督，移督两广。三十三年，请告归。越十四年，卒，谥愬慎。直隶、山东、江南士民皆祠祀之。

陆元鼎，字春江，浙江仁和人。同治十三年进士，以知县即用，分山西，改江苏。光绪二年，权知山阳。有奸豪民交通胥役，略人口行鬻，捕辄先遁。元鼎黎明起，盛仪从谒客，中道折至民家，破门入，缚治其豪，取出所略女妇数十人各放归，驩声雷动。补江宁，以忧归。服除，坐补原缺，调上海。法兰西人击杀县人沈兆龙，伤隐不见，法领事不承击杀。元鼎曰：“时计表坠地，有钢条内断而磁面未损者，与此何以异？”领事语塞。如皋焚教堂，檄元鼎往视，教士声言议不谐，当以兵戎见。元鼎曰：“如皋非军舰所能至也。”不为动。抗议十馀日，乃定偿银四千，无他求。是时江南北焚教堂十馀所，次第定议，悉视如皋。

移知泰州。城河久淤垫，岁旱，民苦无水。元鼎濬治之，

又移徙市廛迫河浒者，虽巨室无所徇。下河斜丰港故有堤，在泰州境者六十里，入东台境，堤庳，水至勿能御。元鼎增高至十丈，广如之，而丰其下以倍。工竟，按察使檄东台治堤与泰州接，元鼎又助工十有一里，自是两境无水患。寻调上元，援例以道员候选。

两江总督刘坤一疏荐元鼎才任方面，二十一年，授惠潮嘉道，调江苏粮道，迁按察使。陛见，温语移时。论及前岁日本构战，我军枪弹多与口径不合，以故败。帝因谕枢臣戒督抚审军实，且曰：“毋谓语由元鼎，使督抚生芥蒂也。”江阴焚教堂，县吏捕首事者上之按察使。上海领事谓逮捕者非首犯，驻京公使言於总署，令领事往会鞫。元鼎曰：“会鞫有专官，按察使署非会鞫所。”领事言：“不会鞫，当观讞也。”元鼎持不可，领事曰：“其如总署指挥何？”元鼎曰：“慎守国宪。官可辞，法不可挠！”领事怏怏去。枢臣闻而嘉之，曰：“不尔，又为故事矣。”寻署布政使，护巡抚。

二十九年，迁漕运总督，调湖南巡抚。时方在告，广西匪起，窥湖南，贵州匪逼靖州。元鼎力疾赴官，筹边防，与总督张之洞会奏以堵为防，不如以助剿为防。於是募勇，令提督刘光才防西路，令衡永道庄赓良入贵州，而道员黄忠浩佐之。赓良攻下龙贯峒，忠浩亦大败悍贼於同乐。又令提督张庆云助击广西四十八峒。乱徐定，朝命云南布政使刘春霖移湖南，率所部滇军助湘防。元鼎言滇军不可用，已而后营果叛。醴陵会匪谋叛事泄，自承革命，语连日本留学生。元鼎诛二人，囚一人，他无所株连，人心大定。

徵兵之议起也，元鼎已调抚江苏。上言：“南人柔脆，其应徵者多市井无藉，不胜兵。当专选江北淮、徐诸府，不当限区域。”部议格不行。其后逃亡相属，如元鼎言。二十九年，

京察开缺另简。明年，召入京，奏对，语及江、浙争沪杭铁道事，元鼎力言士民忠爱无他心，上为动容。命以三品京堂候补，佐办资政院事。俄，乞归。宣统二年，卒於家。

张曾易女，字小帆，直隶南皮人。同治七年进士，以编修出知湖南永顺府。地属苗疆，号难治。斥货募勇戢盗，悉置之法；吏之尤贪污者，弹劾之。徙知广东肇庆府，有惠爱，督抚交章论荐。光绪二十年，除福建盐法道。闽盐踊贵，私运蜂起。为严立规约，奏免全釐以恤商，而正课亦饶。迁按察使，岁馀，病免。越三年，再起，召见，奏对称旨，皇太后奖其明慎，即日授四川按察使，未到官，迁福建布政使。调广西，桂故瘠区，又分任庚子赔款，益不支。曾易女改釐章，严比较，裁冗费，罢不急官吏，用以不绌。

二十九年，拜山西巡抚。日俄衅作，日军进驻辽南。曾易女建议：“辟要地为商埠，别与日本密订协守同盟之约，声明不干内治。所虑者俄为日败，必将取偿於我；伊犁邻近藩封，亦渐外乡，故亟宜筹饷练兵，有备无患；而库张铁路可缓办以伐其谋。”言颇扼要。马贼刘天祐等扰后套，曾易女调集各军讨平之。

三十一年，调抚浙江。时浙西盐梟煽炽，嘉湖统将吴家玉阴与梟通，都司范荣华尤不法。曾易女便道之官，或劝以兵从，曰：“是速之叛也！”遂轻骑迳嘉郡，召家玉入谒，谕以祸福，家玉不敢动，徐檄他将领其众，而羈之甬东，廖荣华等，梟渐敛迹。浙路交涉久未决，草约逾定期，英领事犹坚执之。曾易女据约立争，事乃定。

三十三年，颁下法律大臣沈家本试行诉讼法，曾易女言：“中国礼教功用远在法律上，是以尊亲之义，载於礼经。汉儒说论语，亦谓纲常为在所因，此各省所同，浙不能异者也。浙

西梟匪出没，浙东寇盗潜滋。治乱国用重典，犹惧不胜，骤改从轻，何以为治？此他省或可行，而浙独难行者也。”於是逐条驳议之。

是年秋瑾案起。秋瑾者，浙江女生言革命者也，留学日本，归为绍兴大通学校教师，阴谋乱。曾易女遣兵至校捕之，得其左验，论重辟，党人大譁。调抚江苏，俄调山西，称疾归。家居十四年，卒，年七十九。

杨士骧，字莲府，安徽泗州人。光绪十二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保道员，补直隶通永道，擢按察使，迁江西布政使，复调直隶。三十一年，署山东巡抚。河贯东省千馀里，淤高而堤薄，岁漫决为巨害。士骧以为河所以岁决者，河工员吏利兴修，又因以迁擢也。乃定章程：岁安澜，官奏叙，弁兵支款如例；河决，官严参，不得留工效力，弁兵依律论斩。身巡河堤，厉赏罚，自是数年，山东无河患。曹州多盗，行清乡法，严督捕。德兵违约，屯胶、高，久不撤。数月盗少戢，会各国撤京、津兵，士骧与德官议，遂尽撤驻路德兵。

三十三年，代表世凯为直隶总督。世凯为政，首练军筹款，尤多兴革，务树威信，北洋大臣遂为中外所瞩目。士骧承其后，一切奉行罔有违，财政日竭，难乎为继，而周旋因应，常若有馀，时颇称之。明年，入觐。时议修永定河，士骧阅河工，疏言：“全河受病，一由下口高仰，宣泄不畅；一由减坝失修，分消无路。”卢沟桥以下旧有减坝，年久淤闭，宜折修，并挑减河，因请拨帑四十六万馀两。诏下部议。

宣统元年，德宗梓宫奉移西陵，诏所需不得摊派民间。士骧慨然思革百年之弊，疏曰：“国初因明季加派纷繁，民生彫敝，屡降旨申禁科累。近畿繁剧，供亿多，不能尽革，故田赋较各省轻，而岁出差徭逾於粮银之数。新政迭兴，学堂、巡警

诸费，无不取给於民，输纳之艰，日以加甚。拟官绅合查常年应官差徭，实系公用者，酌定数目，折交州县自办，不得滥派折钱；胥役书差，官给津贴。庶积弊一清，上下交益。”疏入，优诏答之。五月，卒，赠太子少保，谥文敬。

士骧少孤露，起家幕僚，至於专阃，与人无迁，众皆称其通敏云。

冯煦，字梦华，江苏金坛人。光绪十二年一甲三名进士，授编修。叠上疏代奏，请图自强，敦大本，行实政，德宗嘉纳。典湖南乡试，称得士。二十一年，以京察一等授安徽凤阳知府。凤属连年水涝，煦单骑按部，逐一履勘，以被灾之重轻，定给赈之多寡，人霑实惠。并屡平反疑狱。总督刘坤一以心存利济、政切先劳疏保，两摄凤颖六泗道。二十七年，迁山西按察使，调四川。广安州有聚众谋毁学堂者，获四人，拟照土匪例正法。煦白大府，请按而后诛，以去就争，至免冠抵几，不得请不止。旋署布政使，复调安徽，兼署提学使。

三十三年，擢巡抚。时国是日非，海内外党人昌言革命。巡抚恩铭被刺，众情惶惑。煦继任，处以镇静，治其狱，不株连一人，主散胁从，示宽大，人心始安。复疏言：“今者党祸已亟，民生不聊。中外大臣不思引咎自责，合力图强，乃粉饰因循，苟安旦夕，貽误将来，大局阽危，日甚一日。挽救之方，唯以覈名实、明赏罚为第一义，而其要则在‘民为邦本’一言。有尊主庇民之臣，用之勿疑；有误国殃民之臣，刑之毋赦。政府能使天下自治，则天下莫能乱；政府能使天下举安，则天下莫能危。根本大计，实系於此。”疏入，大臣权幸多忌嫉之。明年，遂罢。

宣统二年，江、皖大水，复起为查赈大臣，出入灾区，规定办法，施及豫东，未一年，凡赈三十九州县，放款至三百馀

万。后复立义赈会。连年水旱，兼有兵灾，远而推至京、直、鲁、豫、湘、浙，无岁不灾，无灾不赈，盖自莅官讫致仕，逮於耄老，与荒政相终始，众称善人。闻国变，痛哭失声。越十有五年，卒，年八十五。

煦居官廉而好施。平素讲学，以有耻为的，重躬行实践。文章尔雅，晚境至鬻文自给云。

论曰：光绪初，督抚权重，及其末年，中央集权，复多设法令以牵制之，吏治不可言矣。锡良强直负重，安内攘外，颇有建树。夔谳练，士骧通敏，元鼎办交涉，曾易文论法律，并能持正。煦善治赈，与荒政相终始。“民为邦本”，善哉言乎！锡良初疏谏集权，枢廷转相箝制。及事变起，大势所趋，皆一如所言，世尤服其先见云。

## 列传二百三十七

李鹤年 文彬 任道镕 许振祎 吴大澂

李鹤年，字子和，奉天义州人。道光二十五年进士，由编修改御史，转给事中。父忧归，服除，命赴河南襄办军务。同治元年，授常镇通海道，署河南按察使，调直隶，授布政使。四年，擢湖北巡抚，调河南。

时捻匪由山东南窜，鹤年以为十馀年来贼屡扰归、陈、南、汝间，即去而他窜，必假道於豫。乃增募两军各万余人，一曰毅军，宋庆统之；一曰嵩武军，张曜统之；更以马队属善庆，与两军为犄角。於是宋庆等军大破张总愚睢州，鹤年亲赴陈、留、杞督战。任、赖各逆复乘虚北扰，鹤年以贼踪无定，防河尤急。贼果犯中牟，以有备不得逞，乃於省治西决堤引水南流，扰及长垣。鹤年飞檄水陆各军沿堤剿堵。贼西走湖北麻城、黄冈，诏飭宋庆一军越境会剿，歼贼无算。鹤年自驻许州策应，贼窜裕州，庆击败之。善庆及淮军刘铭传大败贼赣榆，任柱被戕死。赐鹤年头品顶戴。七年，奉命督师出境，驰抵磁州。捻犯近畿，更由滑、濬等处沿河东趋。坐防堵不力，再议处。豫军告捷，赏还顶戴。总愚溺死，捻匪平，照一等军功议叙。

十年，擢闽浙总督。明年，陛见，赐紫禁城骑马。旋署福州将军，兼署巡抚。诏询海防事宜，覆奏言：“海防之策，莫重於练兵、筹饷、制器、用人四端。四者之中，以用人爲急务，而尤在专其责成。沿海疆臣固责无旁贷，第无统率大员，仍恐意见纷歧，临事推诿。”上韪其议。

光绪元年，调河东河道总督，兼署河南巡抚。七年，授河南巡抚，仍兼河督。十年，坐审办盗犯胡体安连疏抗辨，部议革职，以祝嘏恩赏降二级职衔。十三年，署河督，疏言：“黄河分流，自宋时河决澶州，分为二派。明筑黄陵冈，始合为一。河性上漫则下淤，今两路皆淤，急宜疏支河以预备宣泄。”报可。逾年，郑工复决，发军台效力。未几释归，并赏三品衔。十六年，卒。宣统元年，开复原官。

鹤年有知人鉴，少与文祥同学相淬厉。及居言职，严疏劾肃顺跋扈，而奏起曾国藩於家，谓必能办贼。拔宋庆、张曜统豫军，后皆为名将。治豫久，多善政，豫人刻石颂之。始任河督，黑冈堤溃，不绝如缕。鹤年亲督工二十馀昼夜，险工克济。德宗尝询李鸿藻以善治河者，鸿藻举鹤年，上亦识前事之枉也，故再任河督。其卒也，豫民有流涕者。三子葆恂博学多文，尤知名。

文彬，字质夫，纳喇氏，内务府满洲正白旗人。咸丰二年进士，授户部主事。十年，以员外郎随扈幸热河。明年，迁郎中，出知山东沂州府。捻匪逼府城，会师攻拔贼巢，擒匪首孙化详等。叙功，以道员用。同治四年，随布政使丁宝楨败贼滕县临城驿，更绕赴东平防贼北窜。补充沂曹济道，擢按察使。收复海丰，擢布政使。十年，署巡抚，补漕运总督。再署巡抚，旋还任。

光绪五年，督漕北上，因请陛见，并与河督李鹤年、巡抚周恆祺会商运河事宜，通筹河道宽深，改设运口，导引卫河，设立堤坝，绘具图说以进。略谓：“现时北运口在张秋南八里庙，与南运口斜对，相距二十馀里。黄流至此虽收束，而溜势散漫，歧汊甚多。大抵溜势近南则北口淤垫，近北则南口浅阻。故漕船出南运口入黄后，必东北行二十里，至黄溜汇一之史家

桥，再南行二十里，至八里庙北运口，汛水大涨，方能入运。今拟移北运口於史家桥北六里。黄河西岸，由阿城傍东堤开河一道至陶长堡，为出黄入运口门，筑坝灌塘，则黄水不至夺溜，可免牵挽之难。黄、运之间，自贾工合龙后，每伏秋大雨，水无所泄，民间低地有积水数年不得耕种者，若将陂水引归一塘，不惟蓄水济运，又可涸复民田。运口既定，即可导引卫河。自直隶元城集东三里卫河曲处凿新河一道，经直隶之南乐、山东之朝城，至张秋南之萧口涵洞入运。计卫高于运九丈馀，长百五十馀里，导以济运，势如建瓴。更有大小二丹水，亦可由卫济运。凡建四傍二坝及挑河筑堤，估银七十六万。较之借黄济运旋挑旋淤者，相去远矣。”

又尝偕两江总督吴元炳奏复淮流故道，略谓：“淮水汇四十馀河潴於洪泽湖，杨庄以下云梯关为入海故道，馀波入运济漕。遇旱，复蓄淮流由运河分入淮扬各傍洞，以溉民田。自洪泽湖不能潴水，张、福引河又不通暢，每遇盛涨，运河一线东堤，其势岌岌。倘竟冲溢，不至以里下河为壑不止。论者谓必设法束水，然与其上游议堵，何如下游深通。”因条上疏濬杨庄以下旧河入海故道。

未几，卒，有诏褒锡。两江总督刘坤一以文彬遗爱在民，请建专祠清江浦，允之。子延煜，举人，四川盐茶道；延熙，举人，九江知府；延燮，进士，武昌知县；延照，举人，礼部员外郎。

任道镕，字筱沅，江苏宜兴人。拔贡，考授教职。咸丰中，在籍襄办团练，除奉贤训导。以筹饷劳，晋秩知县，铨当阳，多善政，调江夏。同治二年，擢知顺德府。畿南匪起，行坚壁清野法，修治城堡，屡击贼於沙河、平乡间。会捻众北犯，道镕率练勇守沙河。夜与贼遇，挥众奋击，矛伤及身，不退，贼

徐引去，晋秩道员。洺河自广平入，久淤塞。道镕与邻郡合濬，又濬郡北响水河，复民田万馀顷。总督曾国藩、李鸿章迭荐之。十一年，调保定，寻擢开归陈许道。剔河工积弊，验工料必以实。尝冒风雨抢护中河险工，四昼夜始定。

光绪元年，署按察使。授江西按察使，省狱羈囚四百馀人，道镕便宜讯决，三月而清。四年，迁浙江布政使，调直隶。直隶自军兴，州县报销未清，又数值谒陵大差，交代纠葛。道镕分别新旧案，定限清结。裁革州县摊捐，实发养廉银以恤吏，劝属县积穀备荒。七年，擢山东巡抚，疏陈营务废弛，易置统将，以绿营额饷练新军，责郡县勤缉捕。泰山、沂水之间，驿路崎岖，发卒开治平坦，行旅便之。旋以保奖已革知府潘骏群被议，又以失察编修林国柱预报起复，被劾褫职，降道员。家居久之。

二十一年，起河道总督。故事，河督，开封、济宁并设行署。自咸丰时，常驻开封，山东河事由巡抚专治。至是复改议河督驻济宁，而河南巡抚兼治河。道镕言：“官吏不相属，则令难行，不如仍旧便。”报可。时河患多在下流，河督专司上游，事简。道镕务节费，岁以馀帑还司库。二十六年，拳匪起，河南奸民乘机煽乱。道镕处以镇静，练河标三营助省防。次年，调浙江巡抚。承国威新挫后，民教相鬭，案多未结，持平讯决之。筹集偿款，衡其缓急，民不重困。二十八年，乞病归。逾三年，卒於家，年八十三。

许振祜，字仙屏，江西奉新人。咸丰初，以拔贡生参曾国藩戎幕。迨楚军困於江西，都邑相继陷，振祜偕内閣中书邓辅纶募乡兵击贼进贤、东乡，旋复吉安。叙功，以同知銓选。同治二年，成进士，授职编修，出督陕甘学政。时河州降回复叛，而西宁诸郡回、汉民亦日相仇杀，试事久停不举。振祜始按试

各郡，多录降人子弟，补行八次岁科试，入学者数千人，回民大服。建味经书院於泾阳，广置书籍，以化其獷俗。又请陕、甘分闈乡试，各设学政，允之。总督左宗棠以谓边氓长治久安之效，胥基於此。父忧归。

光绪二年，起故官。八年，授彰卫怀道，减属县差徭费岁二十馀万。豫修里河堤防，淮海各盐区得免水患。十六年，擢河东河道总督，筑茱泽大坝，胡家屯、米童寨各石坝，河赖以无患。其要尤在严稽察，不私财权，令七 径赴司库支领，故积弊徐而工坚。二十一年，迁广东巡抚，禁赌闾姓，粤民利赖之。二十四年，裁广东、云南、湖北三巡抚缺，振袞调内用。乞假归，逾年卒。附祀江苏、河南曾国藩祠。

吴大澂，字清卿，江苏吴县人。同治元年秋，彗星见西北，诏求直言。大澂方为诸生，入都应京兆试。上书言：“致治之本，在兴俭举廉，不言理财而财自裕。若专务培克，罔恤民艰，其国必敝。”后六年成进士，授编修。穆宗大婚典礼隆缛，疏请裁减繁费，直声震朝右。出为陕甘学政，奏以仓颉列祀典，允之。又荐诸生贺瑞麟、杨树椿笃志正学，给瑞麟国子监学正衔，树椿翰林院待诏衔，士风为之一变。时诏修颐和园，大澂复言时事艰难，请停止工作。疏入，留中。

光绪三年，山、陕大饥，奉命襄办赈务。躬履灾区查勘，全活甚众。左宗棠、曾国荃、李鸿章等交章论荐。四年，授河北道。时比岁荐饥，贫民减价鬻田，十不得一。巡抚涂宗瀛飭荒岁贱价之田准取赎，然往往为势家所持，以故失业者众。惟大澂能判决如巡抚恚。

六年，诏给三品卿衔，随吉林将军铭安办理西北边防。大澂周历要隘，始知琿春黑顶子地久为俄人侵占。因请颁旧界图，将定期与俄官抗议，未得旨。时有韩效忠者，登州人，佣於复

州侯氏。负博进，遁往吉林夹皮沟。地产金，在宁古塔、三姓东，万山环绕，广袤七八百里。流冗啸聚其中，亡虑四五万，咸受效忠约束。效忠严而不扰，众服其公允，屡抗大军不出。大澂单骑抵其巢，留宿三日，劝效忠出，效忠犹豫，意难之。大澂曰：“我不疑若，若乃疑我耶？”对曰：“非敢疑公。某负罪久，万一主兵者执前事为罪。某死不恨，辜公意奈何？”大澂挺以自任，遂与效忠出，奏给五品顶戴，子七品，孙登举有平寇功，授参将。七年，授太仆寺卿。法越事起，会办北洋军务，驻防乐亭、昌黎。

十年，迁左副都御史。俄，命使朝鲜，定其内乱，盐运使续昌副之。至则日本使臣井上馨避不肯见，而挟朝鲜左议政金宏集於议政院，索偿兵费三十万，大澂谓续昌曰：“是蔑我也！”立率兵至议政院，排闥入，责数宏集：“柄国败坏国事。今定约稍不慎，便滋异日纷，非所以靖国也。”宏集唯唯，井上馨亦气慑，减索兵费十一万而去。

十一年，诏赴吉林，会同副都统伊克唐阿与俄使勘侵界，即所侵琿春黑顶子地也。遂援咸丰十一年旧界图立碑五座，建铜柱，自篆铭曰：“疆域有表国有维，此柱可立不可移。”於是侵界复归中国，而船之出入图们江者亦卒以通航无阻。十二年，擢广东巡抚。葡萄牙侵界至澳门香山。总署与立约通商，画澳门归葡辖。大澂持不可，条上驳议，不报。

十四年，郑州河再决，上震怒，漕河督李鹤年职，以大澂代之。是年冬，河工合龙，大澂力居多。大澂盛负时誉，会海军议起，以醇亲王奕𪚮为总理。大澂素与王善，治河功成，实授河道总督，加头品顶戴。大澂遂疏请尊崇醇亲王称号礼节。疏入，孝钦显皇后震怒，出醇亲王元年所上预杜妄论疏颁示天下。大澂几得严谴，以母丧归，乃已。

十八年，授湖南巡抚。朝鲜东学党之乱也，日本与中国开衅，朝议皆主战。大澂因自请率湘军赴前敌，优诏允之。二十一年，出关会诸军规复海城，而日本由间道取牛庄。魏光燾往御，战不利。李光久驰救之，亦败，仅以数骑免。大澂愤湘军尽覆，拔剑欲自裁，王同愈在侧，格阻之，同愈以编修参大澂军事也。光燾请申军法，大澂叹曰：“余实不能军，当自请严议。”退入关，奉革职留任之旨。乃还湖南，寻命开缺。二十四年，复降旨革职永不叙用。二十八年，卒，年六十八。

大澂善篆籀，罢官后，贫甚，售书画、古铜器自给。著有古籀补、古玉图考、权衡度量考、恆轩古金录、闾斋诗文集。

论曰：河患日棘，而河臣但岁庆安澜，即为奇绩，久未闻统全局而防永患，求治难矣。鹤年以善治河称，文彬论治河改运口，复淮流，亦颇有识。道镕剔河工积弊，务节减，振裨督工严，尽革中饱，尤以勤廉者，皆足收一时之效，然徒治标，非治本计也。大澂治河有名，而好言兵，才气自喜，卒以虚懦败，惜哉！

## 列传二百三十八

李朝仪 段起 丁寿昌 曾纪凤 储裕立 铁珊 桂中行  
刘含芳 陈夔举 游智开 李用清 李希莲 李金镛  
金福曾 熊其英 谢家福 童兆蓉

李朝仪，字藻舟，贵州贵筑人。道光二年进士，授直隶平谷县，历署饶阳、三河。咸丰初，迁大兴京县，署南路同知，补东路同知，皆有治声。时海防戒严，筑宁河、北塘、大沽诸砲台，工坚费核，平馀银钜万，悉以入官，晋秩知府。十年，署顺德。捻匪北窜，朝仪率乡勇出御，严阵以待，砲折大旗，迄不动。益使游骑左右驰突为疑兵，贼来则击之，退则寂守，久之，贼引去。同治四年，署广平，败贼马厰桥，悉收难民入城，料贼必复至，储粮械为城守备。已而贼众数万果逼城，不敢犯，城获全。五年，补大名。马学孟者，故捻党也，善战，有勇力。既投诚，充团总，濬、滑、内黄数县民多附之，其党有杀人者，远近因传学孟叛矣。朝仪驰入其居，晓譬利害，学孟悟而泣，原缴械请罪，遂夷其寨，赦勿问。后朝仪与贼战，得学孟死力，故不败。

八年，授永定河道，署按察使。先后任河道八年，勤於职守，痛革河工积弊，课兵种柳，资工用焉。迁山东盐运使，寻擢顺天府尹。京畿靡薄，朝仪廉勤率之，捕剧盗，抑豪强，绝请托，期年风习一变。光绪七年，卒官。朝仪治河绩尤著，民立祠固安祀之。

段起，字小湖，湖南清泉人。初入赈助饷，叙道员。咸丰

初，佐广西左江道王普相幕，数陈兵事。普相荐诸巡抚劳崇光，俾将百人，从解全州围。别寇邓正高乘虚袭永州，窥衡州，起单骑驰谕降其众。贵州叛苗犯怀远，起讨平之。奉檄率所部援江西，谒曾国藩於军中，国藩未之奇也。时贼踞建昌，久不下。起夜率四百人扑其垒，克之，乘胜复德安，国藩乃纳其军。七年，从刘腾鸿、李续宜攻瑞州，腾鸿战死，起亦被重创，卒克之。八年，援浙，解衢州围，还攻景德、浮梁，并克之。明年，陈玉成犯景德，起扼其冲，贼不得逞。出家财募勇，遣别将率以援浙，数有功。巡抚王有龄疏调起赴浙将水陆军，会以前功加盐运使衔，留江西以道员补用。十一年，李秀成犯广丰，遂围广信。起婴城固守，伺间出击贼，败之，贼遂引去，加布政使衔。同治元年，授江西督粮道，仍留治军。二年，克鄱阳、彭泽，给瑚松额巴图鲁名号。

三年，始赴任。时军事渐定，议撤兵。起条上兵弁安置之策，巡抚沈葆楨疏请颁行，武职借补及收标考课，著为令。四年，鲍超军索饷譁溃，起闻变驰视，遇前队，伤颞，有识者大呼曰：“段粮道也！”皆弃兵拜，起反覆开譬，变乃定。寻兼署按察使。江西、闽、浙之交，有山绵亘千里，故为盗藪，久封禁。贼未平时，民往往入山避乱，久之生息日繁。至是或颇言粤寇馀孽窟穴其中，诏三省会剿，起疑之，轻骑周历询访，悉其状，牒大吏疏请弛禁，民德之，立生祠祀焉。六年，以疾归。邑大饥，倾赀賑贍，全活逾万家。光绪二年，再授江西督粮道，调江南徐州道。六年，两广总督张树声调治海防，擢广东盐运使。八年，卒於官。

丁寿昌，字乐山，安徽合肥人。少为里塾师，粤寇扰淮南，遂集里中子弟勒以兵法，筑寨自保。同治初，率偏师从李鸿章东征，转战苏、松间，由知县晋秩知府。随潘鼎新攻浙江，克

乍浦，摄乍浦同知。又随克嘉兴，晋道员。进攻湖州，战於晟舍镇，贼凭河为险。寿昌兑水破其两垒，诸军随击，立克之，湖州贼遂不振。论功，加按察使衔。六年，率师从刘铭传剿捻，迭败之黄安、邓州。贼南窜沭阳，霖雨，平地水数尺，捻酋任化邦窜渡沭水而西。寿昌先解衣率将士徒涉，伐木为梁济军，既济，乃断梁。众知无退路，奋击破贼，追斩化邦赣榆城下。诏以道员简放，加布政使衔。又战濰县，擒捻酋李芸等，给西林巴图鲁勇号，记名按察使。

八年，天津民、教构衅，命寿昌率铭军四千驰赴津、沽备非常。遂署天津道，寻实授。时人情汹惧，謠言繁兴。寿昌处以镇静，扶良诘奸，属境安堵。救火会董积愤西教，適大火，相约不救教堂。寿昌闻警奔赴，略无畛域。会董感其诚，乃施救。梁家园河堤将圯，寿昌亲执畚立水中，众益奋筑，堤获全。设厂以赈流民，庐灶籩溲悉有程式。会遭父丧，士民奔走籩留者万人，坚请终制。服除，诏赴天津总理营务，兼充海防翼长。光绪四年，署津海关道，擢按察使，署布政使，以勤慎称。六年，卒官。赐恤，赠太常卿，於天津建立专祠。

曾纪凤，字挚民，湖南邵阳人。以诸生从军，洵保知县。骆秉章督四川，调领湘果后营。同治元年，石达开窜踞叙州双龙场，分军陷高县。纪凤从按察使刘岳昭赴援，战城下，克之。又迭败之吊黄楼、罗家坳，涉水先驱夺贼垒。达开连营三十，与横江为犄角。纪凤毁横江西岸贼巢，遂薄双龙场。计招贼党为内应，而潜军袭其后。达开奔燕子滩，邀於横河，半渡，击之，遂窜滇境。三年，从克正安，进围绥阳，屡战有功，晋知府。寻调广东，又调贵州，并任军事。十年，与总兵邓千胜克麻哈，擒杨阿保，晋道员。

十一年，会诸军剿平苗民之梗化者。贵州下游东西驿道，

苗在其南，汉民在其北。自咸丰时，行旅阻隔，垂二十年，至是始通。纪凤办理善后，自黄平以上历清平、平越、麻哈、贵定二百馀里，建碉七十，分立四屯，各设屯官，戍卒六百分守之。垦荒供饷，责以巡缉。奸宄无所容，流民闻风踵至。十二年，古州苗叛，扰清江，旁寨响应。纪凤率碉兵会诸军进剿，擒其酋长，抚良苗百数十寨。黔疆略定，赐黄马褂。光绪元年，授贵西道，巡抚黎培敬深倚之，荐可大用。擢按察使，晋布政使。十二年，调云南布政使，剿倮黑及大戛寨夷，加头品顶戴。因请以其地改土归流，边隅以安。十五年，乞养归，寻卒。

储裕立，字鹤樵，湖南靖州人。从军贵州，累保知县。同治初，苗乱炽，迭克天柱、清江，晋知府。十年，署古州同知。兵后彫边，群苗伺衅出没。裕立修战备，抚遗黎，民气渐复。仍统军先后收复台拱、丹江、凯里诸城，擢道员。光绪三年，下游肃清，论功，赏黄马褂。督治善后，筑城堡百二十七，建义塾百三十九。八年，思南灾，裕立往赈，遍历灾区，日稽钱粟出入，无假借，实惠及民。时遵义焚教堂，民情汹汹。裕立驰往抚谕，与法人往复诘难，事得解。寻署贵西道，再历贵东粮储。二十一年，卒，赐恤如例。

铁珊，字绍裴，徐氏，汉军正白旗人。咸丰中，由笔帖式议叙知县。从钦差大臣胜保讨捻山东，单骑入贼垒，招降捻匪刘占考，散其党数万。叙功，以直隶州选用。同治初，发甘肃，署通渭。值回乱，一岁九被围，婴城固守，卒得全。日供军粮万斤，民不堪命。铁珊规减其半，民感德。及去任，攀辕不得行。迭摄平番、皋兰、中卫诸邑，所至辄轻赋役，辑流亡，修城堡，除蠹胥。总督上其治状，擢宁夏知府，未之任，调兰州。议建贡院，与陕西分试，自光绪纪元始。是年，署甘凉道，武威、永昌、镇番三邑共一渠，民争水械斗，久不决。铁珊为开

支渠，别子母水，设徬刊石，立均水约，轮日灌溉，民大悦，为立祠渠上。地宜牧，因畜羊三千头，岁以蕃息，用给贫民无告者。十三年，擢河陕汝道，擒巨盗李复岐等，置诸法。建陕州书院以课士，文风始振。阌乡城北滨河，南临涧水，岁屡圯，议筑石坝杀水势，艰於凿运，竟得石阌底镇激湍中，工遂成。十六年夏，淫雨河涨，陕城不没者数版。民谓官能捍患，恃以不恐。铁珊复筑石堤，四月毕工，身亲其役，竟以劳卒。士民请建专祠，诏赐恤。

桂中行，字履真，江西临川人，先世贾贵州，遂占籍镇远。为诸生。咸、同间，积军功，为知县安徽，署合肥、蒙城、阜阳。曾国藩率师征捻，檄中行察勘蒙城圩寨。蒙城故捻藪也，中行单骑历诸圩，晓以利害，择良幹者为圩长。坚壁清野，寇无所掠。礼接耆老贤士，从询方略。得通捻奸民簿记之，诛其魁桀数十人，豪猾敛迹。岁馀，威化大行。民陷贼及远徙者，相率还归。以功晋知府。调江苏，筦扬州正阳釐榷。光绪元年，署徐州，以祖母忧去官。

三年，宣城、建平民教闕，焚毁教堂。总督沈葆楨强起中行往治，中行谓：“民倡乱当治如律，然民所以乱，由教堂侵其地。今当令民偿教堂财，而教堂还民地。”持数月，卒如中行议。内艰归，服阕，檄治皖南垦务。皖南兵燹后，客民占垦不输赋，至是清丈田亩，无问主客。客民噪，捕斩其魁，乃听命。三岁事竣，增赋钜万。

九年，补徐州。值水灾，兴工赈，修堤埝二百馀里。又濬邳州艾山河，筑宿迁六塘埝，水患除，民以不饥。治徐十二年，课农劝士，盗贼衰息。擢岳常澧道，数月，迁广西按察使，复调湖南。二十年，卒。中行所至有声，官江南最久，民尤爱戴之。附祀徐州曾国藩祠。

刘含芳，字芑林，安徽贵池人。同治初，李鸿章率师东征，从克苏州，司运粮械。后随征捻，积功至道员。鸿章督直隶，命含芳治军械天津。得西洋利器，省览机括，久之悉通其意。鸿章方拓北洋军备，於西沽建武库，广收博储，以肄将士，扩充机器、制造两局，募工仿构，创设电气水雷学堂，编立水雷营，皆以含芳董其役。

光绪七年，诏求人才，以鸿章荐，交军机处存记。时海军初立，造船坞旅顺，含芳兼领沿海水陆营务处。十四年，署津海关道，授甘肃安肃道，留治海防。寻调山东登莱青道，监督东海关，十九年，始之任。含芳自随鸿章至天津，凡十四载，屯旅顺十一载，至是虽领一道，犹隶於北洋。

二十年，辽东兵事起，海陆军屡挫，旅顺、威海相继陷。登莱青道驻烟台，敌军日逼。俄报军舰没於刘公岛，宁海亦陷，敌前锋距烟台十馀里。时巡抚李秉衡亦驻师烟台。西国诸领事言巡抚在，则敌攻之急，於租地不便，巡抚乃退莱州。领事复言含芳，含芳曰：“巡抚大臣也，可去。某守土吏，去何之？今死此矣！”因置鸩二盂案上，与其妻郝冠服坐待，意气坚定，民恃无恐。有溃卒数千，持兵噪呼求食。含芳单骑驰谕，处以空营，重为编伍，不原留者厚给遣之，皆出私财。初，西人闻溃兵，甚戒严，俄而散遣，殊出不意，咸称道之。和议成，奏派渡海勘收还地。始威海、旅顺、大连湾皆荒岛，含芳瘁心力营构十馀年，所成险塞，至是见尽毁矣，因愤慨流涕，以疾乞归。卒，赠内阁学士。

陈夔举，字序宾，安徽石埭人。少从其乡陈艾游，以诸生为曾国藩所识拔。李鸿章督师，令主办行营支应。或谓“大军转饷关天下，往者辄命大臣，今以诸生任耶”？卒用不疑。自粤乱作，海内困军饷。夔举曰：“饷糜则敛重，战久则饷亏，

兵不溃，民且寇矣。”乃釐订条款，杜绝冒滥。军行数载，饷节民和，平捻之功实基此。鸿章移直隶筹海防，凡砲台、船坞、制造、电报及疏河、屯田诸役，需费尤钜，皆倚之以办。先后综军精二十馀年，一介不苟。将吏服其廉洁，虽被裁抑，无怨言。直、晋大灾，兼筹赈务，废寝忘食，稽核勤挚，人不忍欺。以私款归实济，全活以亿万计，众皆德之。旋以积劳病卒。初由训导累功至知府，诏赠道员。与含芳同附祀鸿章祠，入祀淮军昭忠祠，并祀乡贤。

黄举子惟彦，亦见重於鸿章，命继司军计。由大理寺丞累保知府，官贵州，历开州、婺川，调守黎平。首革票差催粮，遏龙世渭逆谋，破鸭贩彭三等血案，远近惊为神明。邻邑有讼，往往越境就诉。兴学育才，并创立体仁堂养老恤孤，劝工习艺，政声颇著。巡抚疏为良吏第一，以道员改江苏，总釐捐，任督销。去弊化私，以廉直称。旋授湖南财政监理官，复委办两淮盐政，创设淮南公所，岁增至二百万。归，与弟惟壬於县境修巨桥跨舒溪，亘六十馀丈，便行旅。邑人私谥曰慈惠。[一]

游智开，字子代，湖南新化人。咸丰元年举人，拣选知县。同治初，李续宜巡抚安徽，调司釐榷，以廉平称。四年，署和州知州，日坐堂皇决事。又时出巡四境，延见父老，问其疾苦。亲为诸生考校文艺，剖析经旨，教以孝弟廉让。期年，治化大行。州旧由胥吏垫完粮赋，最为民病，禁绝之。筑濒江堤防，自督工役，费节而堤坚，免水患。补无为州，署泗州，治盗尤严。曾国藩称其治行为江南第一，移督直隶，调智开署深州。兴义学，减浮征，民大悦。补灤州，民苦兵车，为别筹输送，免扰累。俗健讼，奸民居间交构，痛惩之，其风渐息。

十一年，擢知永平府，一车一盖，周历下邑，得其情伪。遇有事，牧令未及报，辄已闻知。一日侵晨，驰至迁安狱，狱

吏方私系囚求賂，即拘吏至县庭笞之。令始惊，起谢。葺书院，筑城垣，修郡志，皆事举，无滥费。濒海产盐，贫民资为衣食。部牒禁私贩，疏官引。智开上言民间少一私贩，即地方多一马贼。盐本宜行官引，惟永平则仍旧为便，事得寝。有巨室以析产构讼，久不决。智开坐便室，呼两造至，不加研鞫，自咎治郡无状，变起骨肉，望族如此，况齐民乎？讼者流涕请罢。李鸿章疏陈智开清勤端严，足励末俗。光绪六年，擢永定河道。河患夙称难治，智开每当抢护险工，立河干亲指挥，日周巡两岸以为常，员弁无敢离工次者。左宗棠议将永定河南岸改北岸以纾水患。智开以上下游数百里，城市庐墓，迁徙不便，力争而止。两以三汛安澜邀优奖。

十一年，擢四川按察使。携一仆乘篚輿入蜀，密访吏治得失，民情爱恶。督属清釐积案，常躬自讯结，狱讼为清。两权布政使。十二年，护理总督。重庆教案起，智开奏言是案当以根究起衅之由，先收险要及预定款目为关键。非赎回险要，无以服渝民之心；非严诛首犯，无以制洋人之口；非议赔银两，无以为结案之具。谗知教首罗元义激成众怒，几酿大变，飞檄拘之入省，民团始散。又以元义身虽入教，仍是中国子民，自应治以中国法律。请敕总理衙门据理与争，勿许公使干预。时中外皆恐以肇衅端，智开持之益力，卒置元义於法。薄给赔偿，而案遂结。

十四年，迁广东布政使，署理巡抚。劾贪墨吏，不避权要，严赌禁，却闹姓例餽三十万金。僧寺匪徒，废改义塾。十六年，以老乞休。二十一年，起广西布政使。为政务持大体，事有不可行，力持不变。痛除官场积习，僚属化之。灵川闹粮，省令发兵剿办。智开以事由激变，办理不善，责归县令，民获保全。又念粤西地瘠，向鲜盖藏，捐廉储粮石，通饬各属积穀备荒。

凡廉俸所入，悉以办公益，无自私。阅三年，因病罢归，卒於家。所至各省俱请祀名宦祠。

李用清，字澄斋，山西平定州人。同治四年进士，改庶吉士，出大学士倭仁门，散馆授编修。安贫厉节，日研四子书、朱子小学，旁稽掌故，於物力丰瘠，尤所留意。大婚礼成，加侍读衔。十二年，丁父忧，徒步扶柩返葬。服阕，入都，仍课生徒自给。

光绪三年，记名御史。会山西奇荒，巡抚曾国荃、钦差大臣阎敬铭奏调用清襄赈务，骑一驴周历全境，无间寒暑，一仆荷装从。凡灾情轻重、食粮转输要道，悉纪之册。深穷病源，以为晋省罌粟花田弥望无际，必改花田而种五穀，然后生聚有期，元气可复，上书国荃详论之。国荃疑晋新荒，禁烟效缓，且全国未禁，徒敛怨，说竟不行。赈竣，卻保奖。还京，传补御史，引见有日矣。法越事萌芽，张树声以广西边防奏调。树声督两广，复调广东任海防釐榷，洗手奉职。七年，授惠州知府。境故多盗，喜博，喜私斗。用清推诚化之，俗乃稍革。

八年，迁贵州贵西道。明年，超擢布政使，署巡抚。实仓储，兴农利，裁冗员，劾缺额之提镇，擒粤匪莫梦弼等置诸法。巡阅所至，召士子讲说经传，将吏环听，相与动容。黔地土瘠，多种罌粟，暢行湘、鄂、赣、粤诸省，用清奏陈禁种之法，分区限年，时自出巡，刈剷烟苗。言者疑其操之过急。十一年秋，有旨来京候简。召对，犹痛陈罌粟疚国殃民状，冀可挽回万一。旋命署陕西布政使，荒燹之后，休养生息，仍严烟禁。十四年，复命来京候简，遂以疾归，主讲晋阳书院凡十年。用清严於自治，勇於奉公。籓黔时，库储六万，年馀存十六万，陕库三十万，再期六十馀万矣。所至尤措意桑棉织组。尝濬三源县龙渠，溉田千馀亩。俸入不以自润，於黔以购粟六千石，於陕购万石，

备不虞。郑州河决，捐工需二万两。二十四年，卒。子贵阳扶枢归，以毁殇。

同县李希莲，字亦青。咸丰十年进士，授户部主事，再迁郎中。性节俭，官京曹三十年，车马羸敝，不顾讪讥。英、法兵入都，曹司多走避，希莲昕夕诣署无间。以忤肃顺，乞假归。同治元年，起原官。时军兴饷绌，希莲条陈开源节流数端，恭亲王奕訢韪之。云南报销案发，同僚有褫职遣戍者，希莲独无所染。光绪中，出为江西广饶道，除滥税，复徵额。擢山东盐运使，调长芦。累迁贵州按察使、陕西布政使。戊戌政变，希莲颇忧大乱将起，与总督陶模议筹建陪都。及两宫西幸，入始服其先见云。

李金镛，字秋亭，江苏无锡人。少为贾，以试用同知投效淮军。光绪二年，淮、徐灾，与浙人胡光镛集十馀万金往赈，为义赈之始。后遂赈直隶、山东，皆躬其役。五年，晋秩知府。调直隶，修西淀堤。吴大澂督防吉林，金镛任琿春招垦事。界外苏城沟垦户数千，苦俄人侵略，相率来归，咸得奠居。海参威既通商，俄人援例要请东三省要地设领事，严拒之。又力争八道河民被俄焚掠，抵俄官於法。将军铭安以为才，疏留吉林任用。中俄界约，自瑚布河口循琿春河至图门江口，以海中之岭为界岭，以西属中国，距江口二十馀里立土字碑。界图疏略，致岭西之罕奇、毛琛崴等盐场置线外。俄复於黑顶子地私设卡伦，距江口几百里矣。大澂使金镛会勘，据约争还侵地，重立界碑。署吉林知府，整钱法，开沟洫，摊丁於地，以苏民困。

九年，署长春 通判。 境为蒙古郭尔罗斯地，初招流民领垦纳租，久之垦逾所领，谓之“夹荒”。民惧增税，因出钱免丈量，刻石纪之。至是蒙旗复牒理藩院请丈，金镛挟碑文谒将军为民请命，曰：“诚知清丈则公与某各有所得，然如民何？”

将军闻之愕然，奏罢其事。创建书院，厚其廩饩，购书数千卷，资学者诵习。捕斩剧盗苗青山等，境内义安。不时巡历乡僻，呼召父老，为讲孝弟力田。金镛性坦易，口操南音，所至民爱而惮之。以功晋道员。

俄侵占精奇里河四十八旗屯地，在黑龙江岸东。金镛争还补丁屯至老瓜林百七十馀里，划河定界。漠河者，在瑗珲西，三面界俄，地产金，俄人覬觐之。北洋大臣李鸿章议自开采，以金镛任其事。陆路由墨尔根入，水运由松花江入，各行千馀里，僻远无人。披斩荆棘，於万山中设三厂，两年得金三万。事事与俄关涉，艰阻百端。又开厂於黑龙江南岸札伊河旁之观音山，皆为北徽名矿。集商赏立公司，流冗远归，商贩渐集，收实边之利焉。十六年，病卒工所。赠内阁学士，予漠河建祠。

金福曾，字荅人，浙江秀水人。以诸生从军，先侍祖父衍宗温州教授，任筹团练助城守。旋随官兵肃清金、处，协守独松关，解杭州围。李鸿章器其才，克苏州，檄办善后。捻事起，往赞徐州道张树声军务。捻众北窜，出防大名。丁忧归，福曾积功已至知县，服阙，赴江苏，历署娄、南汇、吴江诸邑。所至兴学校，课农桑，理冤狱，禁溺女，劝垦沙田，开濬河道，多善政，民有去思。光绪初，河南、山西大祲。吴人谢家福等倡义赈，集四十馀万金，推福曾董其事。四年秋，至河南分赈洛阳等十二州县。新安、澠池灾尤重，福曾创立善堂，恤嫠掩骼，收赎子女，购车马若干辆，代疲民应役。开渠润，制龙骨车，兴水利。又濬洛阳、宜阳废渠，贯通伊、洛，灌田二万顷。五年，赈山西虞乡等十县。事竣，移赈直隶。时直隶水患方急，持以工代赈之策。

七年，疏大清河，濬中亭河，培千里堤。福曾先援例以道员候选，至是鸿章督直隶，奏留总办筹赈局。福曾以淀地淤塞

为清河受病之源，清丈东淀无粮地，釐定苇租，规复堡船。八年，濬东淀河道，修筑天津三河头堤。九年，筑子牙河堤，展宽正河，又别开支河王家口以泄盛涨。十年，畿东大水，福曾疏青龙湾减河入七里海，疏筐兒港减河入塌河淀，并出北塘海口。又开沥水各河以泄武清、宝坻洼区积水。十一年，濬饶阳滹沱河。十三年，濬四女寺南运减河。两署永定河道，塞决口，於下口别辟新道。又就大清河合流处别濬新河，永定河水始直达天津海河。山东河决数为灾，鸿章辄檄福曾往助工賑，亲至苏、浙募赈。会浙西大水，巡抚崧骏复疏留福曾治工賑。于是杭、嘉、湖三府各河次第疏濬。会廷议濬馮杭南湖，以福曾董其役。明年工竣，直、鲁又告灾，福曾已卧病，犹力疾筹賑济。十八年，卒。鸿章等疏请优恤，赠内阁学士。福曾廉公好义，历办工賑十餘年，无日不劳身焦思，治行卓然。及其歿，士民同声惜之。

熊其英，字纯叔，江苏青浦人。以贡生就训导。家福集金賑河南，其英请行，始事济源。济源山僻小县也，灾尤剧，多方补苴，次第以及他邑。其英亲履穷僻，稽察户口，不避风雪，食惟麦粥、面饼、菜羹，与饥民同苦。初头病疡，足病湿，医少愈，仍从事不肯休，遂卒於卫辉。巡抚上闻，诏许被賑各州县立祠祀之。

家福，字绥之，吴县人。世以行善为事。闻豫、晋灾，呼籥尤切。义声倾动，闻者风起。自上海、苏、扬及杭、湖，原助賑者众。日赀钱至家福门，或千金，或数千金，不一年得银四十三万有奇。凡賑二十七州，继其英往者七十四人。家福才识为时重，於创办电报及推广招商输船局事多所策画。李鸿章尤赏之，尝疏荐称有“物与民胞”之量，体国经野之才。金福曾亦闻而叹许焉。家福历保至直隶州知州，卒不仕。时又有吴

江绅富沈中坚，鬻田三十顷，亲往山西赈灾。亦义行之尤著者。

童兆蓉，字少芙，湖南宁乡人。同治六年举人，从军陕西，积功晋知府。光绪三年，署榆林。岁祲，便宜发仓，复运粟於包头、宁夏，单骑临赈。既而大疫，延榆绥道及榆林令皆遽歿，代者不至。兆蓉一身兼摄三官，比户存问，为具医药，全活甚众。六年，署延榆绥道。属郡荒僻，土僮民贫。为拓学舍，购书劝课，教民树艺畜牧。治榆溪河，开渠溉田，民利之。八年，授兴安知府。汰胥役，禁私钱。总兵余虎恩贩钱为利，获而毁之。税胥索贾人金，榜治几死。民间婚娶苟简，为定礼制，禁淫祀，葺昭忠、节孝祠，以正民志。安康令徵粮苛急，民聚而譁，兆蓉往抚谕。总兵及釐局挟前嫌，诬为激变，遂解任。寻得白，署汉中，逾年还本任。川匪扰境，擒斩其渠，贼溃走。调西安，摄督粮道，定徵粮改折，上下称便。

二十六年，擢浙江温处道，先署杭嘉湖，明年乃之任。值拳匪乱后，瑞安民杨茂奶与教堂积衅。浙东法国主教赵保禄尤横，挟兵船至温州，必欲杀杨。兆蓉力争曰：“彼法不当死，我不能杀人以媚人。”卒拒之，以此名闻。飓风为灾，赈粟并举，民不乏食。三十一年，卒於官。

论曰：光绪初，各省重吏治，监司大吏下逮守令，皆一时之选。朝仪以下诸人，或御乱保民，或治盗清讼，或兴学劝业，或救灾恤患，莫不以民生为重。承兵燹后，辛苦凋残之人，得生存以至今日者，实赖於此。“民亦劳止，汙可小休，惠此中国，以为民逯”。诚知本哉！[一]按：刘含芳传所附陈夔举传，关内本与关外一次本无。

## 列传二百三十九

洪汝奎 杨宗濂 史朴 史克宽 沈保靖  
朱其昂 弟其诏 宗源瀚 徐庆璋 徐珍 蒯光典  
陈遁声 潘民表 严作霖 唐锡晋 娄春蕃

洪汝奎，字琴西，湖北汉阳人。道光二十四年举人。咸丰初，考取官学教习，期满以知县用。参曾国藩军事。同治初，洊保至江南道员。总理粮台，供应防军及他省协饷。又筹还西征洋债，出入逾二千万，综核名实，不避嫌忌。光绪中，沈葆楨为两江总督，尤倚任之。葆楨治尚威猛，因疾在告，辄疏请汝奎代治事，声望益起。会诏求人才，大臣交章论荐。五年，特擢广东盐运使。调两淮，裁冗费，建义仓，濬扬州城河。方欲大有为，而江宁三牌楼之狱起。

先是有弃尸三牌楼竹园旁，汝奎令参将胡金传侦获僧绍宗等仇杀谢姓男子，又称薛姓，名亦屡易，汝奎请覆讯。葆楨以会匪自相残，即置大辟。逾三年，得真盗周五、沈鲍洪等杀朱彪事，时地悉合。事闻，命尚书麟书、侍郎薛允升往江南即讯，金传坐滥刑失入，治如律；汝奎失察，褫职遣戍；葆楨以前卒，免议。於是朝旨申戒各行省慎重刑狱，并禁嗣后武员毋庸会鞫。汝奎至戍所，未几赦归，遽病卒。宣统初，总督端方疏陈其治行，复原官。

杨宗濂，字艺芳，江苏无锡人。咸丰末，以户部员外郎在籍治团练。时钱鼎铭乞师於曾国藩，宗濂偕行。及李鸿章以援师东下，宗濂率旧部为军导，屡著战绩。刘铭传进剿江阴，宗

濂率濂字营守杨舍。贼来犯，宗濂领沙团击却之。沙团者，起於江岸集众自卫，以技勇名，贼皆畏之。攻无锡，宗濂任前锋。与贼酋黄子澄鏖战，夜夺北门入，拔其城。合攻常州，宗濂督战西门，架浮桥，独骑先进。马惊逸，堕河，跃起易骑再进，挥兵肉薄登，遂擒陈坤书。江南平，随鸿章移师剿捻，总理营务处。军兴所至索官车，吏民交困，宗濂创立车营，行军所需，预为储峙，随时无不备。诸军仿其制，皆称便。积功擢道员。

同治十一年，权湖北荆宜施道，被劾罢。鸿章创北洋武备学堂，奏起宗濂总其事，成材甚众。光绪十六年，授直隶通永道。时畿辅大潦，宗濂主赈事，假便宜发缗粟。复大治水利，修潮白、青龙、蓟运、北运、通惠、永清各河。疏渠树防，辟膏腴数万顷，士民刊碑颂德。以忧归。再起，为山西河东道，历权布政使、按察使，迁长芦盐运使。二十六年，联军犯天津，宗濂督芦勇登陴固守，飞丸裂左胫，血流如沈，犹裹创治军。城陷，巷战，又伤右股。命驻保定督粮台，旋随鸿章入都议和。事定，赏三品京堂。未几，以病乞休，卒。

史朴，字兰畦，直隶遵化州人。以进士用知县，分广东，历惠来、乳源、南海等县，所至有威惠。潮阳盗郑段基杀前令，朴莅任，立捕诛之。晋罗定知州，留省捕剧盗刘亚才及馀盗九百，并置诸法。粤省海盗久为患，朴航海往剿，降盗魁张十五仔等，尽散其党数千，有不受抚者剿平之，擢知府。剿英德土匪，遇伏佛冈，没深涧，罟木得不死。贼踵至，睨之，曰：“史公也！”争引出，跪进饮食。朴责以大义，数且詈，誓绝粒。贼益敬畏，罗拜感泣，原缚渠自效。会救至，舁之归。诏革职，仍令自效。匪平，复故官。

粤东匪起，省城戒严。守猎德砲台，连破沙湾、菱塘、新灶各贼巢，赏孔雀翎，知肇庆府。梧州被围，督兵往援，拔其

众还军封川，且战且守。会英人陷广州，大府不遑西顾。朴与贼相持五阅月，大小数十战，杀贼数千人。其后贼大至，会提督昆寿水陆并进，大战封川江口，连捷歼贼，军遂复梧州。晋道员，再权肇罗道。同治二年，移广州，摄按察使，旋署粮储道。朴在粤前后垂四十年，善治盗，尤善用人。南海隶为盗诬，特出之，后督捕得其死力。抚琼盗，易名入伍，多死敌。省围乏饷，出劝募，立集百万金。贼初起，独主抚，及踞梧，则主剿，皆得其机宜。光绪二年，以筹解西征协饷，加盐运使。乡举重逢，赏二品服。四年，卒。

史克宽，字生原，安徽六合人。咸丰中，与兄克谐办乡团御贼。太湖陷，克谐殉。克宽从克太湖、宿松，解六合围，以国子监典簿保知县。同治初，刘铭传剿捻，移征西回，皆挟克宽与俱，为司馈运及营务处。叙功，擢知府。光绪中，李鸿章督畿辅，檄董工程局，掌河事，治滹沱，於献县朱家口辟减河三十里，循子牙河故道入海。鸿章上其绩状，因奏任清河道，民立石颂其德。旋以他事被劾夺职，遂归。

沈保靖，字仲维，江苏江阴人。咸丰八年举人。父耀鋈，湖北通判，武昌陷，骂贼被害。保靖出入贼中觅遗骸，三载始得死事状，得赐恤立祠。李鸿章督师上海，招参幕事，积功至道员。同治十一年，授江西广饶九南道。时英使订约烟台，议於江西湖口轮舟停泊起卸货物，保靖以有碍九江关税务，力争之，总署卒废约。擢按察使，摄布政使。光绪七年，迁福建布政使。法越事起，方事急，城闭，钱米歇业，居民汹汹将为乱。保靖出谕，发库款三十万以济市面，人心始定。以他事被劾夺职，旋复官，遂不复出。所著有读孟集说、韩非子录要、怡云堂内外编等。

朱其昂，字云甫，江苏宝山人。同治初，从军攻南汇。城

贼原降，要一人入盟，无敢往者，其昂毅然请入受其降，城始下。旋纳贖为通判，累至道员。北洋大臣李鸿章颇奇其才。福州船政造军舰不适用，奏改商船。其昂与其弟其诏创议官商合办，请设轮船招商局，鸿章上其事，遂檄为总办。御史董俊翰劾以力小任重，下鸿章查覆，仍力赞其成。於是官商合力开局集股，并收并外人所设旗昌轮船公司以保航权。数年，成效大著。光绪初，直、晋灾，其昂输私财力任赈抚，以劳致疾。鸿章特委权津海关道，越三日卒，诏优恤，赠光禄寺卿。

其诏，字翼甫。纳贖为知县，累至道员。历充江、浙漕运事。轮船招商局既成，复请以额定漕运费给轮船代为海运，局基始固。再权永定河道，时出巡河堤上下，务尽其利弊。遇伏汛暴涨，尝三昼夜不交睫，亲督弁兵抢护，始免溃决，民皆德之。扩充天津电报学堂，成材益广。时方议办海军医学堂，其诏复捐自置天津法租界地四十亩为校址以成之，其急公好义类如此。未几，卒，赠内阁学士。

宗源瀚，字湘文，江苏上元人。少佐幕，洊保至知府。光绪初，官浙江，历署衢州、湖州、嘉兴府事，敏於吏事，判牍辄千言。在湖州濬碧浪湖，兴水利。时太湖漕港淤塞，前守杨荣绪疏濬无功，会有疏陈治法者，下郡，源瀚乃议大兴工役，所规画甚备。荣绪回任，卒成之，补严州。兵后凋敝，多温、台客民寄垦，习於剽劫，廉治其魁，遣散归者六千人。治严五载，煦呕山民，穿渠灌田，引东、西湖以泄新安江之暴涨，旱潦不害。每巡行田野，劝民力穡。调宁波，通商事繁。有戈鯤者，素豪猾，为英国领事主文牒，积为奸利病民。源瀚发其罪状，牒上大吏及南、北洋大臣，逐鯤海外。法国兵船犯浙洋，源瀚从宁绍台道薛福成筹海防，多所赞画，数有功。晋道员，署杭嘉湖道。二十年，日本构兵，调温处道，沿海戒严，处以

镇静，清内匪，捕诛盗渠十余人，疆圉晏然。又三年，卒於官。

源瀚优文学，尤精舆地，所绘浙江舆图世称之。

徐庆璋，字兴斋，浙江山阴县人。初佐都兴阿戎幕，累保知县，历任奉天宽甸、盖平、义州，晋兴京同知。所历多善政。常微行市中，遇有讼争者，辄为剖其曲直而遣之。倡修养济院，收养贫民。兴俗春耕迟，庆璋集村氓语以农事不可违时之义，众承其训，有“早种一天早收十天”之谚，至今诵之。

光绪二十年，由凤凰调辽阳知州。值中日战亟，省东南各县相继沦陷。仅辽阳为盛京门户，赖先事筹备。募饷练兵，号镇东军，沿边设防。自辽阳而岫严、海城、复县三千六百村士民，编团数万人，以辽南靛峒徐珍为练长，勒以兵法。日兵至，庆璋语众曰：“敌迫矣！援师未集，汝等自为计，毋与我偕亡。我死，分也！”众感奋，皆请杀敌，遂迭败日兵，俘百数十人。战守历五越月。长顺、依克唐阿方督战，皆倚以为重，屡诏嘉奖。是时州西连年水灾，复募款捐济，全活无算。庆璋才而负气，其平日为政宽猛兼施，众畏之如秋霜，爱之如冬日，有徐青天之称。如议成，擢甘肃庆阳知府，迁甘肃凉道，积劳致病，卒於官。

徐珍，字聘卿，辽阳人。刚正多勇略，日军犯辽，珍独率民团守吉洞峪，扼险坚持，敌不得逞。庆璋既属以练长，会将兵者忌之，饬散团众，防务遂弛，而吉洞峪乡团之名，乃著于中外。事定，以抗敌出力，保用县主簿。拳匪乱作，珍复办民团，联数百村，有匪即剿捕，不分畛域。匪攻腾鳌堡及荒沟，先后剿平之。日俄之战，珍严守中立，不稍假藉。总督赵尔巽嘉珍功，以办团成绩上，有“上不支官款，下不取民财，徒以忠义之故，护卫乡闾，保全无算”之语。历保至知府。武昌变起，土匪假革命名啸聚煽乱。尔巽知珍义勇，委充巡防营

帮统，分防辽阳、海城、岫岩、本溪四城，地方赖以安谧。寻以巡防改编陆军，遂辞职。卒后，州人建专祠祀之。

蒯光典，字礼卿，安徽合肥人。父德模，见循吏传。光典幼慧，八岁能诗，随父官江南，所师友多当代名儒，闻见日扩，名亦日起。其论学务明群经大义，而以六书、九数为枢纽，治六书则必求义类以旁通诸学，识双声以明假借。性强记，有口辩，尤熟於目录掌故。有所论难，援据该洽，莫能穷也。

光绪九年进士，授检讨。典贵州乡试，与其副不相下，以狂倨见讥，然榜发称得士。充会典馆图绘总纂，精密胜於旧。中东兵起，发愤上书，不报，遂乞假归。总督刘坤一聘主尊经书院讲席。光典念国势弱，在列诸人惟鄂督张之洞有大略，又尝所从受业师也，因往说之洞慎选才俊，习武备，为异日革新庶政之用。之洞韪之，卒不果，而聘为两湖书院监督。二十四年，叙会典馆劳，以道员发江南，创办江宁高等学堂。大学士刚毅按事江南，司道百余人同诣谒，独延光典密室纵谈国事，语切直。刚毅大憾，即议裁高等学堂。光典力争，不能得，拂衣去。坤一两解之，檄赴盐城丈樵地，樵地者，故盐场苇荡也。年馀得可耕之地七万五千顷，收入荒价亦钜万。领正阳关督销局，岁增销官引百数十万。会之洞代坤一为总督，以江南财匱，用不足，议增货釐。光典谓增新釐则病商，毋宁整齐盐课。之洞因奏陈两淮盐事衰旺，谓：“北盐视正阳销数，南盐视仪栈出数。光典为江南治盐第一，督正阳既有绩，请使主仪栈。期三年，成效必可睹。”诏允之。光典既莅事，以轮船驻大江三要区，首金、焦，次三江口，次沙漫洲，辅以兵艇，私梟敛迹。始仪栈出数不足四十万引，比三年，增引十馀万，岁益课釐银百五十馀万。乃益增募缉私兵队，日夕训练成劲旅，又於十二圩设学堂，建工厂，遂隐然为江防重镇。

三十二年，按淮扬海道，加按察使銜。宝应饥民劫米，令潜逃。適光典舟至，剴切谕解之。而扬州亦以饥民劫米告，诶知猾胥阴煽众，即擒治胥。大吏怒，将穷其狱，以光典言得免。运河盛涨，光典先分檄河员增修堤，而自泊舟高邮守视。坝险工迭出，大吏以故事，视节候测水，檄启坝，不为动。历月馀启二坝，七月杪乃启三坝，下河六县获有秋。建言淮海灾区广，宜宽筹赈金，不宜设粥厂，使灾民麇集，费不貲，且生事。与布政使继昌议不合，会奉檄入都参议改定官制，遂去任。后江北赈事款绌而费糜，一如光典言。

三十四年，命赴欧洲监督留学生。诸生不乐受约束，辄相訾警，岁馀谢职归。诏以四品京堂候补，充京师督学局长。宣统二年，赴南洋提调劝业会，卒於江宁。

陈遹声，字蓉曙，浙江诸暨人。光绪十二年进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出为松江知府，盐泉久为患。遹声到官，密致其党为导，帅健卒策疾骑蹕百馀里，掩其魁捕之，寘诸法。松注下，数苦潦，濬支河三十馀，并筹岁修费数万金以泽农。以忧归。拳祸起，暨俗素强，与教仇。不逞者转相煽惑，众至千馀，城乡约期将为乱。遹声独命輿往喻之，途与众遇，势汹汹，斫輿前衡深寸许，正告之曰：“吾枫桥陈某也，来活尔！”为指陈利害。众悟且泣，皆罗拜，争弃械而走。而城中莠民忽蜂起，遹声促官守闭城，捕其魁五人斩以徇，事立平。县北江藻村，赌窟也。每岁十月，吴、越赌徒纷集，一掷累千金，破家者无算。遹声请於大吏，届时县官莅村坐禁，著为例，数百年敝俗至此而革。服除，以劳迁道员，入参政务、练兵、税务诸政。

三十三年，授川东道。川东，盗藪也，莅任未浹旬，开县寇万馀躏旁县，立平之。次年，黔中盗魁刘天成结蜀边逋寇挠川南，防军数为所败。省檄练军七营剿之，寇至，委械去。遹

声立募精勇数百人，部以兵法，疾驰赴援，未匝月，生缚天成归。江北厅产煤，矿脉绵延数百里，至合州。奸民私售龙王洞於英商，外务部与订租约，胥江北厅矿产授之；复要展拓至石牛沟，且蔓及两川。川人愤，将与英商角。遽声力争之英领事，并密嘱川人收石牛沟左右地。英商以无佗地可得，得沟与洞，犹石田也，恫喝百端，不为动，卒以贱值赎回。治渝两载，大吏交章论荐，遽引疾归。当轴数招之，谢不出。著有明逸民诗、畸庐稗说及诗集等。

潘民表，字振声，江苏阳湖人。同治十二年举人。光绪初，数募金赈直隶、河南、山西诸行省。十五年，山东河决，凡赈历城、齐河、临邑、齐东、济阳、惠民、商河、青城、滨、霑化、海丰、阳信、蒲台十三州县。阅四年始竣。灾民无归者众，民表於历城卧牛山建屋五百间、窝棚千间居之，使植桑麻，兴耕织，疾病婚嫁，皆有资助。别建工厂百间，义塾八所，设教养局董之。因其规画，历十年之久，多有艺成自给者，乃以经费改设蒙养学堂。十九年，赈山西大同边外丰镇诸，亦仿卧牛山成法，收集教养之，寻以州同就职山东，署恩县，补平度，擢泰安知府。二十八年，河决利津，诏颁内帑十万，大吏檄民表去任专赈事。晋道员，发陕西，筦农工商矿局。民表谕同官县土质宜磁，建磁窑同官，兴大利。赀竭将中辍，请兼罄屋釐榷，以羨馀助磁业，仍不给，且亏税，计无所出，竟仰药死，时论惜之。

民表瘁於赈务二十馀年，每遇灾侵，呼籥奔走，置身家不顾，敝衣草履，踣躅泥涂，面目黧黑，非人所堪，赀斧悉自贷。及服官，俸入悉以偿赈债，充赈用。自义赈风起，或从事数年，由寒儒而致素丰。如民表之始终无染，歿无馀赀者，盖不数觐。

严作霖，字佑之，丹徒人。以儒生奋起司赈事。自光绪二

年始至三十年，历赈山东、河南、山西、安徽、江苏、直隶、广西、奉天、陕西数行省。每兼濬河修堤，以工代赈。作霖性强毅，赴事勇决，综覈无糜费，久而为人所信，故乐输者众。其施赈不拘成法，随时地而取其宜。当时疆吏以义赈可矫官吏拘牵延缓积习，乐倚以集事。作霖不求仕进，辄辞荐剡，仅受国子监助教衔，数被温诏嘉焉。积赈余赀兴扬州、镇江两郡善举。及歿，子良沛出二十馀万金为恤嫠、保节、备荒等用，成其遗志云。

唐锡晋，字桐卿，无锡人。父文源，阖门殉粤难，积尸满井。乱平，锡晋拾亲骨，沥血取验，誓奉遗训力行善。光绪初，闻豫、晋灾，始募义赈。十四年，以恩贡授安东县教谕。时淮、徐、海大水，锡晋棹小舟往赈，忧劳甚，须发为白。明年，安东涝，益募金赈之。冬，复赈山东沿海诸郡灾，为置常平仓。二十六年，两宫西狩，关中大饥，人相食，锡晋釀金四十万往赈，历二州八县，艰困不少阻。灾区广，赈款且匱，乃单车诣行在，请於大学士王文韶，得二十万金益之。事竣，返安东。坐劾安东知县贪残，同落职。两江总督端方等奏复锡晋官，改铨长洲，后以输金助赈保道员。三十二年，湘中灾，官绅复以赈事囑。秋，淮浦被水，流民数十万汹聚，喻遣勿散，咸曰：“有司行赈不足恃，必得唐公。”时锡晋卧病，犹强扶而至，众见其来，驩曰：“吾生矣！”乃各还归待赈，遂以无事。

宣统三年，方筹赈江、皖，而武昌变起。锡晋忧愤，病日剧，越岁卒。锡晋治赈，自乙亥至辛亥，凡三十有七年，其赈地为行省八：山西、河南、江苏、山东以及陕西、湖南，东至吉林，西至甘肃；其赈款过百万以上。义赈之远且久，无过锡晋。歿后众思其德，受赈各省咸请立祠祀之。

娄春蕃，字椒生，浙江绍兴人。以贡生纳赀为同知，历保

道员。久参北洋幕府，李鸿章尤重之，常倚以治繁剧。春蕃熟谙直隶水利，永定河常岁决，思患预防，以时消息之，河不数病。长芦盐商久困增釐，春蕃务为宽大，课裕而商不挠。尤精刑律，审覈维慎，直省遂无冤狱。拳乱作，力主剿办。为总督裕禄草奏，痛陈邪术万不可信，战衅万不可开，以一服八，决无幸理。裕禄初颇信之，不能坚持，卒致败裂。匪以通敌诬绅富，请搜杀。春蕃力阻，多保全。事亟，春蕃首请召鸿章北上停战议和。及联军猝至，同僚皆走，春蕃独留不去，艰苦谋措拄，至一月之久。鸿章至，复参和议，约成，辞优保。辛亥事起，人心惶惑，春蕃夙夜筹虑，独为地方谋保安。焦劳益甚，猝病卒。

春蕃敦节操，有经济才。自鸿章延入直幕，先后垂三十年。历任总督如王文韶、荣禄、袁世凯、杨士骧、端方、陈夔龙等，皆敬礼之。虽不乐仕进，未亲吏治，而论治佐政，留意民生，各郡县皆奉为圭臬。歿后，直人思其德，公请附祀鸿章祠。

论曰：各省监司能著声绩者，大抵多起於守令，盖亲民之效焉。及兵事兴而有事功幕职，捐例开而有输饷助赈，虽其初不必尽亲吏治，而以实心行实政，流爱於人，民之感之，亦岂有异？自汝奎、宗濂以至锡晋、春蕃诸人，德惠在人，后人称之至今，不可敬哉！

## 列传二百四十

荣全 喜昌

升泰 善庆 柏梁 恩泽 铭安 恭鏜

庆裕 长庚 文海 凤全 增祺 贻穀 信勤

荣全，关佳氏，满洲正黄旗人，一等威勇侯那铭嗣子。咸丰元年，袭爵，授二等侍卫。从征山东，以功迁头等，还直乾清门。十一年，出为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，历喀喇沙尔办事大臣、伊犁参赞大臣。同治五年，以镶红旗蒙古副都统署伊犁将军。明年，调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。时缠回袭陷伊犁，俄乘机遣兵入，藉口代为收复。荣全内筹守御，外示羁縻。又以索伦、蒙古被兵，民多亡入俄境，为请择地安插，分部护之。

八年，朝旨以新疆各城多与俄接壤，命荣全会俄官，依三年勘办西北界约记，建设乌属界牌鄂博。先是，塔城和约两国分界，自恰克图西北逾乌梁海，首沙滨达巴哈，讫浩罕边界，绘画地图，识以红线。至是，集议乌克克卡伦仍依旧界，惟自东北沙滨达巴哈至西南赛留格木山柏郭苏克坝补牌博八，明定界限，所谓乌里雅苏台界约是也。九年，坐乌鲁木齐城陷，褫职留任。十年，俄遣柯福满将军占领库尔札，声收乌鲁木齐，诏荣全赴伊犁收回城池。荣全遂自乌城西进至霍博克赛里，直抵塔尔巴哈台。会天大雪，止舍。逾岁，与俄官布呼策勒傅斯奇集议色尔贺鄂鲁勒，荣全向之索还。俄官阳言请命本国，而阴遣兵袭取玛纳斯，骎骎欲东犯。荣全不获已，返塔城。是时，俄人据伊犁可千余人，滋骄横，索伦、锡伯苦之。十二年，锡

伯寤益甚，荣全济以银，俄官反出阻之。荣全曰：“为我属地，我自济之。与俄奚涉焉？”牒驳之，俄官词屈。上闻而嘉之。

会回构安集延扰动，上命荣全进攻玛纳斯缀寇势，遂复其官。十三年，白彦虎犯上马桥，荣全遣军败之沙子山。光绪二年，师克玛纳斯南、北二城。荣全数有功，寻召入京，历兼护军统领、右翼前锋统领。五年，卒，恤如制。

喜昌，字桂亭，葛济勒氏，满洲镶白旗人，世居吉林。亦以防俄著。初从军征捻，累功至协领。河内之役，以少胜众，功尤盛，晋副都统。西捻平，赐头品秩，充西宁办事大臣，光绪六年，调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。时中俄有违言，俄军窥吉林边壤。朝命喜昌佐防务，因上言琿春为兵冲要地，宜练马队二千、步队八千资守御。逾岁，抵琿春，相度地势，乃专囑伊克唐阿防守事，而自率所部顿磨夷石，扼双城、红土岩来路，上戡之。和议成，授库伦办事大臣，条上边防六事，寻谢病归。十七年，卒，予易州建祠。

升泰，字竹珊，卓特氏，蒙古正黄旗人。入赀为员外郎，铨户部。出知山西汾州府，有政声。回寇扰境，录守城功，晋道员，除河东道。历浙江按察使、云南布政使。光绪七年，赏副都统衔，充伊犁参赞大臣，寻授内阁学士。明年，署乌鲁木齐都统，与俄罗斯定阿尔泰山边界。俄人遇事龃，升泰执原议不稍让。始受约束。

十三年，改充驻藏帮办大臣。时藏人筑卡隆阿，为印度所败。上命办事大臣文硕令藏人撤卡。文硕谓为藏地，无可撤，严旨责焉，以升泰代之。而藏人誓复仇，顿兵帕克里，将痛击印军。升泰搜集乾隆五十三年旧档，哲孟雄受偪廓尔喀，达赖以日纳宗给之，以雅拉、木支两山为界，持示藏人。藏人曰：“地虽予哲，今哲通英，宜收回。”升泰数止之，不从。英使

愿媾和，朝旨令升泰赴边界与印官议约。十四年，印军收哲全境。藏兵又败咱利，亚东、朗热并失。隙愈深，群思报复，升泰数严止之，仍不从。会天寒，印官趣升泰赴议，而藏人请代索哲孟雄、布鲁克巴侵地，否则倾众一战。升泰仍百计谕藏僧，戒藏番毋妄动。及至边，布部长遣兵千七百人护卫。升泰虑为英口实，谢去，并乞印绶封典，升泰允代请诸朝。既与英政务司保尔会於纳荡，索藏偿兵费。升泰曰：“哲为藏属，索费无名。”英人又在布境及后藏干坝修路，藏人益大震。英官要求甚奢，升泰力折之，藏人渐就范。升泰数要英撤兵，英不可。升泰以大雪封山，运粮无所，退驻仁进冈。英人既掠哲地，复羁其部长土尔朗思，置之噶伦绷，招印度、廓尔喀游民垦荒。廷议以哲事无从挽救，虑梗藏议，谕升泰勿问。

藏、哲旧界，本在雅拉、支木。后商人往来咱利，为新辟捷径。升泰议以咱利山分藏、哲界，以符前案。其印、哲界在日喜曲河，拟约中註明。哲部长母挈两孙赴升泰营泣诉，丐中朝作主，升泰无如何。英人又欲易置其部长，升泰力阻之。土尔朗思谓愿弃此居春丕，升泰弗许，虑英责言也。

十五年春，藏兵撤退。升泰请总署达英使，电印军速撤。逮既撤，而英人犹久不订约。升泰上疏略谓：“闻藏人言：‘与有仇之英议和，不若与无仇之俄通好。’设藏番果与通款，英、俄必互相猜忌，后患方长。乞告英使，电趣印督速定藏约。”又言：“与英初次会议，英人欲至藏贸易。告以番情疑诈，始许退至江孜。力言再四，又许退至帕隘。臣力谕藏番，通商万不能免，始出结遵办。今英虑他国援以为请，忽议中止。在藏人固所深愿，在俄人亦不能有所干求。惟日后防范宜严，未可再涉疏懈。入夏至今，旷日持久，请敕总署牒英使速议结。”

十六年，以升泰为全权大臣，与印督定约八款，自布坦交

界支莫摯山起，至廓尔喀边界止，分藏、哲界，哲境归英保护，所谓藏印条款是也，语详邦交志。十八年，卒於仁进冈。事闻，优诏赐恤。

善庆，张佳氏，满洲正黄旗人，黑龙江驻防。初从胜保征捻，积勋至协领，赐号济特固勒忒依巴图鲁。克凤阳，擢副都统。论复定远功，晋头品服。同治元年，追捻至灵璧，平宿州寇墟。创发，乞病去。逾岁，朝旨以捻事棘，命选吉林、黑龙江骑旅赴皖。军抵河南，张之万疏留，连败粤寇於南阳及湖北阳邳滩鲜花镇。坐所部兵马疲瘠褫职，仍留军。四年，授吉林双城堡总管。以战功复故官，即於军前除杭州副都统。再坐营马侵踏民田褫职，追击窜贼大同集，被宥。

六年，与刘铭传剿东捻，败之濉县松树山。捻奔赣榆，追及之。铭传自当赖文光，而令善庆当任柱。任柱殊死斗，善庆令骑旅下马结阵疾击之，尸山积，犹进不止。会大雾，窈冥不见人。铭传分军袭其后，善庆率队大呼冲杀，枪砲雨盆，降人潘贵升斩任酋於阵。善庆乘势追击，斩馘千馀级。论功，赏黄马褂。赖酋势益蹙，阻濰河弗能达，乃据寿光王胡城。铭传等分左右进，善庆与温德勒克西拒之。追至凤凰台，为他将所败，就缚於扬州，予骑都尉世职。七年，西捻平，张总愚自沉於河，馀匪为善庆等所歼，晋二等轻车都尉，赴本官。

擢杭州将军。杭州驻防自克复后，昆寿规复营制，连成重建营墙。善庆至，筹设渐备。光绪改元，调绥远城，历宁夏、江宁。召还，授正红旗汉军副都统，驻师通州。十一年，充御前侍卫，佐海军事务。十三年，出为福州将军。次年，卒，予建祠，谥勤敏。

柏梁，字研香，瓜尔佳氏，满洲正白旗人，杭州驻防。父麟瑞，咸丰末阵亡乍浦，见忠义传。柏梁少从其叔父凤瑞出，

隶李鸿章军，转战江、浙。攻太仓州，柏梁自南门先登。复攻苏州，战於黄天荡，阵斩悍目。攻嘉兴、宜兴、江阴、金坛，柏梁皆有功。改隶胜保军，战江北，屡捷，累保至协领，赏花翎。杭州克复，调归驻防，补协领。承历任将军办理营务，善庆尤倚任之。光绪中，驻防初设洋枪队，以柏梁充全营翼长，兼掌兵司。规画营制，均照新军式训练，纪律肃然。叙劳，以副都统记名。入觐，奏对称旨。以晓畅戎机、训练出力，赏头品服。驻防旧有旗仓，久为兵燹，柏梁请拨款重建。旋授乍浦副都统。乍浦驻防营毁於粤乱，副都统驻杭州。柏梁莅任，岁至乍浦巡视海防。以劳卒。赐恤如制。

恩泽，字雨三，噶奇特氏，蒙古镶蓝旗人，荆州驻防。光绪初，以佐领从金顺出关，克黄田，复乌鲁木齐诸城，擢协领。其秋，回寇奔呼图壁，追击之，大溃，又扼之头屯河，白彦虎益窘。进攻玛纳斯，轰溃城垣数丈，恩泽先登，诸军继之，城拔，晋副都统。历权巴里坤、乌鲁木齐领队大臣。以刘锦棠荐。除吉林副都统，移琿春。

二十年，日本败盟，与将军长顺筹战守。乃治团练，筑台垒，设疑兵，敌知有备，引兵去。寻署将军。其时东山马贼猖獗，伯都讷、乌拉教匪乘机窃发，窜扰官街、白旗屯。恩泽闻警，率师分击之，夷其坚堡。又遣提督云春等，搜东山逸匪。明年，调黑龙江，督边防。先后疏请改练洋操，招垦荒地，赈恤穷乏。俄而鬻匪据观音山南北围，谋劫金厂。恩泽诃知之，严备以待。已，寇果至，营官王槐林等迎击，大败之。别遣将大搜山林，自是首观音山讫乌苏里满卡，千馀里无寇踪。又以挠力沟素窟匪，留兵镇摄之。上以为能，降敕褒嘉。二十五年，卒於官，予黑龙江及立功省分建祠。

铭安，字鼎臣，叶赫那拉氏，内务府满洲镶黄旗人。咸丰

六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除赞善。累迁内阁学士，历泰陵总兵、仓场侍郎。同治十三年，调盛京刑部。德宗缵业，充颁诏朝鲜正使。光绪二年，勘事吉林，条上四事，曰：剿马贼、禁赌博、设民官、稽荒地，上韪之，命署将军。吉省武备久弛，寇盗充斥。铭安莅任，严治盗。复募猎户为砲勇，号吉胜营。先后檄统领穆隆阿、协领金福，分道追剿，斩馘甚众。益练西丹步队八百，入山穷搜，寇势渐蹙。已，复捕治东山逸匪，擒诛金厂党魁，军威大振。默念吉省幅瀼四五百里，断非十数委员能济事；且旗员未谙民治，请破积习，调用汉官，部臣尼之，铭安抗疏力争，始俞允。

五年，实授。又言盗贼虽平，馀孽未靖，亟宜增置民官，画疆分治。先后奏改伯都讷同知、长春通判，理事，为抚民，置知府、巡道各一，宾州、五常同知二，双城通判、伊通州、敦化知县各一，并请无分满、汉。又奏弛秧漫禁，免山兽贡，增各旗义学，士民利赖之。东北与俄接壤，旧设卡伦，无兵驻守。乃遣将分扼要塞，并筑营伯力、红土崖、双城子，守以重兵，因上安内攘外方略，称旨。长春号难治，铭安稔知锤彦才，奏请除通判，部臣以违例请下吏议，铭安盛气抗辩，上两解之。然铭安终不自安，引疾去。寻坐失察属吏受贿，降三级。二十三年，上以治吉有功，部民感念，复故官。明年，乡举重逢，加太子太保。宣统三年，卒，年八十四，诏优恤，谥文肃。

恭鏜，字振魁，博尔济吉特氏，满洲正黄旗人，大学士琦善子。以任子授吏部主事。累迁郎中，兼内务府银库员外郎，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，出为湖北荆宜施道。论捕获江陵教匪功，加按察使衔。同治十年，擢奉天府府尹，坐事降。光绪三年，赏二等侍卫，充乌鲁木齐领队大臣。越二年，迁都统。

先是，陕回阿浑妥明客参将索焕章家。焕章者，前甘州提

督索文子也，素蓄异志。戍卒朱小桂告变，提督业普冲惑焕章言，诬斩小桂。及焕章反，乌城陷，业普冲被害。至是恭鏜廉得实，请予平反。夺索文荣典，分别恤小桂、业普冲及赴援殉难诸臣，人心称快，赐头品秩。九年，除西安将军，病免。十二年，署黑龙江将军。疏请举办漠河金矿，杜俄人觊觎。又建议垦荒十利，曰：储国帑、济民食、严保卫、便辑绥、裕经费、富徵收、集商贾、益釐税、广生聚、实边备，诏不许。十四年，实授。明年，移杭州，入觐，道卒天津，诏优恤。子瑞澂，自有传。

庆裕，字兰圃，喜塔腊氏，满洲正白旗人。以繙译生员考取内阁中书，充军机章京，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。从文祥赴奉天剿匪，还补侍读。出知湖北郟阳府。追录平捻功，晋道员。光绪元年，擢奉天府府尹。历迁至漕运总督，调河东河道。九年，除盛京将军。明年，法越构衅，庆裕巡视没沟营、旅顺口、大连湾，谕示居民曰：“有能杀敌立功，擒获奸细者赏。”又遵旨增练苏拉千人、食饷旗兵五百，上言：“整顿旗营，兼顾海防。今日多一兵，即有一兵之用；异日补旗兵，即可裁客兵之饷。所费者少，所系者重。”诏嘉许之。朝鲜乱作，檄提督黄仕林等扼隘口。以营口为兵冲要地，运石塞海口，设电线达省城。建议筹边筹饷机宜，附陈宜变通者三事：一，道府年终加考；一，推广荐举卓异；一，崇府尹品秩，行巡抚事，议行。

十一年，安东十二州县告灾，庆裕筹赈抚恤，民获甦。是秋霪雨，辽河、大凌河暴涨，田禾被淹。发仓以济。设粥厂牛庄、田庄台收养之。明年，金州蝗，旱魃为虐。又明年，兴京水浸，赈如初。十九年，授热河都统。道孙河、半壁店，上流民被灾就食状，并请变通盗案、税额章程。又使吏捕平泉黑役

为害乡里者，颇著政声。二十年，调福州将军。闽海关沿袭旧规，吏胥因缘为奸，上敕其整理。既至，钩稽纠剔，蠲苛息烦，弊风尽革。其秋，卒於官，恤如制。

长庚，字少白，伊犁根觉罗氏，满洲正黄旗人。以县丞保知县。伊犁将军荣全调充翼长。时白彦虎纠西宁回匪寇乌垣，进围哈密。安集延酋帕夏并伪元帅马明众，合乌鲁木齐、古牧地、昌吉、玛纳斯、呼图壁汉回，扑犯沙山子，与为遥应，势张甚。长庚奉荣全檄，领练勇赴援。而乌鲁木齐都统景廉所遣黑龙江营总伊勒和布兵亦至。两军夹击，歼擒殆尽，卒解沙山子围。旋赞都统金顺戎幕，总理营务，积勋至道员。光绪六年，授巴彦岱领队大臣。未几，丁母忧。服闋，入觐，上召见，垂询西北情形。长庚手绘舆图，奏陈边事，以阿尔泰山宜设防守，伊犁边防宜筹布置，缠金等境宜开屯山，漠北草地宜善抚绥，及哈萨克应仿例编为佐领等条以对。迁伊犁副都统。

十四年，命充驻藏大臣。行次里塘，值瞻对番族叛。长庚暂往硕般多，廉知衅由番官肆虐酿成，遴员授以机宜，调集汉土官兵，声罪致讨，歼渠宥胁，严惩藏官，事乃就绪。议者遂欲收其地，仍归川辖。长庚以瞻对自乾隆以来，叛服靡常，劳师糜饷。同治初年，西藏底定，奉旨将瞻对划归达赖喇嘛，派堪布管理。今若蹊田夺牛，使朝廷失信於卫藏，恐所得小而所失大。乃为详定善后章程，与将军岐元、川督刘秉璋等同上。藏乱遂定。

擢伊犁将军。时伊犁当大乱后，万端待理。长庚至，多所规画。葱岭西有帕米尔者，即唐之波谜罗也，东距疏勒约一千四百里。乾隆二十四年，将军富德穷追回酋，一至其地，立碑记焉，然称之为叶什勒库尔，未明言帕米尔三字。嘉、道以来，久未顾问，碑亦湮没。咸、同后，俄人遽以哈萨克右中各部与

浩罕八部，设土耳其斯坦、斜米七河、费尔干等省，甚至塔城西之旧雅尔城、阿克苏之察林河卡伦，同就沦胥。葱岭东有坎巨提者，一名乾竺特，其都城曰棍杂，与哪咯耳隔水相望，在莎车州西南约二千里。其西北可通帕米尔。坎民贫而多盗，其酋纵掠邻郡。英人责言，牒告我政府。坎酋又交通俄人。英使臣以割分帕地请，政府恐启俄争，拒弗许。时英、俄各以兵压境。长庚致书新疆巡抚陶模，谓：“属地当争，边地当守，兵衅万不可开。况能戡土匪之将士，未足以御强敌；军中所资。仰给内地及滨江海各省，数月乃达。而俄境铁轨已至萨玛尔干，英属铁轨已至北印度之劳尔，迟速迥殊。又新疆南北路与俄地犬牙相错者几五千馀里，虽兵倍加，不敷防守。且俄若以轻兵由齐桑斯克走布伦托海犯镇西、哈密，即可梗我咽喉。当此民穷财匮之时，尤不可轻战。只能备豫不虞，徐图转圜。毋以小忿遂起大衅，增兵徒增民困。”陶模以为然，卒如长庚议。

又伊、塔之间，有巴尔鲁克山者，西连俄界，南逼精河，西南与博罗塔拉接壤，为伊、塔要道，泉甘土沃，久为俄人垂涎。自借与俄后，俄人视为己有。先是，北路劫盗多窟此山，扰行旅。前副都统额尔庆额请租借期满索回。总署以俄使有续借之请，函询情形。长庚详陈利弊，谓此山关系重大，急应收回。随遣员赴塔城与俄领事会商，坚持人随地归之约，卒收回。二十年，甘回作乱，官军兜剿。贼不能得志於甘，欲循白彦虎故事，西窜新疆，由伊犁遁俄境。长庚谍知，遣兵扼守珠勒都斯等地，贼不能越，遂就擒於罗布淖尔。二十二年，命兼镶蓝旗汉军都统。二十六年，拳匪肇乱，俄人调兵入伊。长庚与俄领事交涉，凡教堂及俄人财产，力任保护，谕令退兵，人心乃定。调成都将军，未之任，奉电旨飭赴阿尔泰山查勘界址。旋内召，授兵部尚书。

三十一年，复授伊犁将军。疏陈伊犁应办事宜，并言筹饷练兵，必合新疆全省筹画。将军事权不属，莫若裁去新疆巡抚、伊犁将军，增设总督兼管巡抚事宜，庶呼应灵而事权一。又筹拟北方兴屯、置省事宜，请筑西安至兰州、归化至包头、包头至古城各铁路，皆不果行。

宣统元年，迁陕甘总督。三年，武昌事起，西安等处继之。前陕甘总督升允奉命督办军务，事略定。逊位旨下，长庚乃将总督印交布政使赵惟熙而去。越四年卒，谥恭厚。

文海，字仲瀛，费莫氏，满洲镶红旗人。以繙译举人考取内阁中书，充军机章京，迁侍读。光绪九年，转御史。建言培养人才，宜令中外大臣杜徇情，励廉耻，以植其本，上嘉纳焉。十二年，巡视北城。以兄文治授詹事，依例回避，调户部郎中。十四年，出知贵州安顺府，调贵阳。所莅有声。

二十二年，数迁至按察使，寻加副都统，充驻藏办事大臣。既至，即上言叛番虽靖，馀孽犹存，兵未可罢，愿自任剿办。二十五年，呼图克图第穆构康巴喇嘛用邪术咒诅达赖。文海曰：“此关风化，不可不有以惩之也。”乃奏请夺其名号。已而野番出掠博窝，地为川、藏孔道，行旅苦之。官军入昂多往捕，彼即扼缩隆冈来路，崛强莫能制。文海率众进击，别遣通番语者绕道叩其壁，宣播朝威，反覆开喻。於是上博窝业鲁第巴宿木宗，中博窝雨茹寺，下博窝蒲隆、琼多诸寺，皆相率乞款附，数月而事定，赐头品服。未几遭疾，请入川疗治，卒於涂。依尚书例赐恤，予入城治丧。

凤全，字茆堂，满洲镶黄旗人，荆州驻防。以举人入赉为知县，铨四川。光绪二年，权知开县，至则使吏捕仇开正。开正故无赖，痛以重法绳之，卒改为善。李氏为邑豪族，其族人倚势，所为多不法。凤全直法行治，虽豪必夷，以故人人惴恐。

历成都、绵竹，补蒲江，署崇庆州，一如治开。举治行第一，擢工部州直隶州。二十三年，调资州。大足县余蛮子乱起，其党唐翠屏等构众入境。凤全乃治城防，设间谍，练乡勇，联客军，谋定寇至，亟遣军间道袭击。战太平场，捕斩略尽。复越境搜治馀党，不两月而事宁。州属患水浸，民多失业，设法赈济之，全活甚众。再以治行闻，调署泸州。二十八年，权知嘉定府。缘江会匪啸聚，既莅事，举团练，严治通匪土豪，居民莫敢玩法。无何，拳匪延入蜀，嘉定当水陆冲，郡中一夕数惊。凤全内固人心，外严拒守。尝提一旅师四出游弋，匪不敢近。故邻境多破碎，惟嘉郡差全，各国侨民多乐就之，繇是名大著。岑春煊性严厉，喜弹劾，属吏鲜当意，独亟赏凤全，一再论荐。迁成绵龙茂道，特加副都统。

三十年，充驻藏帮办大臣。行抵巴塘，见土司侵细民，喇嘛尤横恣，久蔑视大臣。凤全以为纵之则滋骄，后且婴患，因是有暂停剃度、限定人数之议。喇嘛衔之深，遂潜通土司，嗾番匪播流言，阻垦务，渐至戕营勇，燔教堂，势汹汹。凤全率卫兵五百人往，至红亭子，伏突起，战良久，被害。事闻，予建祠，谥威愍。继室李佳氏留成都，闻变，率子忠顺驰入打箭炉辨遗骸，随丧归省垣。祠既成，乃觞将军、总督以下官及文武士绅，告灵安主，慨然曰：“吾可以见先夫於地下矣！”事毕，夜赴荷池死，获附祀。

凤全清操峻特，号刚直，然性忤急，少权变，不能与番众委蛇，故终及难云。

增祺，字瑞堂，伊拉里氏，满洲镶白旗人，密云驻防。以佐领调黑龙江，佐练兵事，历至齐齐哈尔副都统。光绪二十年，署将军。二十四年，擢福州将军，充船政大臣，兼署闽浙总督，旋迁盛京将军。奉天自中日战后，副都统荣和、寿长编练仁字、

育字两军，营务废弛，增祺奏请派员查办，上命李秉衡往查，夺二人职，交部治罪，军制肃然。

二十六年，拳匪乱作，副都统晋昌率众附和，增祺不能阻，遂启战衅。奉省自日还辽南，旅顺、大连既转归俄租，复筑铁道，沿路皆驻俄兵。战累挫，盖平、熊岳先后失守。增祺先以敌强兵脆，大局不支，连电上达，并照会旅顺俄水师提督、营口俄领事，磋商停战，不果。俄兵遂抵省城，诸军皆溃。增祺奏请恭奉盛京大内尊藏圣容、太庙册宝出城。俄兵至，招增祺还，商议善后。增祺往旅顺，与俄议订奉天交地暂约九条，以荒谬交严议，诏革职，寻仍留任。谕杨儒向俄外部商改，以吏治兵权不失自主为要。二十八年，交收东三省条约始成。俄兵驻奉数年，遇事强横，无复公理，增祺隐忍周旋，忧劳备至，至是驻兵始退。

未几，复有俄日之战，朝旨守中立。增祺严饬文武官吏坚明约束，并告两国主兵者勿得犯中立。日兵迫省亟，劝俄兵先退，日兵官始入城，省城幸免战祸。

三十年冬，谕增祺赈抚东三省难民，并发内帑三十万赈之。明年，懿旨复发内帑三十万赈恤。增祺招集流亡，商民复业。颇留意吏治，先后增设洮南、海龙、辽源、开通、靖安、西安、西丰等府县。凡牧厂、围场及蒙荒，逐渐放垦。奉省财政素绌，徵榷一切，向无定章，咸丰后始办货釐，光绪初始办盐釐。增祺锐意清理，筹办粮、酒、烟、药各税，明年规章，变通盐法，就厂徵税，岁入渐增。尤严治盗，以增官设治为弭盗清源之本。三十一年，以忧免。三十三年，授宁夏将军，改正白旗蒙古都统。宣统元年，迁广州将军，兼署两广总督。三年，调京，仍授都统，兼弼德院顾问大臣，旋去职。越八年，卒，谥简愬。

貽穀，字藹人，乌雅氏，满洲镶黄旗人。光绪元年举人。

以主事分兵部，晋员外郎。十八年，成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累迁内阁学士。两宫西幸，贻穀闻警，步行追及宣化，流涕入对，随扈西安。授兵部左侍郎，屡召询时政，直言无隐，上皆嘉纳。明年，扈驾还京。兵部公署已毁，假柏林寺为廨舍。贻穀昕夕莅事，如在行在时。

是冬，山西巡抚岑春煊奏晋边察哈尔左右翼及西北乌兰察布、伊克昭两盟荒地甚多，请及时开垦，派大员督办。诏以贻穀为督办蒙旗垦务大臣。贻穀有经济才，艰贞自励。既奉命，锐以筹边殖民为己任。其督垦地界，绵延直、晋、秦、陇、长城、河套，凡数千里。统筹全局，拟陈开垦大纲，规画至详。疏入报可，并加理藩部尚书衔，节制秦、晋、陇沿边各州县。旋复授绥远城将军，事权始一。

贻穀首重官垦。立垦务局，设东路公司，官商合办。初办察哈尔右翼，改旧设押荒局为丰宁垦务局，旋分为丰镇、宁远两局。清查旧垦，招辟生荒，派员丈勘绘图，酌留蒙员随缺地亩及公共牧厂，其馀乃悉开放之。牛羊群地，错处左右翼间，直隶、山西民户，频年互争，贻穀亲往勘之，由固尔班诺尔中分界址，其争始息。继放察哈尔左翼地，为留牧厂、随缺，与右翼同。移正黄旗牛羊两群於商都牧群，又移驢马群於騾马群，筹拨直、晋边学田。乌兰察布、伊克昭两盟夹河套为部落，乌拉特三公，杭锦、达拉特数旗，尤逼近套。其地恃河渠灌之，自元、明以还，渠尽湮废，或并古道不存。贻穀躬莅其地相度，修通长济、永济两大幹渠，又疏濬塔布河、五加河、老郭诸渠，增凿枝渠数十、子渠三百馀道，水利始兴。先后六年，始自察哈尔两翼八旗，而推之二盟十三旗，以及土默特、绥远右卫与驻防马厂各地，凡垦放逾十万顷，东西二千馀里。绝塞大漠，蔚成村落，众皆称之。

复以时创设陆军，置枪砲器械，筑营垒，兴警察，立武备陆军学校及中小蒙学校数十所，创工艺局、妇女工厂。资送绥远学生出洋，或就北洋学堂肄业。建设兴和、陶林、武川、五原、东胜五。练巡防马步十营，修缮绥远城垣，濬城外沟渠，建筑蒙地村屯，植树造林，劝课园圃果实蔬菜。暇辄就田间耕夫妇竖问疾苦，或策单骑驰营垒，召士卒申儆之，教之以习勤崇俭，戒嗜好，勤勤如训子弟，不率者乃罚谴之。方其治河套垦地，蒙人时起抗阻，台吉丹丕尔攘其旗主地，戕文武官吏，贻穀请於朝诛之，众始帖伏。

三十四年，贻穀劾归化城副都统文哲珩侵吞库款，而文哲珩先以败坏边局、蒙民怨恨劾贻穀。朝命军机大臣鹿传霖等往查，传霖以已革布政使樊增祥等为随员，奏覆，祇贻穀职，逮京，下法部勘问，三年不能决，卒坐诛丹丕尔事，谴戍川边。宣统三年赴戍，方经鄂，武昌变起，直隶总督陈夔龙奏请进止，诏改易州安置。国变后，尝自叹曰：“昔姜埰谴戍宣城卫，自号‘宣城老兵’。吾其终此矣！即死，必葬於是。”丙寅年，卒。晋边官绅念其德，请昭雪，释处分，遂葬易州白杨村，成其志。

信勤，字怀民，钮祜禄氏，满洲镶黄旗人。以廕生累至浙江布政使，署巡抚，代贻穀为绥远城将军。督办垦务，踵其遗规。益勤远略，颇礼致贤才，思有所建树，功未竟而遽罢。辛亥后，久病，卒。

论曰：将军、都统，职视专圻，西北边疆大臣与之并重。非才足当一面者不能任也。荣全、升泰以下诸人，或多战绩，或著边功，或勤旗务，或兼民治，所至皆能尽其职，多有可称，故并著於篇。